

□ 为什么写作\罗伟章

□ 去荒野\肖江虹

□ 有志青年\杨艳萍

□ 高颐阙之遇\王军

QING
YI
JIANG
青衣江

□ 小河隔不开的故乡\李沁

□ 雨夜对弈\冯淑芳

□ 今夜的故乡外三首\曹纪祖

□ 时间的信物组诗\钟渔

2026

总第113期

02

爱文艺 爱生活





罗伟章
代表作品《尘世三部曲》

罗伟章 生于1967年，四川宣汉人。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四川省天府文化领军人才。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红砖楼》等，中篇小说集《奸细》《镜城》《世界上的三种人》《罗伟章中篇小说》（5卷）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大地让人类辽阔》《风和微风》《看见自己》，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当代》长篇小说五佳、第六届长篇小说金榜领衔作品、春风悦读榜白银图书、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语好书、中国—东盟影响力图书（作品输出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有《谁在敲门》等作品译为英、法、俄、韩、印地语。

为什么写作？

□ 罗伟章

“为什么写作”是个古老命题，很多人问，也很多人答。我也被问过，同样也答过。现在想来，我之前的那些回答似乎都不着边际，不是故意敷衍，而是基本不去想那件事；自从开始写作，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工作多么繁重，无论有着怎样的人生境遇，写作都没丢过，证明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就像吃饭和呼吸。但近几年，情形有了些变化。

最根本的变化在于，你不去想，别人就会帮你想。别人帮你想出来的，你觉得不是那样，或者说不应该是那样。但你本身是芜杂的，并不清晰。你有自发的方向感，却也因为芜杂而显得不够明朗和坚定。所以我现在的回答，是将其清晰化和坚定化。

简单地讲，我已经不愿意随便写一篇小说了。“随便”的意思，是指如果我所写的，不是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不是在那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宽阔，就不写。我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是为什么需要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无须我赘述，那些伟大的

作家们已经说过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伟大的作品确立了尺度。我所要做的，是遵循他们的思想，回归文学的常识。检视自己的写作，其实并不曾背离，至少是不曾远离那种思想和常识，而现在和以后，自发性将变成自觉，变成信念。

前不久参加一个会议，讨论AI对作家的挑战，而在我看来，AI的挑战还只限于技术层面，并不构成真正的挑战；如果某一天AI有了自我，出现了个署名“AI”的作家，与天下万千作家同列，也未为不可。即便AI写得更好，也不会一手遮天，正如不会因为托尔斯泰写得更好，鲁迅写得更好，我们就不读别的作家。但问题也就此呈现：当AI脱离了人的操控，有了属于它的自我，人的褊狭、猥琐、放弃、欺骗、奴性……在它那里便不存在，它就真的可以挑战作家。所以对作家最本质的挑战，来源于人自身，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大抵也是。我们去读唐宋八大家，发现那些灿烂华章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人。



主管单位：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聂颖
编委：杨术兵 戴伟 李宣康
陈敏 代成华 袁明
王堂兵 钟春燕 樊小融
李雪松 李炳中

名家

为什么写作? 01 罗伟章

他山石

去荒野 04 肖江虹

小说

有志青年 11 杨艳萍

散文

高颐阙之遇	19	王军
身为小草而开花	28	郭小洪
老李的双井镇生活	33	杨青
父亲与一个说书艺人的一段往事	36	杨绍淮
小河隔不开的故乡	39	李沁
光阴碎笔	42	李增勇
雨夜对弈	45	冯淑芳
时间是万物共享的维度	47	张春禄
雨城寻梅记	51	乌枝

诗歌

今夜的故乡(外三首)	57	曹纪祖
时间的信物(组诗)	59	钟渔
蒙顶茶，春天里最诱人的甜蜜	60	聂振生
清明纪事(组诗)	61	许兵
在雅安过年(外一首)	62	笨犇
修枝	62	白兰裳
梨的断章	63	刘飘飘

主 编：杨术兵

执行主编：戴 伟

编辑部主任：吕玉刚

责任编辑：卫超群

校 对：魏 斌 韩罗梅

李敏铭 黄 鑫

封面题字：何应辉

设计印刷：成都旭美印务有限公司

编印周期：双月出版

投稿邮箱：qyj1208@126.com

联系电话：(0835)2243315

邮 编：625000

地 址：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1号(西康记忆5号楼市文联)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

艺 评

茶马古道上的历史回声 64 王尧江

艺 苑

三月风(油画)	66	杨康云
隐逸山居(国画)	67	徐海凤
茶山春沸 客满乡径(油画)	68	刘小庆
山水清音图(国画)	69	贾和清
刘禹锡诗一首(楷书)	70	施 意
《汉源梨花赋》节选(行书)	71	田茂华
毛泽东词两首(楷书)	72	王 辉
蒲朝龙《雅安赋》(行书)	73	洋 俊
天全县仁义镇红色粮仓春色(摄影)	74	韩 斌
万亩茶香飘四海(摄影)	75	何家善
给世界一杯好茶(摄影)	76	袁 明
梨乡花开(摄影)	77	陈小萍

初 见

记忆里又见水津渡上小儿郎(散文) 54 杨秀康
与春别(外三首) 63 卫 毅

文艺动态 78

■封面 美 术·九襄梨花开(油画) / 何德忠

■封二 摄 影·罗伟章 / 佚 名

■封三 歌 曲·雪花飘 / 林 昌 马志远

■封底 美 术·人间三月尽芳菲(国画) / 李 勇

去荒野

□ 肖江虹

那天中午我从三沙回到贵阳，刚下飞机就接到了谢晓斌的电话，让我去跟他一个画家朋友吃顿饭。怕我不同意，他又说画家早些年一直写诗，后来又写小说，仰慕我久矣之类的。我一听就是假的，他这样骗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回到家，简单洗漱了一下，刚把去三沙拍的照片导进电脑，电话响了，谢晓斌在电话里急唠唠喊我赶快下楼，说他已开车到了楼下。谢晓斌去年退休，终结了自己二十一年美术学院院长的时光，和其他领导同志退休后的颓败消沉不同，退休后的谢晓斌显得额外亢奋，天天上蹿下跳，还学会了攒蛋泡吧等新技能。为了保证退休后的生命质量，他甚至拔掉了六颗（上下各三颗）松动的门牙，在拔掉和镶上过程中有一个观察期。

打开车门，谢晓斌冲我笑了笑，我现在最怕看见他的笑，干瘪苍白，有深深的塌陷感，你甚至觉得那笑完全不怀好意，倏然就会想起童话书里的动物外婆。

车驶过一排高楼后一头扎进郊区的暮色，导航提示到达目的地需要一个小时三十二分钟。侧脸看了看驾驶室的谢晓斌，他眼睛瞪得斗大，两只手死死把着方向盘，三十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开车时舒展过，一旦两手把住方向

盘，立时就成了一坨冻肉。我查过资料，他这种情况叫“机械畏惧型身体应激反应”，十万人里大约有那么两三个，绝对的不治之症。

此刻，黄昏正扑面而来，车拐过一条满是坑洼的水泥路，随即驶入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烂尾楼。高耸的水泥巨兽匍匐在暮色中，数不清的未封顶的塔楼发出暗褐色的光。蓝色铁皮围挡早已褪成尸斑样的青灰色，被风掀开的豁口处，七层楼高的塔吊保持着倾斜僵死的姿势，生锈的钢索垂落在混凝土基座上，远看像死去多日的乌梢蛇。

沿着龟裂的柏油路深入建筑群，A区3号楼外墙上还挂着“尊享湖畔雅居”的喷绘广告。画中白鹭栖息的湿地早已干涸成黑褐色泥潭，芦苇丛里斜插着半截混凝土搅拌车，驾驶室的破玻璃上结满蛛网。三楼飘窗的断茬处垂着的半幅破布条在暮色中摇晃，风一过，有细碎的水泥渣从高处掉落。

“刚开盘时干到三万多一平，”谢晓斌嘿嘿笑，“二十多万人的容居面积，你说有好多大冤种？”

他接着说他那个画家朋友就是其中一个。

“你已偏航，前方三百米掉头。”导航着急地喊。

“掉你大爷的头，不识路就不要乱说。”谢晓斌朝导航吼。

肖江虹



生于一九七六年，贵州修文人。在《当代》《收获》《十月》《人民文学》《钟山》《天涯》《山花》等刊物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载和入选各类选本。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等。根据其小说改编并由其担任编剧的同名电影《百鸟朝凤》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前方二百米掉头。”导航咬牙切齿。
夜开始肆意蔓延，慢慢吞噬掉了远远近近的微光，车一直昂着头往上爬，在最高处，借着残存的微光，能俯瞰到广袤的死寂。死寂的深处，居然有灯光，深幽的黑，将那束光衬托得格外明亮。

手指往亮光处一戳，谢晓斌说：“八点六平方公里，仅此一处住户。”
十七号楼地下车库里，车灯过处，能见到积水漫过褪色的车位分隔线，防水涂料剥落的墙面上留着层层叠叠的水渍，最高处淡黄色印记显示这里曾有超过三米深的洪涝。B2层东南角的承重墙裂开手掌宽的缝隙，潮湿的霉斑沿着裂缝向上攀爬，在混凝土表面晕染出墨绿色苔藓地图。

打开手机手电筒，我和谢晓斌沿着B2左手边的楼梯往上爬，浓烈的霉味让人喉咙发痒，两双脚在楼道里踏出幽深的闷响，像极了某部恐怖电影的片段。

推开13楼腐朽的防火门，我看到了谢晓斌的画家朋友。他个子不高，精瘦，一对眼睛特别小，眼睛眨巴的速度比一般人快。看见我们，他快步迎上来，双手抓住我的手开始上下摇晃。

“许老师，久仰大名！”

我连忙弯下腰，装得很谦卑的样子说不敢不敢。

借着屋子里透出的光，我看见走廊里摆满了无数的盆栽。花盆各异，种植

的植物只有一种，火棘。火棘树们长势很好，叶色墨绿，还都挂了果，尖利的细刺有些瘁人。

摘了两颗火棘果放进嘴里，画家说：“全是从老家挖来的，我们那里叫救命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救了不少人，这玩意得有光，我就把走廊两边的玻璃全砸了。”

笑笑，他又说：“过段时间准备把对面阳台三面墙都砸了，搬到那里应该长得更好。”

谢晓斌也笑笑：“羡慕你，想砸就砸。”

画家说：“你要愿意，砸栋楼都行。”

我们大笑着走进屋子，我瞬间变得有些恍惚。

这是一个山洞，准确说，是被装修成了一个山洞。

进门处用青石垒成了一个狭窄的入口，石壁上种了一些藤蔓，参差着垂下来，进门时，得伸手撩开它们，弯腰低头才能进去。

“创意来自《桃花源记》，初极狭，才通人。”画家撩起藤蔓，怕我碰头，他用手掩住我的天灵盖，眨巴着眼睛对我说。

果然，复行两三步，豁然开朗。

第一个洞厅，全是砂岩搭建的，地上铺了沙子，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洞厅

中央放了一张宽大的石桌，石桌搭配了六张竹椅，石桌上一个竹筒里种了一种罕见的蕨类植物，叫砂蕨，竹筒里的砂蕨很单薄，只有一根，向上昂扬着，头顶一撮卷曲的毛茸茸乳白，作舒展状。

指着石壁上一幅古怪的画，画家说：“家里挂的唯一一张画，山魃。”

“山洞嘛，就该有山魃，”画家笑笑，“起码我妈是这样认为的。”

我凑上去看了看，山魃淡灰色，人面猴身，身材矮小，只有一只脚，脚掌向后。

画家正准备详细介绍，另一个山洞的木门嘎吱推开了，一个女人从里面笑盈盈走了出来。

我再一次恍惚了，女人身材修长，扎了个马尾，穿了一条宽松的牛仔褲，昏暗的灯光没能掩盖住她白皙的皮肤，看见我们，她掏出纸巾擦干手，径直走到谢晓斌面前，给了瘪嘴的老头一个熊抱。

经过风浪的谢晓斌还是脸红了，往后退了两步，他结结巴巴问：“您是？”

“二〇一八届美术学院毕业，没少蹭您的课，特别是东方美术史，我一节课也没落下过。”女人说。

这时我注意到了木门后还有双眼睛，一直盯着外面的洞厅，当女人和美术学院退休教授拥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双眼睛里溢出深不可测的哀怨。慢慢从屋子里折出来，男人伸手在腋下擦了擦，扯着笑说了声：“你们好”。

画家指着女人说：“齐小微，画家、策展人、艺评人，晓斌的铁粉”他又指着刚从木门后拱出来的男人说：“这位是孙捷，小微的师弟，画山水的，宾虹翁一路，这些年名声很盛。”画家最后看着我说：“许老师，鄙人马越，画画的，早年写过诗和小说，都是瞎写，特别欢迎您的到来，您的好多作品我都读过，自叹不如，自叹不如。”

我忙摆手。

“真的。”他看着我。

这一刻我觉得他特别真诚。

领着我们到了侧面一个山洞，马越开始介绍，空间实在太太，他的声音在洞壁上四处乱撞。

“原本是三个卧室，我全给打通了，一百二十平方米左右，刚好摆得下一比一的贵州关岭古猿人遗址一号坑，除了洞壁高度仿真外，连器物都是按照一比一还原的，我左手边的是石器和骨角器，右手边是穿孔饰物。”

指着洞壁的一张石床，床边立着一架人体骨架模型。马越说那就是他睡觉的地方。石床上铺着用松针编成的棕垫

和谷草缝就的被子，神奇的还是枕头，一块方形石头，有淡绿色的光。

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有淡淡的凉意。

“那叫萤石，质地很软，不算稀奇，但人类使用的历史很长了，新石器时期，河姆渡人就用它做装饰品。”马越在我身后说。

晚饭是齐小微和她师弟做的，很简单，酸汤肉圆子火锅。扬了扬手里的酒瓶，马越说那是放了五年的习酒。看着谢晓斌，他又说老谢刚拔完牙不能喝酒，你就喝矿泉水吧，我这里水可比酒珍贵。

“电可以用太阳能板，水不行，从十三公里外的黔灵山运回来的。”马越说。

我喝了一口，有淡淡的甜味。

这里说说座位的分布情况：谢晓斌最长，他落座后，齐小微拉过椅子坐在了他的左首，我算客人，居谢晓斌右首，马越和孙捷挨着。孙捷最后一个从厨房出来，端着滚热的火锅站在桌边扫了一眼，看着齐小微愣了愣。

饭局很无聊，他们一直在谈论绘画。

谢晓斌指了指洞壁上那幅《山魃》，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齐小微举手，她站起来，走到画前踱了两个来回。

“借鉴了一些明清《山海经》绘图的技法，不过不太得法，色彩偏软，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她笑嘻嘻看着马越说。马越点点头，我觉得那只是礼节性的。谢晓斌又问孙捷，孙捷说他哪敢评价马老师的作品，只有崇拜的份。

“不错的，”谢晓斌说，“不过小微没有说对，这张作品取法日本的《怪奇鸟兽图卷》更多些，也做了一些变化，比如线条更细腻，兽形也更清楚，好处是更加凸显了凶和恶的成分，坏处是拿掉了观者的想象空间。”

马越端起一杯酒遥敬了谢晓斌，还一直带着笑。

最后马越站起来说：“你们说得都对，这幅画一共画了十五张，最后留下了这张，因为我妈觉得这张最像她想象中的山魃。”

接着他们开始讨论马克·罗斯科，一位美国的抽象派画家。我知道这个人，也看过他的画，说实话，从来就没有看懂过，我不知道那些红黄蓝的色块到底在表达什么。

这次孙捷举了手，他说他喜欢画家笔下那种纯净的色彩，画家当然有思想，是无形的，蕴含的那种或淡或浓的阴郁，那种昏暗的光线和冥想的氛围特别让人着迷。

马越走到他的《山魈》前，点了一支烟，慢慢腾腾说罗斯科的画更像音乐和诗歌，情感的强度非常大，或者说更接近哲学的表达，画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提供属于他的看世界的途径，而不是观者的。

站在谢晓斌身后的齐小微说：“当然了，罗斯科受尼采哲学影响那样深，悲剧的、狂喜的、绝望的等等情绪，几乎都可以从尼采的那里找到源头。

谢晓斌没有发言，他一直笑。

我只对一些八卦感兴趣，比如谢晓斌痛批了他在省美协做主席的张姓同学，他说他同学所有的画展都是他策划的，甚至很多画的题目都是谢晓斌给取的。谢晓斌讲话的时候，齐小微就仰着头一直看着他，眼睛有节奏地眨巴着，嘴角带着淡淡的笑。马越则一直喊好，精彩处干脆伸出大拇指。

“要不我们说说最近高兴的事儿吧！”马越指着我，“许老师先说。”

我说我去了趟三沙市的永兴岛，有个非常神奇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那里的一块草坪甚至一截裸露的礁石都显得格外珍贵。

点点头，马越说他最近高兴的事儿是他的不周山系列就快完成了，共三十六幅，完整的不周山和撞断后的不周山各十八幅。边上的孙捷拍了拍马越的肩膀说：“我都看了，很精彩，非常值得期待。”

“谢老师，你呢？”齐小微问。

“等补了牙，好日子就来了，”谢晓斌看着齐小微说，“小微，最近有啥好事？”

“那还用说，当然是再次遇见敬爱的谢老师了，”眼睛看向我，齐小微补充，“哦，还有许老师。”

酒局沉闷缓慢，每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两瓶习酒喝完，气氛开始好转。

齐小微端起酒先敬了大家，她说自己关于这片烂尾楼的组画已经完成了，还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感受：“第一次置身这片破败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自己真的不知所措，每一张作品都是哭着画完的，刚开始只准备画十张，但是根本停不下来，一口气画了四十张，我把它理解为天意，当然说是使命也成立。”

说完齐小微站起来，端起斟满酒的分酒器对马越说：“这段时间特别感谢马哥的收留，让我能顺利完成这组对我意义重大的作品。”

接下来是看画，齐小微为了大家能看得更真切，她拿来了笔记本电脑。把电脑放在谢晓斌面前，齐小微一字一顿说：“谢老师指教。”

谢晓斌看得很快，然后他把电脑塞

给我，端起酒杯看着对面的马越说：“我敬你。”齐小微也赶忙端起酒说：“确实该敬马哥，我一起。”

我正埋头看画，没注意到他们几人的表情，画作一律暗灰色调，技术我当然是不懂的，我只能站在作家的立场试着用白描的方式说一说印象较深的几张。

第一张，标题叫“彼时”：坠落的广告牌斜插在绿化带里，“首付20%即享”的烫金字被鸟粪覆盖，金属支架下方压着半具野狗骸骨，白森森的肋骨间缠绕着工程塑料布，儿童游乐区的彩色橡胶地垫卷曲翻起，生锈的旋转木马轴承里卡着只风干的乌鸦。第二张，标题叫“突起”：尚未安装电梯的竖井，一群蝙蝠正飞离巢穴，扑向暗紫色的天空。第三张，标题叫“时间之一种”：围墙外，变电箱外壳全部不翼而飞，裸露的接线口积满雨水，一处短路烧焦的墙面上留着闪电状焦痕，不远处的地下车库闸道系统显示屏上，最后显示的时间停在2020年5月14日15:27。

没忍住，我还是喊了一声好。

刚喊完，白葱样的手圈着酒杯送到了我面前，齐小微笑盈盈地说：“能得到作家的肯定，我真太高兴了。”

“时间之一种这张，是真牛逼。”我大声说。

“这是我听到的最悦耳的脏话。”

齐小微说。

对面的孙捷接过话：“许老师好眼光，这幅作品妙就妙在色彩的搭配，青灰和暗紫几乎无痕——”

“多听老师们说，”齐小微直直盯着孙捷说，“我们是来学习的。”

孙捷高昂的脑袋顿时枯萎，缩缩脖子，他小声说：“对对，是该多听。”

接下来他们又开始聊画家和画展，他们聊到了爱德华·马奈，聊到了雷诺阿，还聊到了卡米耶·毕沙罗等等，名字我大多没听过，我有些无聊，端起酒准备找人喝一杯，看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喝酒对象。对面的孙捷发现了我的窘境，他端起酒杯朝我轻轻扬了扬，我们谁都没说话，笑笑把酒倒进了肚子里。

“小微，没想过做场展？”马越问。

摇摇头，齐小微说：“万万不能，画得丑不算错，画得丑还拿出去吓人就大错特错了。”

“我觉得谢老师的意见比办展更重要。”齐小微看着谢晓斌说。

谢晓斌站起来，指指关岭古猿人遗址一号坑，说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说吧。

坐在石床上，谢晓斌屁股上下抬了

抬，看着马越说：“床硬点是对的，对腰好。”

“小薇这组不错的。”谢晓斌说。

总算进入了正题，齐小薇赶忙跑过去站在谢晓斌边上，弯下腰，两手支在膝盖上，脑袋前倾，标准的聆听状。

“可以归为荒废题材，场景的选取和标题的诞生都有可取处，个人觉得有个问题，作为一组系列，几乎都是场景，艺术最终还是要和人有关，深邃的表现形式当然可以完成这个诉求，但小薇在表现形式上还达不到这一点，选几张平和点的，稍微有点生机的，给一些人的因素，哪怕是背影，甚至墙后映出的人影都行，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博纳梅和爱德华·霍普。”

估计几个人是被折服了，彼此望了望谁都没有说话。

过了半天，谢晓斌又说：“青年一代里头已经很好了。”

回到酒桌，齐小薇很兴奋，端着酒走了一圈，她透露谢晓斌其实和孙捷是老乡，还说孙捷唱老家的山歌唱得特别好。

看着孙捷，齐小薇说要不来一首，让谢老师在歌声里回趟老家。

孙捷摇着手说喝了酒真的唱不来。

两人正拉扯，马越突然说：“晓斌，听说省里要成立青年美术家协会？”

“啊？有吗？退休后，我消息闭塞得很。”谢晓斌说。

马越没接话，眼睛不自主瞟向了齐小薇。

齐小薇看看马越，又看看谢晓斌，脸一下就红了，然后拼命摆手，说不要看我，我可不行。马越还是一动不动盯着她。

“我真的不行的。”齐小薇看着谢晓斌无奈地说。

抬起手朝马越戳了戳，谢晓斌站起来看着我：“老许，卡夫卡也算个画家吧？”

我说是，当作家之前，他算是个画家，还说过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素描家。

看着马越，谢晓斌说：“老卡还说过一句话：‘我宁愿坐牢，也不愿上班，如果在担任职务和绞刑之间做个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齐小薇使劲点头，接着站起来，解下头上的马尾，把扎马尾的皮筋叼在嘴里，反手挠了挠马尾重新绑好，环顾四下后对大家说：“等我一下。”

说完转身走进了关岭古猿人遗址旁边的山洞，等折身出来，右手提了一个画框。

撕掉画框上的塑料膜，露出了一幅油画。

油画内容很简单，一家叫“X. Rome”

的酒店外，站着一个男人，男人身后的旋转门后，站立着另外一个男人。画作用笔很粗，两个男人面容都很模糊。

油画的右上角有标题：慌乱的并肩。

“这张好，”顿了顿，谢晓斌又说，

“但仅限于标题。”

端起画框仔细看了看，谢晓斌接着说：“学过马蒂斯，可惜少了些马蒂斯干净的儿童视角，成人痕迹过重了。”

轻轻抿了一口酒，齐小薇说：“要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大家齐齐直起身，目不转睛盯着齐小薇。

“在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一个女学生喜欢上了她的老师，老师知识渊博，还幽默，又帅，女生听了几次课就开始单相思，先是给老师递纸条，老师定力好，不为所动，女生慢慢魔怔了，故意在老师的课堂上大声讲话，最过分一次，老师在上面讲课，她在下面唱歌，最后校长都出面了，还通知了女生的家长，女生为此差点退了学，从那以后，女生开始变得正常，”顿了顿，齐小薇接着说，“因为老师上的是公共课，他连那个女生叫什么他都不知道。”

仰头灌下一口酒，齐小薇接着说：“你们以为女生变乖了？当然不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女生开始跟踪这个老师，这一跟就是三个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才发现为什么他的老师会如此优秀，因为男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女生本来准备放弃了，但她很快发现跟踪老师竟然成了一种生活习惯，终于有一天，这个女生发现，她的老师在跟人约会，约会对象是一个男人，学校艺术系的年轻讲师，开始以为两人在图书馆热聊的是学问，直到有一天，两人一前一后从图书馆出来后去了对面的酒店。”

指着画上的酒店名，齐小薇说：

“就是这里，X. Rome。”

“你画的？”谢晓斌问。

齐小薇摇摇头：“我妈画的。”

指着右下角模糊的三个字母HDN，齐小薇说：“黄丹凝，九八届艺术系的，跟我一样，专门蹭您的大课。”

“老谢，教了两代人。”马越伸出大拇指。

“丹凝是我同事，”指着齐小薇手里的画，谢晓斌补充，“早知道是丹凝的画，我就不做评价了。”

看着齐小薇，谢晓斌说真没想到你是丹凝的女儿。

我脑袋有些昏沉，面前几个人开始变得模糊，我知道酒喝急了，我最怕快酒，逢快必倒。

朝马越招了招手，我说不行了，我得躺会儿。

第一次睡棕垫，垫子还是粗糙，能感觉到松针刺透衣裤直抵皮肤的轻微疼痛感，谷草织就的被子等同摆设，不过萤石枕头很舒服，淡淡的凉意从脖颈徐徐浸入，慢慢扩散至胸腔，身体都变得轻盈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从一条盘山公路开始，我驾驶的木质马车在狭窄的山路上飞驰，拉车的马通体黑色，汗雾从它的毛发里蒸腾而起，山间空寂悠远，只有急促的马蹄声。

马车越过山巅的时候，黄昏开始降临，飞鸟从我们的头顶掠过，尖厉的叫声被拉成长长的线段。我的马车最后驶进了一个村庄，村庄不大，被一条河流缠绕成了S形，马车最后停在了一家民宿门口，迎接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绑着简单的马尾，穿了一条宽松的破洞牛仔裤，笑盈盈把我迎进房间，还热情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房间是典型的欧式装修，床的四个角立着四根高大的罗马柱，柱子上覆着暗红色的帐幔，我仰头躺下来，好舒服，松软的床垫托着我的身体，我将半截身体垂出床外，反垂的脑袋正好能看见立在墙边的落地镜。

梦中我睡了过去。直到沉重的压迫感让我从梦中的梦中醒来，一睁眼，我窥见落地镜里的床上居然躺着一个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子，她的样子，不，应该是我的样子介于睡眠与昏厥之间，我的皮肤异常白皙，瀑布般的长发一直拖到地上……

我没法形容我的惊惧，我的肚子上，坐着一个身材粗短，身躯弓起，脸部侧视的似人似猴的怪物，它狞笑着试图掀起我的裙子，毛茸茸的手在我的下体粗暴地摩擦。我剧烈反抗，想喊却没法发出声音，它在我的剧烈挣扎下越发兴奋，我甚至能感觉到它带着死亡气息的粗壮而短促的呼吸，就在它即将进入我身体的时候，我终于喊了出来。

“我是男的。”

怪物僵住了，它停止了动作。

这时我看见了拉车的马，它从暗红色的帘幕后探出头，双眼翻白，空洞而诡异。

我是被孙捷叫醒的，他贴心地给了我两张纸巾，等我擦掉额头上的汗，他又把我扶到了喝酒的山洞。

“你一直都在尖叫。”谢晓斌看着我。

我把做的梦告诉了他们，我讲得很详细，因为太真实了，我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甚至梦里各种奇异的感受。

等我讲完，他们就僵住了。把凳子往我这边挪了挪，马越试探着问我：

“你确定是个梦？”我点了点头。

“知道亨利·弗赛里吗？”

我摇摇头。

“瑞士出生的英国画家，”摇摇头，马越说，“这个不重要，知道他有一幅叫《梦魇》的画作吗？”

我又摇了摇头。

马越摸出手机鼓捣了一阵，然后把手机递给我。

手机里是一幅油画，白裙女子躺在床上，身上坐着一个非人非猴的怪物，帘幕后，伸出一颗翻着白眼的黑毛马头。

大家都觉得山洞里有些闷，马越提议到过道上去抽支烟。

谢晓斌点燃一支烟，狠狠抽了两口，他说其实不奇怪，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很大概率会忘掉我们曾经见过或者听过的东西，但是一些特殊的场景又会重新激活我们已经遗忘的记忆，这叫记忆复苏，说的就是老许这种情况。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我，挠了挠头，我说可能吧。

但是我发誓，真要见过这幅画，天打五雷轰。

重新回到山洞孙捷告诉我，我梦里差点失身的这个间隙，谢晓斌决定收藏那张叫《慌乱的并肩》的油画了。

“我喜欢这个标题。”谢晓斌看着我。

“白拿不好吧？”我说。

“谢老师让我自己报个价，我还没想好，敲竹杠有可能，白送也有可能。”齐小微笑着说。

“谢老师，画你拿走了，我要不要把故事讲完？”齐小微问。

“我也特想送你一张画。”谢晓斌看着齐小微说。

齐小微愣了一下，随即慌忙鼓掌，连说好啊好啊。

摸出手机翻了翻，谢晓斌把手机递给齐小微。

接过手机，齐小微目不转睛看了一阵，她的嘴巴逐渐张大，双肩开始频繁抖动，一只手捂住嘴，瞪大眼睛把手机递给了我。

一张X光片，骷髅部分呈白色，额头前凸，两颊内陷，后脑勺扁平，上下两排牙床各缺失了三颗门牙。

我脑子嗡了一声。

从我手里把手机抽回去，谢晓斌说：“我最近最满意的一张。”

看看齐小微，谢晓斌说看样子小微是被吓着了，那我来讲故事的下半部分吧。

拉直身子，轻咳了一声，谢晓斌说：

“教授和讲师都收到了两人从酒店出来的照片，当然不止一次，女学生的诉求也变了，很简单，第一，硕士毕业论文要优等；第二，留校。教授当然不会答应，还把女学生痛斥了一顿，女学生告诉他，接下来学院的领导和老师都会收到那些照片，教授非常肯定地告诉她，就算身败名裂，也绝不妥协。当然，风骨毕竟只属于少数人，狗日的怂货，也就是那个年轻的讲师主动找到女学生，答应她自己会努力完成这一切，他要来了女学生的毕业论文，看完发现不要说评优，离过关都还有很大距离，这个王八蛋于是熬更守夜重新写了一篇，写完后还推荐到了一家全国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发表了，还评了一个年度优秀论文奖，就是因为这篇论文，女学生顺利留校。”

端起面前的矿泉水喝了一口，谢晓斌接着说：“一个黄昏，教授在学校的林荫道上遇到了这个年轻的讲师，他质问讲师为什么这样做，讲师说这样做都是为我们好，教授一巴掌甩在讲师的脸上，两人至此分道扬镳。”

“其实，教授估计连杀他的心都有。”谢晓斌最后说。

说完，谢晓斌摸出一支烟，塞进他塌毁的腮帮，点燃，徐徐吐出一口，规整的烟圈，升腾中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淡，最后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风，烟雾倏然消失。

“完了？”我问。

谢晓斌点点头。

我说：“老谢，你这不是胡讲吗？小微的上半部分在意大利，你下半部分咋听都像在中国。”

故事进行的途中，我发现马越不见了。然后我们在他的古猿人遗址里找到了他，他脸朝洞壁侧躺在石床上，身体蜷成一团，身体有节律地抽搐着，还能听见呜呜的啜泣声。那架人体骨架模型被拆散开来，散落在那些石碗、石斧和骨刀、骨针还有穿孔的饰物间。

“每次喝醉了他都会哭。”孙捷告诉我。

酒局的后半段像临终的老人，苟延残喘中等着曲终人散。最后一杯酒是孙捷提议的，看样子他有很多话要说，嘤嘤半天只说了句：“祝大家身体健康。”

齐小微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自从谢晓斌讲完故事，她就没说过一句话。

师姐和师弟送我们到了楼道口，孙捷先和谢晓斌握了手，他盯着谢晓斌的眼睛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的特别感谢。”又握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啥都没说，只是手使劲摇了

摇。孙捷刚抽回手，齐小微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还用手拍了拍我的后背，然后她走到谢晓斌面前，张开双手，紧紧抱住谢晓斌，时间很长，还是孙捷轻轻拍了拍齐小微的肩膀，凑到她耳边说：“很晚了。”

两手把着谢晓斌的肩膀，齐小微说：“天黑，您开车慢点。”

我们刚走到楼下，身后传来噼噼啪啪的脚步声。孙捷在身后喊：“等一下一下。”

站在我们面前，孙捷问：“过段时间想再请你们过来，可以吗？”

手指朝天戳了戳，他嘤嘤着说：“师姐让问的。”

我举着手机手电筒照向谢晓斌，他干瘪的双颊动了动，停了一下他说：“等补好牙吧！”

轮胎碾过碎裂的水泥块，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灯光过处，能见的都是模糊的残破。路边斜吊的安全网，在夜风中颤栗，车过了一段斜坡，灯光指向一片空旷的广场，广场上四处散落着建筑材料，排水缝里的蒿草被风撩得东倒西歪。导航很敬业，不断提醒接下来是一段很长的下坡路，要注意安全驾驶。我和谢晓斌谁都没说话，他的身体居然开始舒展，间或还能见到单手握方向盘的奇景。

导航带着我们东绕西拐，车灯里的景致越发陌生，像是陷入了深不可测的泥淖，终于，半个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之前经过的广场，依旧能见到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建筑材料，依旧能见到被风撩得东倒西歪的蒿草。

“靠，迷路了。”谢晓斌说。

想了想我说，我们可以先爬到来时的最高处，以马越房子的灯光为参照，明确大体的方位，应该就能走出去。

车穿过干涸的喷泉，开始向最高点爬升，路不好，车一路摇头晃脑。

“你车确实开得不咋地，但我还是佩服你，可以拒绝两代人。”我对谢晓斌说。

笑笑，谢晓斌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瞧不上你的小说吗？”

我说不知道。

“因为你从来没有过属于作家的思维。”

“还请谢教授明示。”

“我也可能是那个年轻的讲师。”

车歪歪扭扭上到了最高处，我和谢晓斌下了车才发现，远处那点亮光居然消失了。

我们站在无边无际暗夜里，谢晓斌看了看时间，然后他对我说：“还好，天就快亮了。”

有志青年

□杨艳萍

——

“我是残疾人！”隔着办公桌，刘志远站在离我不一米的地方，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句话来。

“你们凭什么不帮助我发展产业？”他走近了些，又接着说。

虽说突然，但语气缓吞，并没有让我产生多少不良情绪。一个人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与生活环境以及后天学习有关，当然也和一个人的性格有关，比较复杂。再说，我从机关调到乡镇三年多了，已经逐渐习惯了各种各样的说话方式。穷乡僻壤，人们说话都没那么讲究，你要是因此而生气，一天不知道要被气死多少回。

文件堆得太多，我抬头瞟了一眼，确定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又埋下头说：“的确没有什么理由。”

“产业”，这个词语好像从他嘴里蹦出来以后就留在了空气里，等其它词语都跑了，返身钻进我的耳朵向我强调：“——产业。”啊，那可不是养几只鸡、几头猪，除了自家改善一下伙食，顶多出几只鸡拿到集市上卖，多养一头猪卖了换点零用钱，再有多熏成腊肉，一整年就都有肉吃。而且，他是残疾人，这词儿从一个能让人产生怜悯的人嘴里说出来，就更加闪闪发光，如千金一般贵重。

我从文件堆里抬起头。

迎着我的目光，刘志远用左手把空空的背篋往地上一撂，一些黄泥掉下来落在地板上。我心里紧了一下，地板才拖干净。他应该也没看出来，也可能看出来了也觉得无所谓，农村里沾点泥土有什么好稀奇。他抬起身冲我傻傻

一笑，露出黑黄的牙齿。所谓黑黄，是真的黑黄相间，厚得像包了一层浆糊。

我挪开视线看了一眼文件，想了想说：“你想养多少只羊？”我看见他凌乱的毛发，又黑又茂密，像一团黑色的棉花糖。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一般情况下棉花糖都不做成黑色。

他说：“几百只。”

我吓了一跳，赶紧放下了手中的笔，认真地看着眼前这个未来的产业大户。

“你以前养过没？”

他抖了抖肩，洗得发白的土黄色夹克松垮垮地罩在身上，在他的抖动下，比之前端正了些。我注意到他抖动的时候，右手藏在袖子里，一直抬着，前面一截是空的。

他说：“没有。”

我说：“你准备在哪里养？”

他说：“黍子村。”

“你有多少钱？”

“一分没有。”

办公室主任李兰在他说“一分没有”的时候正好进来，瞥了他一眼，低头笑了笑，问了句：“又来啦？”问完也不看他，就像在和空气说话。

他好像并不在意李兰的态度，扬了扬脖子，仍用有些灰暗的眼睛看向我，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转动眼珠。我顺着他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马蹄形的脸，脸庞扁平，额头显得有点宽。“嘿嘿！”他又笑了笑，一咧嘴，再次露出他未曾洗漱过的牙齿，一脸的不以为然，无所畏惧。

他戏谑的口吻和表情，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本来我以为他应该是一个拘谨的乡下人。乡里的大多数人对我会有些畏惧，他们知道我的决定会对他们产生实实在在的利或者害，他们会不自觉地收紧自己，尽量不让自己被我看透。他们有的人会暗暗观察我，多少知道一点我的脾性，看看我当时的状况再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向我提出自己的想法。有的人挺温和，会顺着我说一些漂亮的话，感觉他们的那些话让我心花怒放了，才顺势说出自己的来意；有的人很蛮横，讲不出道理，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便铁了心来吵一架，把自己所认为的不公平、不满意膨胀起来，再点燃了不分青红皂白地炸裂，以为这

种架势总是能让自己得到些好处；还有的人反反复复来过几次，知道再说也没什么意思，就那么靠墙站着，或者在办公室的凳子上坐着，有人问便说两句，没人问也不急，就那么坐着，反正出现的时间够长总会被注意到。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多少有些怕我，不会用一种放松而真实的态度和我说话。他不一样，我竟一时判断不出他是个老实人，还是个狡猾的家伙。或者都不是。

他自顾自说着忽左忽右还不着边际的话，声线浑厚，感觉像是河水正在平坦处流淌，不徐不疾。我出于礼貌，不好打断他，又或者，那“河水”极深，我想打断也打不断。

终于他绕回了主题：“你借点钱给我吧。”他又说：“我只是没有资金而已，所以才需要你们扶持，如果我有钱投资，你借我一只羊，我能还你十只。”几句话像橡皮糖一样被他拉得很长，尤其是最后两个字：十——只——。

你就吹吧，我心里想，虚假广告我可听得不少，以为我就是天天待在办公室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黍子村海拔高，气温偏低，土地也不算肥沃，通常山下的草都绿油油了，山上还一片枯黄，了不起也就有星星点点的几丛嫩绿。而且林木占了大量的坡地，总不能让羊去啃树皮吧！更何况买羊崽、修羊圈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就算家底子厚实的农户也不敢冒这样的风险。

“你还是种点玉米或者药材吧。”我又拿起笔批着文件，一边应付着。

“村里人都种这些，这个实际些。”

李兰本来一直在旁边等着，想汇报别的事情，已经不耐烦地看了他好几次，可他还是完全没有想走的意思，根本没在意李兰，始终笑嘻嘻地看着我。李兰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走到我和他中间，扭头下了逐客令：“走了！走了！书记忙得很，有什么问题先找你哥去。”

这话好像一下子刺激了他，他忽地站起来，侧着身子从李兰旁边看着我，声音提高了至少八度，没了之前的水深流缓：“我哥算什么！他那个村长当得一点都不称职，换我去当，黍子村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说的同时，还挥了挥空荡荡的右手。

大名鼎鼎的刘志华竟然被他评成这样。我示意李兰让他说，放下笔看着他。

他保持着高亢的声音：“他书没有我读得多。”停顿了一下，挺了挺胸，扬了扬脑袋，很自豪地看着我，见我并没有怀疑，又接着说：“村上的事也没管多少，一天就忙着挣钱，挣的钱还都交给他女人管。再说了，下井挖矿不过是血盆里抓饭吃，脑袋都别在裤腰上的营生，有什么了不起？”他撇了撇嘴。

“不说这个了，我是专门研究过残疾人政策的，你们要扶持我。地震的时候我的房子就被震坏了，这几天一阵大风又把瓦都吹掉了。”他像是想起了此行的目的，把手一挥，一下子把话题转换回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刘志华家那幢小洋楼，就一层，村里土地富余，用不了楼上楼下的，砖木结构，通透又敞亮，前庭还有个长长的回廊。那个回廊最是别致，是他自己搬进新房后，从后山上砍来木材，放上几年去了水气，每天抽点空闲一刀一锯地搭建起来的。他自己雕花，自己刷漆，顶上盖了小青瓦，在周围的红花绿树间显得娴静又别致。关键是这次地震，他家的房子一点损伤都没有，十里八村的人都羡慕，更多的还是佩服。能修出这般不一样的房子，除了有钱，还需要水平和能耐。刘志华为人厚道，处理村上的事情秉持公正。村干部不用坐班，弄好了村上的事情后，他就到村里的煤矿务工，自留山上种植的药材管护得也很精心，每年卖的药材的收入总是村里最多的。总归是靠山吃山，凭着一股子勤奋劲，日子过得也挺富余。

我不知道他哪里不满意他这个哥，但清官难断家务事，于是一边在文件上写了几个字，一边对他说：“给你解决了临时安置经费了，瓦的事情你哥就可以办好。是维修加固还是原址重建，都按政策来吧。”

他没等我说完就接过话：“我才不找他们，他们说话没你管用。”他脸上浮现出与刚才不一样的笑，带着点狡黠和得意。

“这些道理我还是懂的。”他补充道。

二

地震过后，整个村庄破败不堪，人心慌乱。灾情探查很快完成，根据收集的数据，需要组织农户尽快开展损毁房屋的维修或重建工作。每天需要处理的事情多到常常让我想把自己劈成两半。刘志华也暂时没去下矿，他们村受损不算太严重，但也轻松不到哪儿去。所有该做的统计、报表、情况汇总，一样也少不了。趁着他来交报表，我提醒他：刘志远身残志不残，能有生产致富的愿望，一定要多关心，一些小问题，能解决的都尽量帮他解决。刘志华比刘志远矮一些，我总觉得他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背东西太多了，被压矮的。见我郑重其事地跟他说这事，他干笑了两声，意识到不太严肃，又干咳了两声说：“不用管他，那就是只不知天高地厚的雀雀，飞得高歌得低。”我说：“他是你弟，你咋能这么说？”他那张黑脸皱着，苦笑着说：“他连自己都伺候不好，一天总想些上天入地的，从来都是只听到楼板响，没看到下楼来。乡上这么多事，你也挺忙的，别跟他浪费时间。”几句话说得呛人，倒像是我多管闲事似的。反过来一想，他说的或许是对的，因为自上回之后，刘志远就再没来提过他要养羊的事，谁知道他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便不再提这事。

集中安置点启动建设了，选址在场镇对面的河滩地，小地名叫“牙头”。那片地是场镇上少有的一大片平地，背后是山，前面是思经河。思经乡地处山区，抬头看四周，远远近近都是山，近处的高耸巍峨，远处的连绵起伏。谁也不知道，经过多少年的河水冲积，才形成了这么一块平地。最关键的是，那里离场镇近。

消息一出，各种议论便起来了，闹得最响的一个说法是那地方阳气不足，风水不好。

“看看，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哪个不是穷得叮当响？”“对啊，那个沟里就没出过有出息的人。”

“就是就是，怪不得那里的光棍多，女娃些都不愿意嫁过去。”

这话也不是没由来的风，思经河虽然不是什么大江大河，但也是条发源于深山里的河，硬生生地把牙头划在了对

岸，进出全靠一座“甩甩桥”（铁索桥）。都这年月了，车子仍然进不去，里面的东西运出来自然也得完全靠肩挑臂抬。那里与外界基本处于半隔绝状态，不富裕也不足以为奇。乡里也不是没计划过修座桥，每每提起，大家都觉得就算克服千难万险也要把这座桥修起来，信心十足，意志坚定，可预算一出来，每每又泄了气。我也不例外，站在河这边看河对岸，看过好多回就叹好多回的气。

每天来乡政府问情况的村民络绎不绝，报名的人却稀稀落落。李兰把名单拿进来的时候，一直捂着嘴在笑。她说：“忝子村只有一个人报了名，你猜是哪个？”

“刘志远？”我脱口而出。

“就是，呵呵，呵呵呵。”李兰笑得力气太大，一时收不住。加上她的声音有点尖利，我不知道是被她的声音震住了，还是被刘志远报名的事震住了，刚好喝一口水被呛了一下，不停地咳嗽。

接过名单，十四个村的汇总，却只有稀稀落落七八个人的名字。“刘志远”那三个字特别醒目。

这家伙的步子是不是迈太大了点？养头羊都要到处拉赞助，居然有胆在安置点建新房。说了馍馍他拿得出面来揉不？他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别人都还在盘算风水的事，他倒决定得痛快。我看着名单有些发愣，眼前浮出刘志远那张死猪不怕开水烫似的脸。“可能是刘志华要帮他弟出钱，我问问。”李兰的好奇心明显比我还强，边说边把手机掏了出来。

电话里，刘志华并没有特别惊奇。本来名单都是他们报上来的，他肯定是知道的。

“别管他，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有几斤几两，天想地想的，自己摆的摊子自己收台（土语：自行处理后果的意思）。”他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

“总不可能一分钱没有，就白得一套房子吧？到了黄河心总会死，到黄河之前，想咋折腾就让他折腾去。”他补充说：“他要报名，我总不能因为是他哥就不给他报。”听得出来，他有些冒火，但这火明显与我们无关，所以使劲

压着。李兰看了我一眼，挂上电话，“嘿嘿”了两声就出去了。

忝子村在高山。从乡上出发，开车沿着峡谷往西行驶十几公里，就到达这座高山上的村子。我决定去一趟，看看村里重建的情况，顺便找一下刘志远。三米多宽的乡道是七八年前修的，几家矿山的运输车载着超重的矿石往返，有好几段早已被压得坑洼不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路面。这地方雨水多，时间一长，压坏的路段就成了泥潭，底盘低的车常被卡在那里。

司机在泥潭里东绕西绕，让我把窗户关好，免得泥浆溅进来。他仗着熟悉路况，总算是安全开了过去。途中碰上好几回要错车，路太窄，每次倒车都要倒好半天，才能找到一块稍宽的地方错车。短短十来里路，竟走了一个多小时。这算运气好的，要是遇上脾气躁的司机，打死不愿意倒车，站在路上叉着腰争执，要么说自己是重车，拉着几十吨的货；要么说对方离错车道更近；甚至毫无理由，仗着自己就是当地人，地头熟，说不让就不让。没一会儿，两头来的车全堵在那里，就算是乡政府的人出面协调，他们愿意听劝，指挥着两头的车理顺顺序了，不耗上小半天也没法通行。我一直在车上打电话，让矿山上拉几车砂石填一填损坏的道路。乡上没有维修道路的经费，可路面老这样坑坑洼洼，大家的意见也挺大。

从乡道分岔后，还得走十几分钟的村道。村道更窄，是碎石路面，倒是没什么行人和车辆。我盘算着，刘志远这不是折腾自己，而是在折腾我，到时候他付不起钱，又死赖着不退房，还强行住进去，即便有人想买这房子，也不敢买这种产权不清楚的东西，那房子不就成了烫手的山芋？我这么想未免有点小人之心，作为一方父母官，竟在这样的小事情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是各种各样不守规矩的人我见得多了，只要我心一软，最后还是得我来承担后果。所以，我要坚决打消他的念头。

车停在村道上，我下车走小路。蜿蜒上山的小路旁，种着白菜、蒜苗、茼蒿之类的蔬菜，这些蔬菜脆生生的，长得无拘无束，看着就甜嫩饱满。山里也

没别的，也就这些自由生长的蔬菜随处可见。城里人吃的菜看起来更肥壮，但白菜却不一定有白菜的味儿。我承认我对这些蔬菜有欲望，看着就想吃，吃了一回想二回。但我估计这些都不是刘志远种的，他的心思没在这些小活计上面。村里的年轻人们的心思，不是在外面，就是想着去外面，没有年轻人再愿意侍弄这些了。

往上走了一段石阶，我撑着腰喘了几口气，一抬头，他家的房子从坡坎上露出顶来。又爬几步，才看见一间老木房歪歪斜斜地使劲强撑着。檐下堆着乱七八糟的柴火，檐坎上七零八散扔着一些衣服、鞋子、毛巾……看不出是洗过还是没洗过，一条麻绳上晾晒着几件皱巴巴的衣服。檐口上，被吹掉瓦的地方暂时用薄膜压着。跟着来的村支书杨华兵赶紧给我们解释，买瓦的钱早给了刘志远，刘志远说这两天置办。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去大声喊：“刘老二，刘老二，书记们来看你了！跑哪个咪咪头（角落）去了？”

刘志远笑嘻嘻地从堂屋跑出来。我伸头一看，堂屋挺大，堆着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物件：锅、碗、瓢、盆、桶、炉、锄、背篋、柴火、葱蒜、土豆、腊肉、棉被、帕子、充电器、电视机……看着这一屋子的杂乱无章，我叹了口气。听说许多年前，刘志远也曾娶过一个女人，可那女人不知道是受不了忝子村的偏远，还是受不了他，生完孩子就跑了，丢下一个女儿，再也没有回来看过。

刘志远提了一个黑乎乎的茶壶要去烧水，被我制止了。我没想喝水，我来他家的意图特别明确。他又拉了一张条凳过来，一下子把上面的书和报纸掀到了一旁，让我们坐。我说不坐了，就那么站着跟他说叨，口水都快说干了。中途真有点想让他去烧点水来，或者将就坐在他放书报的凳子上，那张条凳因为放了书报倒挺干净。但他像是并不在乎我说什么，也没再提烧水的事，还是嬉皮笑脸地说：“我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这辈子都没有可能从这山上搬下去了。我才不想一辈子住这里。”停了几秒钟，他的眼睛不自觉地环视了一圈他的这个家，又补充说：“还有我家女儿。”

他倒是不糊涂。这几年，他们村有多少人想搬到镇上去，十八般武艺都使尽了，可光是解决一块房基，就让不少人退下阵来。能如愿的，都是村里的能人，统共也没几家。

“就算是灾后重建集中安置，你自己最少也得有十七八万，你算过没有？把你自己卖了也没这十七八万，你还是把这房子维修加固算了。”李兰有点不耐烦，干脆一针见血地说。

“钱的问题，你们不用管，反正我有权利报名。”他突然收起了笑脸，不知道怎么回事想起了烧水，自顾自地把那把黑茶壶放在了电炉上。

我晓得我又白跑一趟，没等他把水烧开便走了。下了坡，回头看见他站在门口，也没有向我们挥手，一只手抬着，另一只空空荡荡地垂在一边，呆呆地站着看我们走远。

三

风水的事，本来就是无稽之谈。许多人了解到集中安置点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情况，加之选址毕竟在场镇上，还规划修建一座桥连接两岸，对于边远村落的人家来讲，这是个千年难遇的机会，所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

“让他把钱退了。”我跟村长刘志华说。随着方案基本成形，刘志华要不要也算一户新建户，成了必须尽快决定的问题。“报名费按规定是不退的，给他破例退了。”村长有点无可奈何，“我劝过他了，他就那句话，让我少管。”刘志华是个老实人，从村长的角度来讲，没理由劝人家退；从兄长的角度来讲，各人都成家了，他也管不了自己家兄弟。看样子，我是指望不上他了。

入冬的时候，报名的差不多有100户。为了更准确锁定重建户范围，乡上借用学校会议室召开了户主代表会。刘志远来得很早，依然穿着那身发白的土黄色夹克。在会议室外的操场上，十几个村民聚在一起，刘志远站在中间讲得神采飞扬、唾沫飞溅，那种无法抑制的高兴和激动，隔着一大群人都能感受到。

乡长在会上宣布，按不同的户型一次性交清3万到5万的第一期费用，后续

根据工程进度再交第二期、第三期建房费用，政府补贴的部分直接抵扣建房款。不少人小声议论着，刘志远抱着双臂，看不出什么表情。

散会后，我叫住他，想做最后的劝导。尽管我也知道白费力气的可能性更大，但一想到后续可能出现的麻烦，我还是忍不住想再给他叮嘱几句。“我给你说……”我还没开口，他倒用自己习惯性的开头语先说起来。说实话，我不喜欢他这样的开头，感觉像是他在教育我似的。“反正交钱的时候我能交，你就不能取消我的资格。”他刚看见我的时候还是笑咪咪的，人情世故他并非不懂，但说这话的时候，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觉得他有些无礼，但他毕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说：“就算你交了首付，后面的费用才是大头。”

“我去找事情做，可以挣一些。”

确实鸡有鸡路，鸭有鸭路，只要他不违法犯罪，那就皆大欢喜。“重建户不是还有贴息贷款吗？”他抢着说，生怕我接着他刚才的话一开口就把他所有的计划打碎。“总是有办法的。总是有办法的！”他重复了两遍，眼睛盯着地面不看我，抬腿用破胶鞋蹭了一下地面。

他一直抬着的手臂垂了下来，衣袖空空地飘着。我看着他飘着的衣袖，忽然之间不想再劝说他，竟然有点希望他就这么挺着，可以一直挺到最后。

到第一期建房款缴纳的最后一天，他竟然真的来把钱一分不差地交了。据说是卖了之前家里的一堆木料，那堆木料堆了好多年了，是他哥希望他能在老房子旁边修间新房，一点点帮他砍下来攒着的。

交第二期房款的时候，他办了贴息贷款，也算是按要求交了钱。

很长时间，我没再见过刘志远。也许他真去务工或者搞“产业”了。一个有志向的人，为了自己的志向就算是在泥潭里摸爬，想必也是愿意的。

冬去春来，思经乡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修建。安置点从一片水田被平整为平地，房屋起了地圈梁，再往上一层层砌红砖，如同春天的竹笋一样慢慢“长”出来。到春夏之交，房屋基

本上建完了，后续收尾和基础设施工程到秋天也实施得差不多。站在河这边看对面，青瓦白墙，飞檐画壁，一楼一底的洋房一排连着一排，很是壮观。安置的村民隔三差五都来看进度，盯质量，总体上也还满意。刘志远我一次也没见到过，以他那凡事都爱掺和的性格，不来盯着，多少让人有些奇怪。可能是忙着挣尾款吧，我心里寻思。

总平工程建完后，小区里的柔性路面又干净又平整，绿化标准甚至超过城里许多商品小区，高大的黄桷兰树、球状的桂花树、低矮的小叶女贞和各式花草应有尽有。后山山涧的水被引过来，形成了一条河沟从安置点中间穿流而过，河边的柳树低垂，随风依依，呈现出一个全新的“牙头”。周边的村民都来参观，羡慕的同时，不少人后悔当初没选择到这里来建房。

付完房款的农户通过抽签选定了自己的新家，先后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没付完钱的，除了刘志远，也还有几户。他选的小户型就剩下两套，他一直没有再来，直到其中一套又被抽走，他还是没有来。我们通知了许多次，始终没有回音。李兰说，听说刘志远好像是生病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生病了，反正他没来，那套房子就空着，却也不敢处理。我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成真了。我自责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告诫自己，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心软，一定要更坚决，不要有一丝犹豫。

四

刘志华可能是在矿井里，电话老打不通。村支书接了电话，但也说不清楚情况，说是最近都很少看到他们俩兄弟。我寻思着要怎么把这套房子转出去才好，不然没法给施工队结账。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上的工作细碎而繁琐。还是以前在机关工作的时候轻松一些，不像现在，一进办公室就感觉千头万绪，许多事情等着你想办法，做决定。我正愁着，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大娘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进了门又侧脸看门外，一边招手。好一会儿，一个小女孩怯怯地跟着进来，靠在大娘身后。我看了一眼她们，又继续翻

笔记本。只要我的办公室门开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进出，我也习惯了。

等了一会儿，大娘也没有说话。我再抬头看的时候，她突然往下蹲，像是要跪到地上。这个举动吓了我一跳，我一个箭步从办公桌后面跳了过去，但她已经跪下去了。我一把拉住她，着急地问：“什么事情？起来好好说。”她花白的头斜抬着看向我，那张枯黄的脸离我很近，近到可以看清上面的每一条细纹，还有那明显很宽的前额。我感觉这张脸似曾相识，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像是一摊泥，柔软而沉重，我扶不起来。扶她的这一两分钟里，我想了许多种情形：被邻居欺负了？娃娃没钱读书？遇上什么灾祸了？或者就是想直接要点什么？还好那张脸看起来极其平和，并没有别的什么情绪，让我稍微放松了些。我又拽她，拉起来一些她又掉下去，明显她并不想被我拽起来。我们就那么僵持了一会儿，她抽了口气，我才从那张平和的脸上看出了极力忍耐下透出的一丝无奈和悲伤。我隐隐地觉出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有什么事起来慢慢说，你这样，我怎么受得起？”她仍没有急于向我解释什么，只是淡淡地把身后的小女孩拉了过来，说：“书记，这是刘志远的女儿，他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好几个月，脑癌晚期，也活不了几天了。”

小女孩站在那里，七八岁的年纪，身形瘦小，头发毛乎乎的，扎着一个马尾，软软地搭在脑袋后面。身上的棉服轻飘飘的，不知道能不能真的起到保暖作用。大大的眼睛里透着忧郁，双手交叠在身前，看了我一眼便低下头去，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习惯性地从大娘的话语和眼前的情形里梳理头绪。为什么是大娘来讲这个事？生病难道不是需要很多钱吗？那就是房款没办法交了？是来托付他女儿的事？原来刘志远是真的病了，而且是脑癌。他是交第一期房款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病了，还是之后才知道的？

似乎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些问题。脑癌，那个嬉皮笑脸，有着远大志向的人，竟然得了脑癌。真的假的？

我又用力拉了一下他的老母亲，还

是没有把她拉起来。我看见她佝偻着背，头发拂在干瘪的脸上，突然觉得自己想那么多非常可耻。

她淡淡地说：“只是这个小的，还要上学，求你们能让她住在他安置点的房子里，离学校近一些，我还能跟她住一起照顾她。”

“实在是没办法可想了，只有来求你们了。”她并没有很激动，软软地恳求着。

“好，好，好，你先起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是刚好顺着她的话说了这三个“好”字，还是确实觉得就应该答应，反正我答应得有点过于爽快，完全不是我平常的作风。

大概见我同意了，她顺着我的力道，慢慢站了起来。

一老一少站在那里，女孩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一脸茫然。

我想了想，更肯定地说：“你们先住着吧。”

按以往的习惯，我应该认真权衡利弊，或者问问她：谁来结清后续的房款？没人付钱的话，又从哪里凑钱支付施工队的费用？或者告诉她：钱没交完就住进去，你们不就成了事实上的户主？我早就知道刘志远打的如意算盘，就想拖着、赖着后续的款项。或者劝她说：既然付不出钱，不如把房子卖了，扣除欠款后还能剩下不少，把孩子养大也需要钱。

我一句也问不出口，叹了口气，接着说：“好好带小孩。”

老人挤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拖着小女孩走了。我走到门口，看着她把手臂搭在小孩肩上，使劲将她往怀里拥，就像一只老母鸡用翅膀护着小鸡仔。她低头和小孩说了句什么，抬手抹了一下眼睛，两人一摇一晃拐下了楼梯。

五

那房子还只是毛坯房，真想住进去，还要装门窗、打地坪、布水电，至少也该刮刮灰。那祖孙俩十来天后就住进去了，应该是刘志华帮忙弄的。他还专门来了乡政府一趟，看样子刚从井下回来，浑身沾满黑乎乎的煤灰，低着头，表情凝重。我正想数落他，这么大

的事情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他倒是先开了口：“我是村干部，本来不应该优亲厚友，但老二已经这样了，还希望乡上能帮他一把。”

他可能是太累了，嗓子有些哑：“孩子还小，总还是要养大的。”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抬眼看着我，像是给自己鼓了多大劲才说：“如果乡上同意，就让她们先住着，我慢慢想办法把剩下的钱补上吧。”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着急。”

他走后，我靠在办公桌前，脑子里有点乱，心情也不太好。

村上买了一些棉被和日用品，由杨华兵支书带着村上几个干部一起送过去。我在安置点了解污水处理情况的时候刚好碰上，他们几个人在屋前屋后帮忙打扫了一圈，还把从山上搬下来的一些用具和新买来的日用品帮忙归置好。那个简陋的房子总算多少有些像样了，至少比山上的住处明亮，也更有条理。大娘见大家忙得差不多了，便转身去厨房准备做饭，杨华兵赶忙说：“饭就不吃了，村上事还多，要赶紧回去。”几个人对个眼色，出门来便上车走了。

小孩应该是上学去了。大娘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走后，转身进屋重新收拾厨房，抓了一把面，准备煮来吃。见我走进来，她有些激动地说要给我煮碗面，一边往筐里找鸡蛋，说煎两个蛋吃更香。我没让她忙活，寒暄了几句就出来了。

我看了看那套连排小洋房，如今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只是刘志远到底能不能成为它真正的主人，我觉得这还不好说。施工方已经来催了几次房款，可刘志远的欠款始终没到位，工程决算也就一直拖着没法做。

有天下午，刘志华来了，窸窸窣窣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钱，面上的几张还是小钞。他有点困窘地看着我说：“这是我这段时间加班挣的，还有些零敲碎打攒的，给他交房款吧。”又顿了顿，说：“背到屋头火（老婆）的，还是不要给别个讲。”我看着他那张疲惫的脸，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财务过来把钱点了数，他正准备走，李兰又进来了，手里拎着个袋子，看见财务也在，便把袋子递给财务，一边递一边说：“王会

计也在，那正好。袋子里有4万多，援建我们乡的基金会发动了捐赠活动，给他凑了几万块钱，一部分交了医药费，剩下的拿过来给他交房款。”她的脸上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一些好心人刚去看了他女儿，他这情况也确实有点难，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仿佛就在一瞬间，一个大问题被化解成了小问题。我看着他俩，有点回不过神来。我笑了笑，他俩看见我笑，也都深吸了一口气，好像一下子卸下了千斤重担一般，抿着嘴互相看了一眼，眼睛里闪闪的。

我算了一下账，也就还差几千块钱。太多的钱我不好出面解决，差得不多倒容易处理。我找了安置点承建公司的黄总，把刘志远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他是个聪明人，还没等我说透，自己就表了态：“剩下的也不多，就当是我捐赠给他的。”

就这么拼拼凑凑地把账补平了。关于银行的欠款，刘志华说山上的房子处理后先还了一部分，不够的部分他来还，小侄女总归能有套房子在镇上，以后的日子就有希望。他母亲并不知道房子的款项已经全部交清了，只管每日天不亮就起来给小孙女做早饭，按时去对面的学校接她上下学。傍晚，那幢房子里灯光明亮，从厨房里飘出香气，小孙女在桌前写作业。我经过的时候，在那里站了很久。

一个稍显空闲的下午，我去了刘志远的病房。他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已经说不出话了。看见我们进来，他的眼里突然有了光亮。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得到我说话，但我想，他大概特别想知道些什么。于是我大声告诉他，基金会和好心人帮他凑了一些房款，他哥也出了一些，还帮他房子简单装了一下。他的呼吸明显急促了一些。“那套房子的钥匙已经交给你母亲了，她陪着你女儿，照顾她读书。”他的眼睛更亮了，睁得大大的，使劲斜着看向床边。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床边的小女孩坐在椅子上，一直望着他。我看到他眼角有泪流出来，旁边的仪器上跳出高高低低的波形。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志远。

高颐阙之遇

□王 军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忆秦娥》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样一幅想象中的中国古典诗词绝美画面，我在四川雅安挂职时不期而遇。

那是初到雅安，散会已至午后一时。外地来的同志不急用餐，却说想去看看高颐阙。高颐阙就在城区，背西北面东南。阙前，青衣江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阙后，金凤山草木蔓发春意满满。我陪同前往，一见之下，已是倾心，已然心许。

此后，夕阳下，我在高颐阙前久久肃立：雅雨中，我在高颐阙后流连忘返。雅安是著名的雨城，这样的午后雨中漫步而至，总有几十次之多。至于驱车经过，远眺汉阙之美，用心感知视死如生的汉代精神，更是不可计数。

今天是2024年清明。惆怅东南一树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我在故乡添土完毕，坐到旧时书桌前，动笔追写高颐阙。虽然时隔两年，高颐阙这位老朋友的性格脾气甚至呼吸依然似在身边。

一、千年回眸

高颐阙1800多岁了。

根据高颐碑确切记载，高颐阙建于东汉献帝刘协建安十四年（209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后的第二年。岁月悠悠，近二十年来，高颐阙又连续经受了汶川、芦山两次特大地震的考验，依然屹立不倒。这是一个

怎样的传奇!

日月盈泽,星霜荏苒,在这么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关注瞻仰高颐阙的人络绎不绝。

高颐阙是赵明诚和李清照的老朋友。南宋建兴三年(1129年),赵明诚撰写《金石录》记载:第二百一汉高君墓阙铭;第二百十二汉武阴令高君墓阙铭。赵明诚和李清照校勘收藏高颐阙拓片,探寻隐藏其中的文明密码。李清照天性博闻强记,经常和丈夫比试知识,以猜中与否决定胜负,作为饮茶的先后。猜中了,便举杯大笑,以至把茶倒在怀中。后来纳兰容若借用这个典故:“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到了金兵南下,赵明诚和李清照费尽千辛万苦收集,又历尽艰辛苦厄运过长江的藏品,在离乱中像云烟一般消失了。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把残存的几件藏品搬进卧室,偶尔病中欣赏。高颐阙拓片侥幸还在,曾经一起把玩的亲人却已入天永隔:“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旧时?”(《偶成》)

在赵明诚记载高颐阙的十几年前,雅州严道县令李玮修建景贤堂,把高颐碑从高颐墓地迁至堂内保护。李清照去世11年后,洪适撰写《隶释》:“右益州太守高颐二阙,今在雅州。”他还考证,高颐东西二阙,实为一人之阙。稍后,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碑记目》中也收录了高颐阙,注明阙在雅州郡东北十五里。

高颐阙是明代四川唯一状元杨慎的好友。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杨慎编纂《四川通志》收录了高颐阙。此前三年,杨慎从云南返回四川,在雅州荣经县度过除夕,次年返回云南又在雅州逗留,并驻足高颐阙,凝望夕阳下金凤山草木青青,阙前青衣江滚滚东去。此时,谪戍云南30多年、来往川滇14次(“鬓毛尽向风尘白,往复滇云十四回”)之多的杨慎,想起一生奔波,怎能不搅须慨叹:“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临江仙》)这首词成为《三国演义》的卷首词。三国时期是一个秩序重构的时代,天下局势洪波涌动,立于长江上游支流青衣江畔、赤壁之战后第二年的高颐阙,真是见证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高颐阙也是诗人、画家、书法家何绍基的老朋友。清咸丰四年(1854年),何绍基在四川学政任上负责雅州

府岁科考试。此前有两位好友曾送他高颐阙拓本。到雅州后,何绍基专程探访高颐阙,当看见碑在榛莽之中,便嘱咐当地太守、县令构筑房屋覆盖。等到房屋建成,何绍基已是白发频添,“石刻摩娑看鬓丝”。他徘徊久之,情不能已:“秋风独过孝廉桥,墓阙相望郁岵峣。景贤堂上观碑久,古意江山未寂寥。”(《景贤堂留题》)

国外专家学者接踵而至。1914年6月23日,法国考古学家、作家谢阁兰(又译作色伽兰)来雅州逗留了五天。谢阁兰认为,汉朝是强健战斗生气活泼的王朝,艺术特性也很明显,在造墓艺术中从未稍露死丧之意(《中国西部考古记》)。他写道:“我敲击石板,检验它们的硬度,倾听它们的音响,我感到坚定和满足。这里是锋利如爪的宫角,它们从那宁静的地平线般的屋脊滑向那成熟的庄稼般的房檐。”(《飞檐》)谢阁兰曾手书“阴阳界”三字,并在手稿注释,出自四川某处的一块碑刻。有人认为是成都附近西岭雪山——原属雅安,在2001年划属成都大邑。而其实雅安的大相岭(泥巴山)和二郎山,早有“阴阳界”的称法,而且更合于气候的实际分野。过了长达10公里的泥巴山或二郎山隧道口,真是两重天:一侧阴雨连绵,一侧阳光灿烂,几乎永远这么神奇。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景贤堂内片刻徘徊,缅怀汉代风物:“在此之际,不由得感受到中国人是何等之高雅深邃。”(《西南中国行纪》)

鲁迅收藏的高颐阙拓片和手绘高颐阙图,至今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在谢阁兰离开雅州两年后,鲁迅在1917年2月5日记载:“王叔钧持赠《李业阙》拓本一枚,《高颐阙》四枚,画像二十五枚,檐首字二十四小方,《贾公阙》一枚,云是当地刘履阶念祖所予。”日记中提到的王叔钧和刘履阶都是四川华阳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同事。鲁迅在同年的书账中也记录:“高颐阙大小五十三枚同上。”鲁迅画出了高颐阙的概貌及石刻的方位以及栩栩如生的车马人物,在注文中说:“此阙顶倒埋土中甚深,无人掘出,故不能拓印。”鲁迅一生收藏汉画像石拓本700余张,基于这些收藏,鲁迅盛赞“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中国小说史略》)。

抗战时期,来拜谒高颐阙的学者更是接踵而至。1939年8月17日,摄影家孙明经拍摄了18幅高颐阙照片,照片中,浮雕影像清晰,动态鲜明。仅隔两个

月，同年10月18日，梁思成、刘敦桢带领中国营造学社来到雅安逗留了八天。他们乘坐滑竿穿过青衣江桥来到高颐阙前。梁思成在《中国建筑艺术》中写道，西康雅安（西康是1939年成立的省份，雅安曾经是西康省的首府）等地方都有不少石阙，寻常称汉阙，是在建筑上有高度艺术性的石造建筑物。刘敦桢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推誉高颐阙的形制和雕刻最为精美，是汉代墓阙的典型作品。参与此次考察的陈明达，在罗列了当时全国23个汉阙后，认为高颐阙是四川诸阙中保存最完整、雕刻最精致的一阙。

高颐阙是汉代地面仿木结构石质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汉阙，也是全国唯一一碑、阙、墓、神道、石兽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葬制实体，是研究汉代建筑艺术、造型艺术、雕刻艺术、书法艺术、墓葬制度、职官制度等的珍贵文物，是我国地面文物古迹的精华。1961年，高颐阙和故宫、长城一起，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阙为何物

根据《说文解字》等的解释，阙是门观，是宫殿门外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可以登高望远，因两阙之间有空缺，故名阙或双阙。

阙根据使用功能分为城阙、宫阙、庙阙、墓阙等。比如《诗经·郑风·子衿》里有“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是描写女子在城门外两边的观楼上，独自走来走去，等待恋人不至而焦灼万分的情状。

西汉著名的未央宫东阙、北阙属于宫阙，都是木构建筑。在历史的风雨中，这些木制宫阙早已荡然湮灭。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是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这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唐代建筑。

视死如生是汉代的时代精神。至今只有为模仿阳间生活，在逝者墓前修筑的望楼，即墓阙，这样一种纪念性仿木结构实心的石质建筑，在经过时间的淘洗后保存下来。

截至目前，全国发现34处东汉石阙，集中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其中，四川、重庆共有25处，占比达73.5%。四川渠县素有汉阙之乡的称号。该地的冯焕阙是一座完整的石质仿木结构建筑，经历1900多年风雨至今保存较好。沈府君阙是唯一的双阙幸存者，阙周遍布猎射戏兔、农商贸易的场景浮雕。蒲家湾无铭阙在其阙顶位置雕

刻有一形似高粱的禾本科植物，别致少见。赵家村西无铭阙的阙身背面刻有官人出行图，赵家村东无铭阙的阙身背面刻有动态逼真的猎射场面。

重庆市忠县也是汉阙之乡。那里有高达7米的丁房阙，是目前已发现最高的汉阙。无铭阙上有两处男性裸体雕刻，表现了汉代在艺术创作上的开放意识，苏轼、陆游都有诗提及。此外，山东嘉祥武氏阙、河南嵩山三阙等都十分著名。我的故乡山东省莒南县也出土过东兰墩孙氏阙，建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与高颐阙是汉阙兄弟。

汉阙结构包括阙基、阙身、楼部和阙顶四个部分。高颐阙是双阙，两阙相距13.2米，均为子母阙。其中，东阙残损，只剩阙基和阙身，阙顶为后世仿制。西阙完整，母阙13层，子阙7层。子阙依附在母阙外侧，砌石七层，高3.39米。阙身为一整石，阙顶为单檐结构。

高颐阙西阙的母阙，即是主阙。主阙高5.86米，为巨石叠砌的重檐五脊式庑殿顶仿木结构建筑，轮廓曲折而有变化，雕刻细致华丽。高颐阙子阙与母阙造型接近3:5的黄金分割比例，建筑的立面呈现出高低错落，使人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意。

高颐阙由32块石料组成。主阙基座是整块石料，已下陷地表33厘米，附着在生土层上。根据阙18.8857立方米的体积计算，高颐阙重量是43.927吨。

高颐阙的重量原不易考察，这个数值的得出缘于八十年代的一次维修。在维修时发现，高颐阙下部为未经处理的毛石埋入土中。该地区由于地震影响等多种因素，加上数十吨重量的下压力，造成阙基座下沉、阙体倾斜裂隙。

实际上，在此之前，高颐阙一直保持着自清末以来的风貌：主阙斗拱层开裂严重，阙檐部分残损断落。在谢阁兰的笔下：“阙顶有一株小树，正在助其崩解”（《中国西部考古记》）。无独有偶，在谢阁兰来访高颐阙后不久，德国建筑家柏施曼详细地绘制了高颐阙上的斗拱与雕刻，还拍下了高颐阙的照片。照片显示，高颐阙顶长着一株小树，从树叶翻飞状可以看出，当时风很大（《中国建筑》）。

高颐阙四面浮雕人物、车马、禽兽、花草、树木等雕刻技艺精湛，内容广泛，题材多样，种类繁多，体现着高超的石雕石刻艺术。高颐阙阙身的柱子，上面重叠的枋椽，以及出檐的屋顶，体现着高超的仿木结构建筑艺术。

高颐阙保存得如此完好，使我们今日尚能一睹“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真容。这首先是由于巴蜀优质的石料石材。高颐阙的材质是红色硬质石英砂岩石，正如西方的一些建筑，如金字塔等都用石材，坚固无比。其次也得益于偏僻之地易于保存——在东汉末年，当地政治中心是在芦山和荣经，而雅安还属于偏远地区，还要400年后才取得雅州这个名字。

高颐阙平整端庄，古朴简洁，比例匀称，造型壮美，威仪堂堂，1800年屹立不倒，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凝固的符号。

三、车马出行

高颐阙阙基是整块石料，在此之上，由四层条石堆砌而成阙身，即第二至第五层。

母阙第五层的石块，与子阙楼部围成一圈连成一气，周长4米，形成场面宏大的车马出行图。

车马出行图象征了一种等级和身份。在商周时期的陪葬坑中，能够以车马进行陪葬的是极少数王侯级别的墓葬。根据汉代车舆制度，六百石及以上官员乘坐轩车，二千石及以上官员乘坐安车。轩车以上都有用于隔离遮挡的车帘，安车上还有尊贵者方可使用的红色旗幡。高颐生前最后官职为益州太守，年俸两千石，可以乘坐四匹马拉的安车。

我们可以通过高颐的同乡、西汉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来考察出行的场景。司马相如当时的身份为中郎将，品秩比二千石，略低于郡太守两千石。司马相如乘坐的也是四匹马拉的安车。

当司马相如到了成都，蜀郡太守以下官吏到郊外迎接，县令背着弓弩走在前面，亲自为司马相如引路。四人手持弓箭前行，让行者止，让坐者起，违者射之，颇似现在的警车开道。这是司马迁为我们描绘的地方政府给予司马相如的高规格接待情形。

八百多年后，在蜀地江油长大、屡屡以司马相如自比的李白，还对此称羨备至、一咏三叹：“何当赤车使，再往召相如”（《赠崔侍御诗》）；“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赠从弟之遥》）；“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光辉”（《白头吟》）。

高颐阙石刻上，四周车马相接，用减地法平面雕刻韶车、马，二人坐车上，导从伍伯八人，手执擎戟，排列而行。浩荡的车马出行场面，显示出高颐

生前的权势和荣耀，可以想见高颐生前的仕途生活。高颐阙主阙13层，恰与汉代十三州部吻合。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而高颐任职的益州刺史部，就包括今云贵川三省及重庆市部分地区。

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被流放雅安十年之久的刘庐隐有诗：“千载相望心期同，愿托循吏回宗风。遥想丹旆西还日，四方缟素填蔡蒙。”（《题曾使君新建汉高君阙亭》）蔡蒙是位于高颐阙附近的两座名山。据高颐碑记载，高颐的故乡所在是：“苗裔流衍，□彼梁州。”蔡山蒙山就位于古梁州。

据《尚书·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大意是，华山之南与黑水之北属于梁州的疆域，按照大禹制定的治水方案，对梁州境内的水系进行了治理后，岷山和嶓冢山的耕地已能种植五谷，沱江与潜水按照疏浚好的河道归流，不再泛滥。蔡山和蒙山也成功开辟并整治了道路，和夷水域治水也取得了成效。

汉武帝开疆拓土，使西南偏远地区纳入汉代地域版图。汉初文化文明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一般认为，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才传入中国。但司马相如早在《天子游猎赋》中就提及葡萄，这说明葡萄或葡萄种子的传入可能不止西域一个途径。而在与蜀地接壤的西南方向蜀身毒道，极有可能是另一个重要渠道。

当年张骞从西域逃回后报告汉武帝，说在大夏国见到蜀布和邛竹杖，两地相距一万二千里，怎么会有蜀郡出产的布匹和邛崃山出产的竹子？大夏国人告诉他，是商人从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国买回来的。张骞推测，身毒国一定离蜀地不远，如果能打通身毒国的路线，就不必经过匈奴辖地，改从蜀郡出发到达西域当更为安全。

蜀身毒道是指从四川成都，经云南的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泰国，通往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然后直至地中海沿岸，也被后世称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包括汉武帝时期唐蒙所通的南夷道和司马相如所通的西夷道以及汉武帝用武力打通到滇西洱海地区永昌道。

西南地区位于西来文化传播路线的前沿。在汉阙里除了中原和地方的建筑血统，还沉淀着这些文化路线传播带来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建筑遗存中的角

神、鸟衔带状脊饰、翼兽形象、层出枋头等建筑手法，我们在后面将一一辨析。

高颐出行必经雅州九折坂。据《汉书》记载，西汉益州刺史王阳巡视经过九折坂，见山势险峻，感叹道，父母给了我身体，为什么要反复走这样的险路呢？后来就托病辞去了益州刺史职务。后任益州刺史王尊，巡视所部郡国，也途经九折坂。他问下属，这就是王阳害怕走的地方吗？下属回答是。王尊便大声对赶马的人说：“驱之！阳为孝子，尊为忠臣。”（往前走！王阳是孝子，我王尊却是忠臣！）孝子回车、忠臣斥驭，成为千古佳话。

根据汉代车马制度，二千石官员车前应配置伍伯4人，正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记：“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而高颐阙的车马出行图却刻8人引车。

这在一般说来，自然以为是乱世僭越，但至少有两个因素，我们需要考虑：一是，大臣去世后，皇帝赏赐追封往往高过实际职务。此时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高颐碑记中屡屡提到“桓公”，暗指曹操，受到曹操欣赏的高颐，存在着死后赏赐追封高于实际职务的可能。二是，益州太守所管辖的区域内，称王称侯的部落很多，如冉如，如笮都如邛都，如徙如昆明，高颐的葬礼确乎要比照这些所管辖的部落王侯的葬礼。

高颐阙第五层车马出行图，既以写实手法象征墓主身份和生前的荣耀，也反映出高颐亲属对其死后生活的祈盼，还可以见出汉代设计者独具的匠心。

四、季札挂剑

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几次要把君位传给最小的儿子季札，可是季札都推辞了。季札周游鲁、齐、郑、卫、晋等国，素以多闻著称。当他出访路过徐国，看出徐君很喜欢他的宝剑。当时吴越以铸造兵器闻名，有所谓“吴刀”

“吴钩”，后来还有铸剑高手干将。季札因为还要北上，但大夫是必须佩剑的，所以心里想给徐君而暂时没有赠送。当季札访问回来，徐君已经去世。季札为了履行心中诺言，在祭拜徐君之后，把宝剑挂在徐君的坟头。这也许是以季札来影射高颐的某种品行。

季札挂剑图位于高颐阙主阙楼部的西侧。画面上，季札立在冢前，掩面而泣，前有一树，树上挂剑。主阙楼部与

子阙檐顶相齐，季札挂剑图不易被发现。我是第七次到高颐阙，远远地踮起脚尖才看到它。

我们再来看与季札挂剑相对的另一侧，主阙楼部东侧刻有春秋时期师旷鼓琴图像，这是记载著名音乐家师旷音乐故事的唯一真迹遗存。

据《韩非子》《史记》等文献记载，师旷的琴声能呼风唤雨，招徕鸟禽。晋平公嗜好音乐，特别爱听新曲，有一次要听清徵。师旷说，古时候听清徵的人，都是有德有义的人，如今我君德浅，还不能够听这样的曲子。晋平公一定要听，师旷只好拨弦抚琴。只见仙鹤舒展双翼，飘然起舞，音乐舒缓飘逸，袅袅而去。师旷停下琴，平公坚持要他继续下去。师旷不得已又奏响琴声，随着激越跌宕的旋律，仙鹤腾空而舞，狂风大作，横扫亭阁，琴声戛然而止。

画面上，师旷凝神鼓琴，晋平公掩面而泣，两只飞鸟俯冲而下。春秋时期，乐官同时担任史官角色，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师旷提出“君必惠民”的思想，后因多次直谏被革职。不久三家分晋，晋国灭亡。或许师旷正直的品行，相同的政治抱负，引起建造的共鸣。

顺带说一下，师旷所奏之琴，形状很像一条鱼，称为鱼头琴。这弥补了早已失传的鱼头琴的形制图像。而画面上的乐舞图案，又成为我国音乐舞蹈史学研究中无比珍贵的资料。

高颐阙主阙阙身上面筑石五层形成楼部，也就是第六到第十层。从阙身到檐系用五层石块堆砌而成，檐逐渐向外挑出，舒展自然。楼部层级划分明确，阙身图刻故事典型且内容丰富。

第六层为楼部的开始。南北两面各雕三个大炉斗。其中，转角炉斗巧妙地分置东西两面，布局合理匀称。南北两面正中各雕刻一饕餮，其中一口衔鱼，一口衔蛇。檐角炉斗之上雕有四个负重角神，手肩托负纵横相叠枋木。他们曲腿下蹲，凸肚挺胸，龇牙咧嘴，也是我国建筑中最早出现的角神实物。

第七层是斗拱层。南北两面各雕三朵、东西两面各雕两朵象征二千石以上的俸禄的一斗二升斗拱。各斗拱间为高浮雕图案。季札挂剑和师旷鼓琴就位于这一层的東西两面。

正如林徽因所言，设施雕饰于必需的结构部分是锦上添花。高颐阙石刻壁画造型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石为地，以刀为笔，把线条作为造型的主要手段，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

第七层南面分别雕高祖斩蛇、张良椎击秦王等历史故事，北面斗拱雕刻三足乌与九尾狐等神话传说，还有现实生活。我们以张良椎击秦王为例，画面以减地平雕兼阴刻线条来表现细部，以简练概括而粗犷传神的手法，寥寥几笔，将椎击秦始皇的瞬间定格下来，达到非同寻常的艺术表达力。

汉代艺术整体性是以古拙与气势为特征，不重细部而重整体，没有面部五官的细部的精雕细琢。当然，这也是站在1800年后的今天来说，也许历史的长河已经抹平了原有的细节，但是一种做人的崇高感情和时代精神却保留了下来。

第八层，有些雕刻画面几乎风化剥蚀殆尽、面目不清。第九层是楼部高浮雕，上大下小，四面向外倾斜，主要刻画了一些儒家故事及仙童、羽人、天马等升仙题材，错落有致。我们以周公辅成王为例来考察。画面上，左右二长者均面向幼者，十分恭敬。成王居中，双腿分立，一副少年相，透出帝王的灵气。蔡蒙旅平之蔡山，又名周公山，或许是历史故事的传说在此地源远流长。

高颐阙前后上下，刻画人物车马之属约百余种。题材如神话传说、车骑仪仗、珍禽异兽、花草树木等，真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雅州此地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花草繁茂，春来草木蔓发，金凤山春山可望，雕刻题材广泛集中，就地取材，反映出汉代人的生活习惯和艺术天地、精神世界，给我们勾画了一幅1800多年前壮丽多姿的风光画卷。

五、三足九尾

昔年苏轼有诗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上午到祖坟添土，正是荠麦青青，麦地间有小片油菜花，绽放青春，震撼心魄，离开时依依回首。

高颐阙南面楼部第九层有仙童抚门浮雕，寓意人离开时对凡间的依恋。这启门图，寓意着从凡间通往仙界，是汉代视死如生的精神体现。

关于启门者，有方士、羽人、仙童、侍女等多种说法。画面上，启门者衣带飘摇，身形轻盈，双髻高耸，此为侍女；年龄尚小，此为幼童；而腿部雕刻有清晰可见的鳞片，肩生双翼，这是典型的仙人特征。综合称为仙童。仙童立于门，左前一持节者跪于门前。

关于持节者，有说是被匈奴困十余年未曾丢弃符节的张骞，但为什么不可

能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不管是张骞还是司马相如，他们都有着握节而归、不辱王命、心比金石、敢为人先的品质。也许阙主人有值得褒奖或颂扬的相似品性，于是援引了这个可供比拟的故事。

在高颐阙楼部背面，还有象征祥瑞的三足乌、九尾狐等奇禽异兽，形态生动。三足乌象征着力量，九尾狐象征着子孙繁衍，寓意祥瑞。

三足乌即是三青鸟。在传说中，为西王母取食的神鸟为三青鸟。有说在熹纬盛行的东汉时期，人们逐渐用三足乌这种看似更具神异性的鸟与三青鸟进行了概念替换。其实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时，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已被“三足乌”取代。当然，汉代画像中固定使用“三足”的三足乌形象只见于四川地区，可能与早期的道教流行有关。

在先秦时代，狐被视为瑞兽。九尾狐常立于西王母旁，是子孙兴旺和长寿的象征。九尾狐的九条尾巴很难处理，文献上说是“蓬尾”，汉代雕刻家非常聪明，巧妙地在一条长尾的主线上分了九个叉，解决了造型问题。

死亡是生命现象中最后的环节，中国人往往能以平常心视之。正如延陵季子所说：“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这也是汉代视死如生的精神。仙童抚门，反映出汉代崇尚长生不死、升天成仙的思想意识，反映出对逝后美好生活的向往。

六、朱雀衔绶

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青藏高原东侧边缘地带，东部亚热带温暖湿润气流和西部高原冷低压气流汇合于此，形成了著名的华西雨屏带。雅安近20年来平均每年有218天为雨天，平均降水量达1800毫米，有“雅无三日晴”之说。

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样的湿温条件中，高颐阙石质没有较大的剥蚀损伤。这部分要归功于阙檐的保护作用。阙檐太重要了！它的完好对温差、雨水淋蚀和微生物生长诸因素引起石雕风化有明显的减弱作用。

高颐阙阙顶为庑殿顶形式，主阙盖是雕制成屋顶形的四块大型石料，其最上层是一块五脊式顶盖组合而成的重檐式。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以宫殿式屋顶形第为最尊。高颐阙采用殿式屋顶，足以表现出墓主的尊贵地位。

高颐阙檐部向外挑出，正如林徽因

所说，阙檐防止雨水而又采纳日光，檐深低则阻碍光线，且雨水顺势急流造成檐下溅水。古人发明飞檐，使檐沿稍翻上去。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是借鉴鸟的翅膀的原理，诗经上早有“作庙翼翼”。

完好的阙檐可以降低温差，避免雨水淋蚀，保持空气流通，将阙身的上半部、最富于文物价值的雕刻和文字遮挡起来。高颐阙完好的阙檐北面、西面、南面和檐阙残损的东面雕刻相比较，就能很好地说明阙檐的极端重要性。不同于东面浮雕线条模糊不清，北面、西面和南面浮雕线条清晰，表面呈现紫红色砂岩的本色，而且结实，真是幸事。

无独有偶。雅州西南何君阁道碑在二十年前重现江湖。这是历史上绝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史学家、书法家梦寐以求而未得见的古代文物。说它是碑，是因为史书中记载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系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所刻，吸收了1900余年的日月精华。刻石镌于页岩自然断面上，上面岩石呈伞状向前伸出约2米，形如屋顶，有效地保护了刻石免遭日晒雨淋。全文共52字，排列7行，字迹清晰完整。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典型特征，中锋用笔，以篆作隶，变圆为方，削繁就简，反映了由篆及隶的演变过程，古朴典雅，气魄夺人，只可仰视。

高颐阙第十层阙顶檐下的石质枋端头上，从南面顺时针方向排列绕阙一匝，四面雕刻13厘米×13厘米的24字铭文：“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发君字贯□（方）”。碑刻字口清晰，书法风格古朴深厚、典雅端庄，为汉隶书法上品。至于高颐阙东西两阙的阙身背面隶书汉字应该是后人伪造，原无文字篆刻，这早为前人考证指出。阙身上的字体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小心谨慎，没有体现出汉隶铭文所特有的风格。

高颐阙阙顶仿照汉代木结构建筑，雕刻成四阿房重檐形式。第十三层阙顶为瓦当状，正中脊部雕刻一鸟，嘴衔组绶，面对墓葬。关于阙顶之鸟，有说是雄鹰，有说是鲲鹏，有说是神雀。

神话传说中，鲲鹏体形巨大，有变幻之能，寿命极长。阙顶脊中之鸟不似鲲鹏。“绶”为古代佩玉或官印上的系带，故衔绶或披绶而来的鸟亦有“立官”的吉祥寓意。综合神话传说，阙顶神鸟应为朱雀，口衔绶带。

这组石料是全阙的最优等石质，它

是含铁质较重的“雅石”中的优等石料，至今未剥蚀，也是这座阙上雕刻保存最完好的精品。雅安是著名的雨城，无论是埋藏在墓穴中的铁器，还是暴露在空气中的铁器，都极易锈蚀成铁锈块，为什么这三块东汉末期的“铁块”能保留至今？

高颐阙是用当地厚重石材筑成，故显其雄伟。阙顶的正脊两端反翘很高，形成一个大曲线形，使整个阙的端庄造型不失灵动秀丽。在阙顶刻着鸟含飘带的脊饰，使石阙不失活泼，此举在汉代石刻中是属于创见的。

与阙顶装饰性的“鸟含飘带”脊饰相映成趣，阙顶檐下枋头书体呈蚕头燕尾隶书，厚重中显出轻逸意味；而与阙前石兽的翼翅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厚重与轻逸，雄伟与活泼达到高度辩证统一，这亦是汉代艺术的成就所在。

七、狮形石兽

让我们从天上来到人间，暂时离开高颐阙。高颐阙之外，地面上最引人注目的当是阙前一对石兽。这两具石兽是用整块石雕刻而成，身飞双翼作昂首疾奔状。

雄兽高156厘米，长180厘米，雌兽高155厘米，长175厘米，似狮非狮，似虎非虎，臀部高耸，张口挺胸，庄严威武，敦实厚重，前腿向前作行进状。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石兽刻有翅膀，由两排长羽构成，每排又分别有着四根羽毛。腹部上隆起健硕的肌肉，尾巴已经残损，在尾根部位被截断了。我初次到高颐阙时，听讲解员说是因为找不到尾巴的着力点，所以形成了断臂维纳斯。

高颐阙前翼兽与武则天乾陵的翼马相比较，后者是静态之姿，前者是处于行动中的。汉墓前立石兽的最早例子，见于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其中一件马踏匈奴石雕像较严肃，雕刻手法较板滞，不似高颐阙前石兽呈走动之势，充分体现灵动气势特征。

如同前面所提到的“三足九尾”“仙童启门”，“身飞双翼”也是形象地慰藉墓主升仙的愿望，从而兼具了石器时代的写实性与青铜时代的奇异性，这是汉代视死如生的时代精神，也是汉阙精神。关于这一点，我们考察高颐阙前石兽，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关于高颐阙前石兽，有说是石虎，有说是天禄、辟邪，有说是虎首狮身，有说非狮非虎瑞兽，莫衷一是。

我们还是听亲见过高颐阙前石兽的人怎么说。1940年任雅安县长的曾缄作《过高君阙》：“高君阙始建安年，旧筑双亭尚宛然。天禄辟邪相对立，野花红出墓门前。”天禄、辟邪，即“天赐其禄，辟除邪恶”之意。

而汉代天禄、辟邪的共同外形特征是有角、兽身似狮、多有翼；若一兽单独出现，必为双角，只有成组出现时，才有一独角、一双角的区分，一为辟邪，一为天禄。

高颐墓石虎，两尊站姿虎形石兽依然保存在原地。“角”和“翼”都是现实中虎所不具备的特征。

法国汉学家沙畹根据法国军官阿隆1907年拍摄的高颐阙照片进行研究，他最早从艺术学角度指出，石阙前有两尊行走状的飞狮雕像。色伽兰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中指出，兽为飞狮，置于阙前墓道入口之处。

中国营造学社也指出：“四川高颐墓和山东武梁祠的石狮等制作都很古朴。最好的例如高颐墓石狮，昂首挺胸，后部微微扬起，完全是一种力的表示。现在南京附近六朝诸墓的石兽均系由此蜕化。”

关于有翼神兽，支持外来说的如梁思成、李学勤、霍巍等，支持本土说的有朱希祖、沈从文等。

支持外来说的认为，石兽线条极其优美，有西方元素，如翅膀。中国人成仙不需要借助翅膀。考虑到中国早期建筑不用人像和兽雕保卫大门，这一做法很可能是从西亚传来的。

而支持本地说的则指出，首见于亚述帝国的有翼兽图案，也见于汉代中原丝织物、壁画，最常出现在石雕艺术中。沈从文明确指出，高颐阙前有石狮子一对，西汉以来，凡受《史记·封禅书》等记载、神仙方士传说影响下产生的造型艺术，为了能迎合“白日飞升”流行传说，海上三山珍禽异兽，都是浮在云气上行动，背后或两胁旁生着一行或一对小小翅膀，表示具有这样飞腾的能力（《沈从文讲文物》）。胁间小小翅膀，只是一种行动迅速奔走如飞的象征。这种表现方法，在春秋战国以来青铜器的铸造和彩绘工艺装饰图案中，即已经习惯运用。

古代中国不产狮子，最早引入的是产自南亚或西亚的亚洲狮子。据文献记载，狮子入华的最早时间大致在张骞通西域后不久。直至东汉较晚时期，其他地区才逐渐得见狮子形象。东汉大型石

刻狮子形象，如何由宫廷珍物转而为中等官僚墓葬前陪衬物，发展情形不得而知。直至东汉晚期，才见到带翼的石狮造型。这非但不是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反而是一种符合汉人想象规律的、用双翼神化出的“汉化狮子”。

无独有偶。在距离高颐阙不甚远的雅安市芦山县樊敏碑附近，还有一些东汉末年石兽。造型似以狮子为基础，都作张口吐舌、昂首挺胸、阔步前进的姿态，其体态采用了S形屈曲造型，刻划简练，瘦劲有力，生动逼人，胸旁刻有两重肥短的飞翼。刻画凸起的线条显得更为柔和灵巧，翅膀更短，也更为肥厚。

尽管雕刻的手法不一，但刻工刀法基本一致，以整块石料雕刻而成，具有古拙的风格。这些石兽让我们很好地领会了汉代雕塑艺术家的工艺特点和艺术成就。雕塑家在石兽足部和腹部平坦部位上，雕凿留下的快速移动的刮擦痕迹清晰可见。只有在塑造脊梁的骨节以及从羽翼中伸展出来沿肋部下垂的健羽时，才表现出石雕工艺的细腻情感。同样的是，在石料的使用上显得捉襟见肘。

石狮傲睨的神态，恰当地表达了神兽的威慑作用，更是高颐身份的象征。一个民族构思其生前死后住宅的方式则要显得更有意义、更为本质，反映了东汉时期人们昂扬向上的活力和气魄。

八、高颐何人

高颐阙是会呼吸的，有生命的。高颐阙的特殊气势，表现了一种整体灵动、浪漫进取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视死如生、宏阔开放，正是中华民族一贯的民族精神。

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颐阙，也介绍了高颐阙为何物，但到底高颐是谁？《后汉书》对高颐其人其事没有任何记载。

在高颐阙北面约160米处，是高颐墓的封土。八十年代维修高颐墓保坎时测量，长24米，宽16米。高颐墓前有石碑一座，高2.8米，上刻青龙白虎，中刻“汉故益州太守高君之颂”两行隶书，碑360字。整座碑石的保存状态完好无损。碑的顶端边缘被打磨为圆角，形成了一个装饰性的三角楣，表现出来的刀工娴熟自信。

高颐碑上的字体已经完全漫漶无法释读。碑文基本磨灭，但是古籍中尚保存文字。

根据碑文记载，高颐，字贯方，是颍川的后裔，才学出众，为官清廉，德高望重，因“天降灾殃，害我贞良”，

死于任上。“臣史播举而悲叫，黎庶踊泣而切怛”。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归葬故里，建墓阙。

碑文上短短的“举孝廉入仕”五字，证明着高颐的出色。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制考试，即“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高颐在被“举孝廉”后，历任北府丞、武阳令、阴平都尉及益州太守。被“举孝廉”后的任用，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在汉代有严格规定，官至年俸2000石以上者，方有资格享受死后在墓前立阙的待遇。

从碑文“法萧曹之兀要，求由之政事”和“惟君立节，卓尔绝殊。学□从政，□无茹柔。宰城子牧，惠泽沾优”可以看出，高颐在任时学习萧何曹参的法治精神，胸怀冉求子路的政治抱负，跟宓子贱一样能干，像李牧一样守边，讲求法治，正直不阿。从“臣吏黎庶，哀经坟侧”可以推知，高颐从政时为老百姓做过一些好事，死后犹受官员百姓爱戴。

从碑文“至高□为桓公将南阳之师，而成鲁□美于《春秋》”“穆穆我君，帝颡之胄。匡辅齐桓，□无其偶”可以推知高颐的一些事迹。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控制刘协，正式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协册立曹操为丞相，后又封曹操为魏公。齐桓公毋忘在莒，尊王攘夷，成为第一个中原霸主。东汉时南阳郡人口240万，为天下第一大郡。恰好在齐桓（“桓公”）左近，两处“高”字后面都遗失了。我们只能猜测，是高颐祖上或高颐有匡扶事迹。从这里可以猜测，高颐或许有着同他的祖上一样辉煌的功绩。而高颐病逝不久，刘备入主西川。高颐阙并没有得到破坏。

高颐阙是汉代边境上的纪念碑式作品，代表着中央王朝在这里建立的秩序。在高颐阙碑之前，建安十年（202年）立起樊敏碑阙，亦保存至今。樊敏，历任青衣羌国（辖今雅安芦山一带）国丞、东汉巴郡太守，最后晋升为司徒，位列三公。樊敏被任命为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地区）长史。203年（建安八年）樊敏去世，享年84岁。

樊敏碑在北宋以前就已经倒塌，埋藏于地表之下。整整900年后，北宋崇宁壬午年（1102年），“然而千余年间，霖雨之所浸，咸阳之所暴；有兽已倒；有阙已摧；而此碑将仆，甚可悯也”。卢山（今芦山）县令程勤修筑大屋覆盖

樊敏碑。

根据樊敏碑的记载，此碑出于石工刘盛昔之手。高颐阙晚于樊敏碑7年，它的形制、雕刻的刀法、技艺的风格，都与樊敏碑相似，怀疑均为这位当时名匠所为。

一千八百年来，高颐阙是不寂寞的。

据当地老人回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狮形石兽一个在阙前，一个在阙后，阙前狮形石兽旁边有棵大楠木。小时常在此兽上玩耍，有时还爬树。这棵楠木不知寿命几何，但距此多少公里之外，云峰寺周围有一片壮观的千年楠木林。如同一圈天然帷帐将云峰寺围得严严实实。其中两棵最大的桢楠王，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云峰寺楠木1700多年，或许是同时？早在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修建紫禁城时，当时四川境内所有成材的楠木几乎采伐一空。荣经的桢楠林也许是因为在寺庙里面才保留下来？桢楠王是1700多年，高颐阙是1800多年，证明此地并无多少战火和大的自然灾害。

民国时期，雅安县长曾缄请求西康省民政厅长段班级，又经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批准，构建亭子保护高颐阙。刘芦隐有诗：《题曾使君新建汉高君阙亭》：“原上华亭发幽光，泉下剑埋高贯方。孝廉起为益州守，峨峨双阙传芬芳。二十四字余真迹，山林人物镂瓦当。汉画汉隶俱绝艺，历代名家争拓藏。”我对高颐阙的保护亦略尽绵薄之力。

如今，从成都开车往西，很快就会到达雅安金鸡关。过了金鸡关，就沿318国道进入雅安城区北部，这里距高颐阙咫尺之遥。高颐墓在路北，高颐阙在路南。

高颐虽不在了，这段历史，这段光阴的故事，还在。高颐阙背山面水，看不见的天地悠悠，说不尽的东汉往事。

记忆里，雅安黄昏里的高颐阙，颇不寂寞。周边新开放广场的音乐声，跳舞者，久久不歇，热闹无比。高颐阙依然沉默，外面是滚滚红尘。

滚滚红尘，明月千里。我在香江之滨湾仔，香港文学馆，完成这篇小文。

（本文作者系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曾任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司马相如西南行》《诗心：从〈诗经〉到〈红楼梦〉》《李商隐》《高语罕传》《〈九死一生记〉校注》等，统筹策划出版《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曾获首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

身为小草而开花

□ 郭小洪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逐渐理解高三毕业后，父亲三番五次劝我补习的良苦用心。他希望我依靠读书走出山区，脱掉“农皮”，去捧“铁饭碗”、吃“公家饭”。上世纪九十年代，连中专生毕业都包分配工作，按月拿工资，衣食无忧。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年轻气盛的我，没有遵从父亲的愿望去补习，而是一头扎进田野与工棚，决意用自己的方式战天斗地。如今回望半生，这些年经历的苦与乐，都在这个选择里，悄然埋下了伏笔。

“自荐”是我谋生的方式

小时候，在乡坝头看电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那枚大放光芒的五角星是乡民们的最爱。影片里经常有“连长，让我上！”“团长，保证完成任务！”之类的对白，这声音，比任何枪炮声都让观众振奋。

“牺牲”往往是奋勇争先者可能面临的结局，但无论光荣生还还是死得悲壮，皆是英雄。战斗故事片里，优秀的士兵通过自荐与机智勇敢让领导无法忽视，也因此走进广大观众心中。

默默无闻的小草少有人会注意，但若一株率先开了花，就会引来蜜蜂。它也许会被采摘插在瓶中，日渐枯萎，却终究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远行机会。

身为小草而开花，肯定心怀渴望与寄托，并非仅为取悦于人，亦或是传宗接代。成熟的种子盼望大风，风吹得越猛越好，飘得越远越好。远行，有时令人向往，有时也不免含些悲情。

结婚成家后，我出门打工，挤上车身斑驳的老式大班车，从车窗向外望去，看见妻正用手揉着眼角。那模样，与前不久她母亲送她出嫁时相仿，只是如今，送别的人换成了她，被送的人换成了我。

在建筑工地，第一天分派工作，有人自告奋勇，于是得到了心仪的活计。我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工头怎会知道我擅长什么呢？于是我被安排去端砂石打混凝土，一天要出几身汗，拿的却是最低的工资。

后来，负责钢筋制作的工友回乡探亲去了。这个岗位一般人顶不上去，得懂图纸、会计算才行。钢筋制作是房建工程的前置工序，工地进度因此几乎陷入停滞。一个负责端砂石的老大哥看见我每晚捧着作业本写些乱七八糟的字，编排也没有章法。他不识字，更不懂什么诗文，直说道：“洪儿，你写些什么狗屁东西？乱得跟鸡窝似的。”

这番“批评”竟然像长了翅膀似的，传到包工头耳朵里。满心焦虑的他连夜亲临工棚，找我谈话：“原来你是高中生，在这里算是有文化的了，钢筋制作这块就交给你……”

我在这活上手脚麻利又懂技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那位探亲回来的工友水平不及我，反倒成了我的助手。摆弄钢筋相比打混凝土轻松一些，工资还高一点。这些都得益于那位端砂石大哥的“批评”，我最初不过是被动接手罢了。

真正值得一书的主动自荐，发生在十年多后的瀑电营地。我的专长早就从制作钢筋转成了贴瓷砖。生性孤傲的我，一直与嫉贤妒能的工头不睦。工程接近尾声，他本想把我和其他几个他不喜欢的人一并辞退，碍于推荐人的情面，才又勉强安排我去砌檐台。彼时贴砖的活还剩五分之一，而我又是所有师傅中贴得最好最快的。凭什么比我差的人都还在贴砖，而我却要失去这份相对体面且轻松的“高级手艺”活呢？

砌石头这活，我不是不能干，可这处境就像苏东坡被贬到海南一样令人憋屈。古代贤人常身不由己，新时代的凡夫却能事在人为。于是趁推荐人路过檐台工地时，我赶紧放下手中的大石头快步跑到他跟前……这位推荐人是大包工头的副手，他见我神色急切，满脸意外。听完我的诉求，当即叫人把工头叫来一顿臭骂：“不会用人就给老子滚！”

事实上他俩本就穿一条连裆裤，是

多年的酒肉朋友。粗口互骂是常态，甚至是他们打招呼的一种方式。我那番近似告状的陈述里，含有几分王婆卖瓜的自夸，在他们眼中既卑鄙又掉价，有失谦谦君子之风。在金钱上打压敢于犯上者，是某些包工头的拿手好戏。后来我才知道，从那天起，我干的还是贴砖的活，领的却是砌石头的工钱，一天少了一块钱的收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虽维护了自己“贴砖高手”的薄面，经济上却得不偿失。

自荐于我，不过是件寻常的谋生工具，不用它不行，用了也难尽如人意。又过了几年，我在贴砖这行单干，不再需要自荐这招，取而代之的是谦虚。

“郭师，听说你手艺精……”

“哪里，谁说的？我只是做事认真一些，标准一些罢了。”

“是张姐介绍的，她是我的闺蜜，说你比唐二师做得还好。我本来还不信，结果我去她新房一看，果真名不虚传。你帮安排一下，看多久轮到我家？我家在七栋二单元，面积一百五十六平米。”

“我收费会稍贵一点。”

“正常。”

“我是手艺人，做事难免会有不周到的地方。”

“理解。”

当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真正欣赏他的人从来不会介意他的些许小缺点，反倒会被他的真诚打动。偶尔几句谦词，让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从来没有因无活可干而发愁，也未曾因收不到工钱而与人争执。

生命从哇哇啼哭的“天才自荐”开始，各自奔赴五花八门的世界，历经五光十色的生活。有人埋头读书，大学毕业后或许会给仅有初中文凭却当老板的同学打工，仅此一点，就让人很难去界定成功的含义。如今的世界，何止七十二行，何止七百二十行，又何止七千二百行！也许，在某一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便是成功吧。

成功后，若轻易骄傲，便是庸人。真正成功的人始终保持谦虚，这才是至高境界。反过来说，谦虚也只是成功人士的专利。有的人一辈子浑浑噩噩，除了失败，只剩骄傲。

成功不分大小，但愿人人都能拥有谦虚的资格。

母亲开的药方

母亲这段时间头昏的毛病又犯了，

吃了几剂中药仍不见效。村卫生室的医生建议她去县中医医院做个头部和颈椎的CT,好对症下药。

恰好我这几天没有工打,正对着电脑打字,听到了楼下母亲对妻子说起去医院检查的事。母亲本就晕车,加之头昏难忍,坚决不坐小汽车,反倒求我用摩托车送她。

在“求”,不是命令我,也不是叫我,我没有听错。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还在八岁时,每个星期天就跟大人们一道去三十里外的牛市坡背炭,一辈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如今老了,竟自觉卑微。

我连忙关掉电脑下楼。我不愿看见我的母亲因这份卑微而流露半分的可怜。载上母亲,我尽量把摩托车开得慢些、稳些,避免加重她的头昏症状。为了不冷场,母亲重复着刚才与二儿媳的谈话,闲谈间,县中医医院就到了。疫情长期困扰世间,让人烦恼,就医需要经过多轮检测关卡,才来到挂号处。挂完号,找门诊医生开了检查单,随后便去做CT。

两项检查的费用共六百元,母亲只带了五百,便向我借了一百。我说谈什么“借”。缴费后,医保报销下来只花了三百四十元,母亲和我都笑了,她当即把一百元还我,我也没有客气。二老的经济条件不差,母亲作为失地农民,自己出钱买了社保,这几年每个月能领一千多元。他们还帮纸火铺做点手工活,一年也能挣几千块。这些收入对于一贯勤俭节约的他们来说绰绰有余,除日常用度,还能存下些,说是留着将来分给儿孙。

原本需要等半个小时的CT片,没想到十八分钟就取到了。拿着片子找到开单医生,医生说头部问题不严重,七八十岁的老人头部有轻微脑梗塞属于正常现象。严重的地方在颈椎,母亲的颈椎已经反弓变形了,髓管狭窄压迫神经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这才是头昏的根源。医生问她是不是经常埋头做事。

“我爸妈从早到晚包被纸。”我答道。

这位年轻的医生不知道“包被纸”是什么,我解释说,就是把机器印制好的纸钱像装订小书一样包在类似信封的包皮里,五十页为一封,五十封为一提,做一提可以挣十多元钱。这活不费体力,坐着动动双手就能干,二老已经做了七八年了。

“以后包不得了。”这话,我与医生几乎同时说出。他补充道:“这样才

能缓解头昏症状,同时也要适当运动,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对身体不好。”听说我们要去村卫生室抓药,他也表示理解与支持。

出了医院,我特意选宽阔平顺的梨花大道绕路往村卫生室走。“坚决不要包袱纸了,就算钱不够用,也有办法解决。医生也说了,改变习惯加上适当运动,比吃药有效。”

“这批还有十提,得做三天,包完就不包了。不包袱纸我们的钱也够用。”

“三天的活可以分为十天来做,做得轻松些,不要那么急,你们年纪大了,还有基础病,凡事看得开点。就说我们,今年装修行情不好,好几户嫌我们报价高,生意没谈成,只得歇着。闲下来其他事情我也不想做,就想写点东西。”

“就是,没活路就安心耍,把身体保养好,你们两个一辈子也是磨安逸了,累了。”

听到母亲的这句话,我眼睛一热险些落泪。前些年我们每有歇工,父母见了总是关切地问:“今天没有做工吗?”在人生该奋斗的年纪,父母总怕我们虚度了光阴。如今我与妻子在工地上辛苦打拼了三十多年,能干的时候从来不停歇,晚上还经常主动加班。偶尔闲暇几日,心里总感觉不踏实。此刻亲耳听到母亲说出这般理解我们的话,我的心头满是感动。

我抬起泪眼,望向远方,刚才我向母亲解释为什么没有干活时,心头突觉伤感时,母亲的理解顿时变成一味灵丹妙药,让我释然——无论干啥,尽力了,就不会留有遗憾。

正想着,村卫生室已到。医生看了CT片和诊断报告,重新开了药方。

越过越西的六哥

生活平淡无奇,人们便格外津津乐道于那些另辟蹊径而脱胎换骨的人。六哥,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成功让我心生感慨:假如暂时沉寂的你注定会绽放光彩,终会有有一个地方助你破茧成蝶。而属于六哥的那个地方,便是凉山州越西县。

六哥早年跟着师傅学砌砖糊墙,学了几年,技艺几乎原地踏步。一同拜师的几个师弟们都能领工带班独当一面,他却只能跟着众人打打下手,做些杂活。

去越西的契机,是一个师弟带他前往当地为一栋单位宿舍楼糊墙。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习惯独自去楼顶眺望。时

值五六月，不远处的牛日河（又称：尼日河）边每逢天晴，便有妇女与小女孩在那里洗澡，皆赤身相对。男人们与男孩子洗澡的地方则在另一处，大多也都光着。两处界线分明，相隔一段距离，男的“露天澡堂”离在建的宿舍楼更远一些。

据六哥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越西尚显古朴，河水清澈无污染，当地人也随性自然，在河里洗澡大多赤裸，只有极个别人会穿条内裤，这情形与汉源八十年代的景象相仿。他总在午后去楼顶眺望，年少时少不更事，在家乡不曾留意这些，如今已为人夫却要登高望远看风光、思家乡，也顺带过一过“眼瘾”。

看着，看着，负责主体工程的当地民工午休结束，继续动工铺设楼顶刚性屋面的 $\phi 4$ 规格盘圆黑铁丝。一圈黑铁丝重达一百多斤，需三个人配合操作，一人按住铁丝的一头，另外两人躬身扶住黑铁丝圈边缘，顺着铺设的路线向前滚动，就好像推着一个铁制的汽车轮子。铁丝的间距设定为三十公分，铺到第二根时，按端头的那位换到终点，三人再将这个“铁轮子”抬三十公分，另外两位就这样不停地折返跑。这“铁轮子”分散不固定，活的，不好滚，滚动时歪歪斜斜，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累得两人够呛。

天太热，火辣辣的太阳正当空，刚铺不到十根黑铁丝，折返跑的两便摘下草帽扇风，已是满头大汗，不断向按铁丝头的那位诉苦。有一次，铁丝圈滚到楼房边缘时，因为“女儿墙”还没砌，民工没有控制好力度，“铁轮子”险些滚下楼去。惊叫声陡然响起，把坐在岸上光着白背脊的女人们吓得一个个“噗通噗通跳”进河水里躲起来。

六哥忍不住上前建议：“你们早上也是这样放黑铁丝的吗？怪不得效果不好，这么干也太费劲了嘛，我们那里不是这么弄的……”蹲着的那位没等他说完，便脱口骂道：“你哪里的人？关你毬事，你懂个锤子？”这看起来像工头的人，见六哥黑瘦猥琐，还时不时往河边女人那边瞟，早就看不顺眼了，恨不得松开手里的铁丝上前捶他几拳。六哥一时哑然，对方个个五大三粗。

刚性屋面施工，是采用预制空心板盖房屋屋面时的配套工序。我们当地的做法是将黑铁丝圈固定在一处不动，只需两个人即可操作：一个人只需像释放普通的盘圆铁丝那样，将盘圆铁丝理

顺，一圈挨一圈慢慢放出去；另一个人一边牵引一边反向旋转，让黑铁丝自然回直。这方法在我们当地人人都懂，即使有不懂的人，旁人也会主动指点。我从钢筋工做起，各种钢筋的手工制作方法早已烂熟于心，六哥在越西打工时想给对方提的那个建议，正来自我的言传身教。后来，冷拉低碳黑铁丝逐渐实现螺纹化、直条化，这样人工铺设的工作场景便很快消失了。

六哥从越西回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与我交谈时，他眉宇间灵光乍现，潜藏的聪慧被沿途的所见所闻彻底激发了出来。

“你凭什么嘲笑别人？你自己足够好吗？又该如何变得更好？”他这样自问，同时暗自笃定：真正的愚蠢，在于不肯学习，听不进建议；在于自以为是，动辄妄加指点；在于不愿意动脑筋，还总觉得自己吃亏；在于安于落后现状，得过且过。六哥说得有条有理，我有些吃惊，表面点头附和，心里却暗自不服。照他这番话，这些“缺点”我样样沾边，我简直就是他口中的蠢蛋。

之后他在工地上无论砌砖糊墙、贴瓷砖，还是支模板、扎钢筋，几乎都一通百通。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不仅活做得好还时有创新之举。比如那时汉源的刚性屋面施工，惯例是先铺设绑扎钢筋，再浇筑细石混凝土，最后才砌“女儿墙”。因曾看见铁丝圈差点滚下楼，他便向包工头提议，先砌楼顶的“女儿墙”，再砌第一层火砖时预埋黑铁丝挂钩，这样就成功解决了黑铁丝的固定难题，施工安全性也因此大幅提升。

倒退二十年，六哥很多地方都比不上我。可凭着爱动脑筋、大胆尝试和善于经营的特质，他早已是身家几百万的包工头。前些年我也在他承包的房建工地上打工，挣几个零用钱。他手里有钱，却总不把我的工钱一次结清，留些尾款，像缰绳一样拖住我。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老爱与六哥比较，只知道他从越西回来后便判若两人，最终成了一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后来，我决定不再满足于现状，不再无怨无悔地一直吃亏，决意“笨鸟后飞”与另谋出路。

人生不可以重来，也不允许假设。奥运会每四年一届，而人生却只有一次，容不得半点潦草。六哥当年在越西看见的，不是民工们笨拙的劳作，而是那个安于平庸、不愿突破的自己。他真正越过的，是困住自己多年的狭隘与怯

懦，这才是他脱胎换骨的真正密码。

那年在孝义

第二次与白哥合作，是两年后在山西省孝义市，依旧是在胡老板的工地上。

胡老板也是四川汉源人。2004年初，瀑布沟水电站营地工程告一段落后，他带领黑马工地的原班人马，跟随福建大老板前往山西“淘金”。那时的孝义比汉源发达不少，建筑单价高出一倍以上。

一班人马抵达孝义后，胡老板承建的“皮影院”摄影棚因筹备及施工几经周折，工程断断续续，最终沦为烂尾工程。福建大老板也就此一走了之。民工们大多来自汉源，千里迢迢赶来，如今口袋里连返乡车费都没有，根本回不了家。大伙做工时间少，耍的时间多，没有钱挣。胡老板看好孝义市的发展势头，决意耐心等待时机，自掏腰包垫付民工的生活费，确保留下的民工们吃住无忧。闲来无事，民工们便三三两两在孝义城乡闲逛。其中有几个好事之徒，见到当地喜鹊成堆与麻雀成群，就用钢筋自制了弹弓当起了“猎手”。他们手法精准，而当地的鸟雀此前从不怕人，人靠近了不飞走，如同活靶子，被打中的极多。

这伙猎手中就有白哥，他是退伍军人出身。后来，当地的鸟雀见到汉源人就四散飞逃，唯有他能机警穿插，再恰到好处地单腿跪地，一弹命中。一整套动作，颇有范儿。

其实，真正打鸟的就那几个人，其余的老乡顶多算是吃客，却被幸存的鸟雀误会了。从鸟雀以前不怕人的模样，便能看出当地人一贯的良善与可亲。农民在田地里劳作，它们在防护林上筑巢栖息，这和谐共处的景象，绝非一日之功。

我却连吃客也算不上，倒不是故作清高，只因那年我并未随队前往山西。

胡老板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此前几十万的投入终于有了回报。次年中期起，他承建的工程渐渐多了起来，还新增了两个工地，急需更多廉价的工人，我便是他年中回汉源扩招时招进的一员。

到山西后，我们在城里稍作停留，第二天便赶往山区的新工地承建一座洗煤厂。活多得忙不过来，所有的人除非自己主动腾出时间，否则再也没有机会在白天闲逛，更别说打鸟了。每当夜里热得实在睡不着时，大伙就天南地北地闲聊。其中有一个外号叫“小平子”的

青年前一年天天与白哥一起打鸟，前边说的故事，都是从他口中听来的。有人说他在吹牛，我却听得津津有味，深感社会上无事、无聊、无趣的人多了，便什么荒唐事都有可能发生。

洗煤厂建成后，九月我们返回城里的大本营才与白哥重逢。我和白哥在同一间工棚里吃住，之后自由搭档一起糊墙贴砖。与瀑布沟水电站黑马工地时一样，我们依旧是工地上最出色的搭档。

十一月后，几十个来自四川汉源的工友齐聚孝义五中建筑工地。天气已经很冷，狂风刮过树枝呜呜地叫，每个人都买了条围脖和能蒙脸的线帽子戴上，只露出一双眼睛。大伙一起走在路上，就像一支特务连。我们每天早去晚回，所有民工都住在烂尾的皮影院摄影棚里，单边要走至少二十分钟的路。白哥和我终日形影不离，往返途中总是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他格外健谈，说话幽默风趣，从工友口中得知我主张保护野生动物后，与我同行时他便绝口不提前年打鸟的事。有好事者故意挑拨，问他前年的弹弓还在不在？他回答早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北国深秋的田野宽广无垠，地里的绿色麦苗长势正好。傍晚时分，天边悬着一轮圆月，泛着极柔和的浅红色光晕。转瞬之间，红光褪尽，圆月更加夺目，宛若这世间难寻的巨型宝珠，在九天之上滚动，辉耀万物。一排排防护林叶子早已落尽，老远就能看见树杈上挂着一个旧竹篮似的空鹊巢。每当我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或远去，四周都鸦雀无声，偶尔会有一两只喜鹊在我们走过之后，如劫后余生般惊起，慌乱逃窜。

我与白哥那年相会于孝义后，便再未见面。偶尔向相熟的工友打听，得知他与我一样仍然辗转于各个建筑工地讨生活，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本县内。我们相距不过几公里，却因种种阴错阳差，相见竟比相隔天涯还难。

每当为野生动物的处境忧心时，我就祈祷，人们若能有像藏族人或孝义人一样的菩萨心肠就好了。

博大的自然如沉默的巨人，绝不会乞求人类停止破坏，也不会奢求人类的一丝赞美。这是那一年走在去孝义五中工地的路上，掠过我脑海的感悟。

如今的孝义，听说早已稳居山西县域经济实力榜首，想必比多年前更加发达靓丽，也更为人性化。我与它远隔千里，不知道此生能否故地重游。

老李的双井镇生活

□杨 青



这里确实有两口古井。

在沅江中游，有一个叫溆浦县双井镇的地方，这是我妻子的故乡。这镇子不大，人口却稠密。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置身于车流和人群中时，就咂舌于它的熙攘。

13年前一个冬日，我从四川坐火车而来。西北风呼啸而过，将双井镇上一株桐油树吹得哗哗作响。我从树上摘下一颗干燥的桐油果，使劲一嗅，发现气味寡淡，不似料想中那般浓郁。

在沅江上游，出生于凤凰县的沈从文曾在许多文章里提到桐油树，又说桐油果榨出油后，可刷在木船上用于防腐。木船轻巧灵便，载着橘子等土产顺沅江而下入洞庭、走长江，去往武汉、上海等地。这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即便充溢着生活的辛酸，依旧难掩诗意。

在数百年前的双井镇上，人们似乎对桐油树并不那么关心，却对镇子中央的两口古井呵护有加。

如今，在密集的街巷内，两口古井仍安静地存在着。只是，它们被水泥盖板严丝合缝地封住，既杜绝了孩童不慎掉落的可能，也把历史的波澜紧紧掩盖。昔年，双井镇之所以富庶繁华，有个重要原因便是镇上有这两口古井。井水清冽甘甜，纵使遇到天旱，水位也不减分毫。附近人家见状，争相取水酿酒，除自家饮用外，还纷纷开设酒坊，以此营生。

老李说，双井镇紧邻四都河，往日河水丰沛，水运发达，人们把酿好的米酒一坛坛搬上小船，沿

四都河南下，七拐八拐后，便到了溆浦县城。再往下走，就得换大船，经溆水折而向西，去往大江口镇。从此，这些米酒便投入沅江的怀抱，随之一路往北，畅销各地。

走出街巷，耳畔的喧嚣逐渐消散，眼前豁然出现一大片宽阔的稻田，稻田周围还密集栽种着橘树、枣树和柿子树。

在整个沅江流域，最有名的作物当属橘树。妻子说，她自幼吃橘子长大，每年深秋，农事渐缓，橘子便如得诏令一般，争相成熟。大人们背着背篓，沿橘园采摘，小孩子们跟在身后，顺手掰开一个，急切地塞进嘴里，酸甜适口，一年到头的等待就有了意义。

每株橘树上，人们总会留下七八个橘子。冬日里，万物凋敝，这些橘子是给鸟儿准备的美餐。过年了，这些橘子又拿来待客，亲朋上门，围坐在火炉边、沙发上、餐桌旁，各自吃着橘子，也各自诉说一年的甘苦。后来，沅江两岸的企业还开发了橘子罐头，这款本地特产包装简易，销量颇丰。

屈原在《橘颂》里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两千余年前，屈原曾流放溆浦，本地橘子的滋味他定深有体会。只是，橘子虽品格高洁，色味俱佳，却不耐严寒。2009年初春，寒潮席卷南方，不少橘树就没逃过此劫。

那时，妻子正读高三，眼瞅就要高考，却见自家橘树被冻死大半，她又气又急，眼泪簌簌地落下来。老李蹲在一旁，既不安慰女儿，也不说话和抽烟，连一声叹息也没有，只是一动不动地蹲着。

离稻田不远，是几幢灰暗单调的楼宇，远远望去，这些建筑显得笨拙疲惫，仿佛跋涉许久的老者。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建筑真与老人有关。如今，这里是一家敬老院。可令人诧异的是，多年前，这些建筑曾无比年轻，甚至年轻的只允许青少年进入。

敬老院曾是本地中学！我从老李口中得知了这个秘密。这或许不算秘密，可老李说出这话时，嗓音低沉，眼神闪烁，脸上还掠过一丝紧张。说完后，他又隐约发出一声叹息，只是这叹息声很轻，似在刻意隐藏什么。

四十多年前，方圆数十里内，许多

学子每日都会朝双井镇赶来。他们跨过四都河，穿过稻田，经过橘园，准时在此集结。在这些少年中，有个挺拔的身影每日都会从山那边远远走来。

这个身影就是老李。他的书包里，除了书本和文具，也常会出现橘子、糍粑和辣椒，所以老李的书包内不只有书香，也有清冽的橘香、浓郁的糯米香和闻一闻就流口水的辣椒香。在双井镇的中学，老李连续三年志得意满，门门功课都十分出众。人们都说，老李一家三兄弟，个个能干。老大行医有方，老二考入军校，老三文质彬彬眼瞅也要跳出“农门”。

这些话，乡邻们不厌其烦地说了无数遍，老李听在耳中，记在心头。有时，他也会暗自高兴，可又觉得有股沉重的压迫感从脚心升腾，窜遍全身，搅得他心神不宁。

高考前一日，老李端着一碗米饭往嘴里送，刚吃两口，碗里的雪白米饭上就溅上了几朵“红梅”，再刨几口，“红梅”就蔓延成了火焰般的花海。老李流鼻血了，几乎要晕厥。次日，经过医治，老李的鼻血仍时断时续。有人劝说，算了，明年再考。老李却不听，一上考场，他的鼻血再次喷涌，难以遏制。

放榜了，向来名列前茅的老李第一次尝到了名落孙山的滋味。那段日子，老李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从未多提。直到几个月后，老李似乎想开了，又像赌气似的，索性决定不考了。可是，他前脚刚离开教室，后脚又走进了教室。老李成了一名乡村教师，一边教书，一边种橘子。

几年后，老李结婚生子。说来也怪，他的鼻血再没流过。乡邻打趣说，是不是吃了媳妇剥的橘子，病就好了？老李听了，嘿嘿一笑。又过了许多年，老李回到了双井镇，在当地中学任教，还在这里建房置业，落脚生根。

老李是我在双井镇赶集的向导。

每隔七日，双井镇就会赶一次大集。每逢此时，附近七乡八镇的乡民都会聚拢于此，或买或卖，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当然，即便你什么也不买，只是逛耍一番，也颇有趣味。赶集日，人们纷至沓来，把原本就逼仄的街道塞得满满当当。吆喝声、还价声以及孩童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一个赛

着一个响，整个镇子如过节般，被一股浓烈的热闹和兴奋裹挟着。

有一次临出门时，我被老李叫住，他递给我一个老旧的大竹篮子，嘱咐我带上。又说，今日购买的一应物件，全得往里装，这叫环保。

到了集市，老李像变了一个人，原本内敛沉稳的他竟话如泉涌，笑逐颜开。“李老师”“老李”“李哥”“李伯伯”“李叔”……老李被无数个招呼声包围着，他是不少人的熟人，更是不少人的老师，甚至还是一家两代人的老师。

老李有点得意，眼里塞满了橘子、虾米、豆干、柿饼、糍粑、荸荠、泥鳅、粉条，以及活蹦乱跳的鸡、鸭、鱼。老李沉浸在这种场景里，一脸享受，甚至还会坐在集市的某个角落里出神。有时，老李也会想起香瓜和酸菜，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些炎炎夏日。

那年盛夏，老李戴着草帽拿着镰刀，在火热的日头下埋头劳作。地里的香瓜熟了，个个三两斤重，外皮是浅浅的黄色，凑近一闻，淡淡的清香有种魔力，能让人立马口舌生津。行人路过，喊一声“李老师”，老李一抬头，黝黑的脸竟把喊他的人吓了一跳。

一连十几日，老李都是搬运工，他把收获的香瓜从地里摘下，再用担子统统挑到市集。老李喜欢市集，更喜欢赶场的日子，因为赶场日买东西的人多，货品的价钱也高。

后来，老李靠卖香瓜挣了一大笔钱。我是说，那是厚厚的一大叠纸币，全是五角、一元、两元、五元的面额……当时，老李的二哥转业去了上海——那可是大城市，是人人向往的魔都！老李想带女儿见世面，但教书匠的工资只够糊口，去上海的盘缠怎么办？这难不倒聪明的老李。那年，老李开启春耕夏收模式，他把自己晒成“黑包公”，却让女儿穿上花裙子，漂漂亮亮地去了一趟大上海。

第二年，老李不种香瓜了，可他依然要去双井镇的集市，身旁还多了个青年。这个青年瘦小，话少，戴一副眼镜。当时，这个青年有个让人羡慕的身份，他是上世纪90年代的准大学生。

半个月前，这个青年考上了大学，但一贫如洗的家境，成了他求学路上的一道无形的关卡。青年找到老

李，打着哭腔喊了声“姐夫”，老李瞬间心领神会。次日，老李吩咐青年挑上担子，朝镇上出发，担子里装着酸爽的酸菜，也装着青年的前程。那些酸菜是老李亲手做的，酸得掉牙，可本地人就好这口。

在双井镇的街市上，青年埋着头，一言不发，死死盯着眼前的酸菜。老李看不下去了，一脚踹在他屁股上，吼道：“想读书，就得拉下脸！”几个回合下来，青年的屁股被踹得火辣辣地疼，只得扯起嗓子吆喝：“酸菜，卖酸菜，好吃不贵的酸菜……”多年后，这个青年成了县里有名的数学教师，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他当年的学杂费全是靠卖那几坛酸菜挣来的。

最近几年，老李没那么忙了。

他依旧爱去双井镇闲逛，以前走路，后来骑摩托车，如今开着小汽车。每次到镇上，老李都要经过四都河，再从养老院路过。每当这时，老李总会把脑袋一转，用眼角余光快速扫过那片橘园，瞥一眼橘园旁那个宽大的院子。我知道，他或许还没放下那年的高考，也或许早就放下了，因为他早已把自己的女儿，还有许多学生，都培养成了大学生。

老李退休了，有人问他，咋不去县城住？老李摇摇头，不说话。要是有人追问，你为啥就是不离开双井镇呢？向来温和的老李，就会在脸上掠过一丝愠怒，脱口而出一句：“这么好的地方，你也舍得！”

老李放不下双井镇，搁不下四都河。镇上的人他认识一大半，有开店的是他的学生，有卖菜的是他的远亲，有的只是混个面熟，但见面也要寒暄几句。老李说，沅江两岸的那些丘陵、河湾、田坎、山峦，都是橘树的沃野。他要在山中种下十亩橘树，每年秋天，金灿灿一片，那叫一个滋润。

我问，橘树不耐寒，遇上霜冻咋办？老李说，人有遇上难事的时候，橘树也有；人有从泥淖里站起来的时候，橘树怎么就不行呢？

好像是这么个理。人世间的事，哪有一件容易的。橘树历经四季，遭遇风雪，赌上性命也要发芽、开花、结果，这和人的境遇相似。只是，有的人在风雪面前怯懦，有的人迎着风雪远行……

父亲与一个说书艺人的一段往事

□ 杨绍淮



那是1999年下半年的一天早晨，我突然被一个电话从睡梦中惊醒。拿起电话一看，才五点半，来电号码陌生，我刚一接通，对方就抢先开了口：“喂，是杨总吧？哎哟，我终于找到您了！”对方声音浑厚，透着难抑的激动。

我问说：“这么早，您是哪个？”

“我叫周少稷。”对方答道。

“我们并不认识呀。”我说。

“我们确实不认识，但这不重要。”他的语气愈发热切，又说：“关键是找到您，我太高兴了！”话头一打开便如开闸放水，全然不顾我是否在听，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对方说这通电话是在成都人民公园打的，他昨晚在新茶楼新结识了一位做汉白玉雕塑生意的宝兴人，并偶然间从对方口中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竟高兴得让他整夜没合眼。今儿一早他就拉着这位新朋友来公园打电话，对方还连连致歉说打扰我的瞌睡了，是因实在是太过兴奋了。

宝兴县隶属雅安，盛产汉白玉，其材质细腻，白度纯正，当地生产制作的雕塑工艺品在市场很受欢迎。我们每年去广交会、昆交会参展，总有不少外商前来询价订货。

我追问：“您找我有啥子事？”

对方却说：“没别的事，就是为了找您。”

“既然特地找我，总归是有缘由的。”我又说：“您不妨直说吧！”

电话那头沉吟片刻，忽然开口道：“杨总，几十年前，你的父亲杨克举我喊他杨大哥，在我生死危难的关头，他曾救了我一命。可是事后，我便与他断了联系。几十年来，这件事就如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如今总算是找到杨大哥的后

人了，过几日我就到雅安来找您。”

他在电话那头难抑欣喜，我这边却是一头雾水。

我父亲已过世多年，走得也仓促，留下诸多未了的往事。何况他在世时，我不过八九岁，对大人的事了解得不多。我一时不知如何应答，只好先挂了电话。

果然，没过几日便有人寻来。一位老人由年轻人陪着，找到我机关宿舍的住处。老人性子爽快，一进门便用洪亮的声音自报家门，说他便是前日早晨同我通过电话的周少稷。他自我介绍说原是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的说书艺人，如今已经退休。又指着身旁的年轻人介绍道，这是他的弟子，专程陪他来雅安寻我的。

年轻人微笑着朝我点头说：“周老师是我的师傅，也是我们四川的评书大师……”话刚说了一半，便被老人打断了。

老人显然一直沉浸在激动与兴奋中，他说自己虽已耄耋之年，但老伴身体康健，膝下两个女儿早已长大成人，均在国家机关部门任职，自己的晚年生活幸福滋润。按理说，他该知足了，可越是如此，他就越是怀念“杨大哥”。因此，一得知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他便迫不及待地赶了过来。更重要的是，他近来身体抱恙，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了却夙愿——即使见不到杨大哥，也要见到他的后人。

他的弟子在一旁补充道：“师傅已病重许久，可刚一打听到您的消息，便不顾一切地赶到雅安来见您。家里人都劝他等身体好转再来，他却执意不肯。”

我感动地说：“虽说如今我也退休了，但父亲去世时我还不到十岁，且一直被送到雅安读书，对家里长辈的事知之甚少。今天这些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谢谢您告诉我。”

“要谢我就搞错了，要谢的人应该是杨大哥。”说罢，他便声情并茂地给我讲起了当年那段往事。

他说自家祖籍彭州，清咸丰年间，祖父曾中过成都府的举人，可到他父亲这一代，家道就败落了。他从小痴迷说书，16岁辍学后，便不顾家人劝阻，执意踏入了说书这一行。说书行当讲究远游四方，广涉世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共产党人，进而积极投身于革命进步运动。他传递情报、散发革命传单，与共产党人结成了知心挚友，却也因此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狱，受尽酷刑后才侥幸获救。即便如此，他仍坚守信仰，不改初心。194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解放曙光日现，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成都疯狂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特

务组织又盯上了他。形势愈发严峻，地下组织和朋友们都劝他尽快离开成都暂避。彼时局势紧迫、环境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涉共之事动辄以杀头、坐牢论处，不少人怕受到牵连，都对他避之不及。

恰巧此时，我父亲杨克举去成都办事。川军队伍里一位身为进步人士的中层官员得知他的险境后，便带他去找我的父亲，恳请出手相助。路上，这位朋友介绍说，我父亲杨克举当时是西康省宝兴陇东的土绅，曾担任宝兴县国民兵团副团长。他官职不算高，却正直善良、豪爽仗义，在雅安、成都一带有不少朋友，大家都尊称他“杨大哥”。

两人在旅馆见了面。四十多岁的杨大哥身形高挑，身着粗布长衫，五官清秀，瞧着像个书生模样，眉宇间却分明透着袍哥人家所特有的坚毅和刚强。听完朋友讲述自己的处境后，杨大哥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感叹道：“年轻人，肚子里有学问，别怕，来日方长！只是我家在宝兴的大山沟里，那里山高皇帝远，国民党反动派虽不易追查，但山里的生活清苦哟！”我听罢当即答道：“在成都天天提心吊胆度日，眼看命都快保不住了，还怕这点苦！”杨大哥听后随即吩咐我先回去准备，待他次日料理完事务，晚上在旅社汇合，后天一大早就启程回宝兴。杨大哥行事干脆利落，当即敲定此事。

见事情顺利办妥，朋友们松了口气，有人问杨大哥：“你明天仍打算走原路回雅安吗？”

杨大哥摆了摆手：“这你就别管了。你把一个好端端的人交给我，日后我保证还你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行了。”

翌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一行三人便从成都西出城，往邛崃方向奔去。沿途不敢走大道，专挑僻静土路穿行。在崇州城边一个早餐店歇脚时，杨大哥的随从轻声告诉我：“来的路上，杨大哥原本不是坐滑竿就是乘汽车，如今却要同我们一样靠双脚赶路，真是为难他了。早前在雅安歇脚时，好朋友约好在“西康饭店”为他摆酒接风，这回这饭局怕是也要错过了。”

说起沿途经过的地方，老人至今如同背书一般，记忆清晰，如数家珍。我们一行途经崇州、大邑与邛崃后，再翻过天台山，便进入了芦山的大川、太平和双河场，后又再翻过一座名为“垭子口”的高山，便到了宝兴的灵关。杨大哥在灵关有亲戚，当时亲戚留他在此地歇息两日，杨大哥也委婉拒绝了，次日便匆匆赶路。那天是整个行程中最艰辛的一天，从早到晚都在高山、峡谷与密林间的羊肠小道上穿

梭。直到傍晚，我们才抵达陇东。此行一行人已连续跋涉了整整六天。

陇东藏在大山深处，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两条河流从群山中奔涌而出，在此交汇。彼时杨家的院落十分雅致，不仅有一幢四合院，房后还矗立着一座碉楼，条件舒适且环境清幽。晚饭后，杨大哥特意到我房间嘘寒问暖：“陇东是个小山村，也时兴赶场。只是周边人口稀疏，赶场的山民大多是买些油盐与针头麻线啥的，办完事就忙着回家干活了，所以往往太阳还没爬到山顶，场就散了，远不如山外热闹。不过这儿民风倒也淳朴，你没事了就可以上街去走走，去和乡亲们聊聊。你不是说书人吗？正好可以从他们身上挖掘点你需要的素材。要是有人问起你的来历，你就说是远亲，不过对外地来的生人要留个心眼，多观察，少说话，不要轻易暴露身份。”这番贴心的叮嘱，让我这个城里来的青年人心里顿时暖融融的。

就这样，我在杨大哥家落了脚，这一住就是半年。

周少稷还说，在陇东的那段日子，杨大哥有两件事让他至今记忆深刻。一是他多次见到每隔二十来天或是一个月左右，县城的邮差就会给杨大哥送来一大摞报纸，据说都是杨大哥花钱订阅的。邮差放下就走，杨大哥却总是逐份细读，有时还静坐一旁沉思许久。大山里的读书人本就不多，那个年代能坚持读报的人就更少了。这兴许也是杨大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一种办法；第二件是那年中秋节，杨大哥把村里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乞丐都请到家中摆了酒席好生招待。席散后，杨大哥还每个人送了一大坨煮熟的腊肉让带回家。据说过年时也是如此。这些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天下有能力做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别人没做，杨大哥却做了，足见杨大哥人品。大概正是这些平凡细小的日常善举日积月累，才慢慢铸就了一个人的操行和人格。

周少稷的记性真好，多少年前的事了，还记得这般清晰。

紧接着，周少稷感叹道，自从那年在陇东与杨大哥一别后，便再未相见，这是他此生最为遗憾的事。

我告诉周少稷，我的父亲已去世多年。西康解放时，他曾积极响应刘文辉和平起义的号召，最早在陇东贴出了拥护起义的标语，带领民众自卫队阻击国民党溃军，并协助政府征粮、维护治安，还说服规劝了一个民族乡的武装头领，促成该乡的和平解放。我的父亲做

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首次参加全县治安、生产、筹粮委员会成立大会，便被推举为委员，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接见和表扬。后来，他曾一度遭谣言污蔑诽谤，受到不公待遇，好在政府复查后，已在多年前为他撤销了那些不实指控，恢复了名誉。

周少稷听了我的介绍后十分高兴，连连说了几声：“这就好！这就好！”

突然，周少稷拉着我的手走到窗前，表情神秘地说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我。老人回忆说，那年离别陇东时，我父亲送他到场口的铁索桥边，并塞给他一个包袱说：“我知道你的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人要养活。成都是大地方，生活开销高，这些日子你没说书，也没有了收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能帮你撑过这阵子。”周少稷说，他当时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包袱，想着自己与杨大哥素昧平生、非亲非故，对方却在生死关头救自己一命，此刻还如此关怀周到……刹那间，周少稷说他喉咙哽咽，在父亲面前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见此刻老人的眼睛又湿润了，我忙劝道：“都是过去事了，不说了！不说了！”

临别时，周少稷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杨大哥的后人，下次再来一定要带上家人。”

转眼到了2000年的6月，周少稷再次来到雅安与我相见，陪他同来的还有他的老伴和小女儿。那天他气色不错，坐下来不久便提出要请我一道去大众路的周记茶馆喝喝茶。去后才知，这家茶馆是他侄女所开。茶过三巡，他叫老板取来一本书赠我，我接过一看，是成都市群众艺术馆和成都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为庆贺其从艺六十周年特别编撰的《评书之子》。翻开首页，便见周少稷已提前签好了名字。

遗憾的是，周少稷这次回去不久，我便在《华西都市报》上面看到了老人离世的新闻。报道还提及，四川著名散打评书表演艺术家李伯清和一众师兄弟赶赴灵堂吊唁，为痛失恩师哭得撕心裂肺。至此我才知道，原来李伯清这样的评书高手，以及他身旁的诸位师兄弟们，皆为周老门下弟子。周少稷老人一生坎坷多磨，却艺高德重，重情重义，晚年更是培养了诸多出类拔萃的评书艺术人才，无疑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莫大贡献。

记得那日我放下报纸，然后望向窗外的远山，不由得又想起了父亲，以及深藏在大山沟里的小山村。忆及当年父亲对周少稷老人的侠肝义胆和热忱相助，再念起周少稷老人在小山村度过的那段日子，一股欣慰和敬重的暖流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

小河隔不开的故乡

□李 沚



很多年以来，在填写履历表的时候，我总会面对同一个问题，自己的籍贯究竟是邛崃还是名山？后来爱上文学，发现故乡是众多诗人作家绕不开的话题，是取之不竭的文学宝库，这又加重了我的焦虑，我的故乡究竟算在哪里？仿佛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我的文字就一直飘在空中，没有落脚之地。

我出生在原名山县廖场乡三村二组，读书、工作和生活都在邛崃，朋友圈也多在邛崃。名山的廖场和邛崃的临济接壤，一个隶属雅安，一个隶属成都，一个是山区，一个是丘陵。我的故乡在山区和丘陵之间。

我的出生地是个小场镇，位于廖场乡的边缘，场镇在这里，政府和学校却没在这里。上学时，去廖场学校读书得走七八里路，去临济学校却只需几分钟。我们村组的小孩大多在临济读书。8岁那年，我报名读一年级，老师嫌我个子小，不给报名。大概是父亲——一个村民小组长去说情以后才报上名的。长大后，我才知道临济学校占用的是廖场乡三村二组的土地。从这时候起，我才发现一个奇怪的

现象，就是两个乡镇的土地有大量交叉。

在很多人眼里，故乡穿镇而过的一条河流是廖场和临济的界河。小时候上学要涉水跨过县界，大学同学到我家玩时，调侃说这哪是河哦，分明是条小溪！是啊，这条河小到没有名字。小河经过场镇从上到下有四座桥，石梯步桥、预制水泥桥、条石桥和车行桥。我家就在中桥位置。车行桥在下场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的。常有外地人站在车行桥中间，不停地跨过去、跨过来，一会儿说到成都了，一会儿说到雅安了。外地人一到故乡，手机要么收到成都信号，要么接到“欢迎来到雨城雅安”的消息。我还有过这种记忆，打个座机要加拨“028”，打个手机要加收漫游费，所以慎之又慎，尽量少出话费。

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两个场镇并不完全是以河为界，我至今不确定具体分界线在哪里，只记得两岸都分布着廖场的土地，我家的承包地大多在貌似临济的区域。我曾经问过父亲，怎么种地种到临济了？后来，临济镇扩建街道占用大量廖场耕地，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也不会去关心这种跨地区占用耕地该如何调整指标，毕竟分属两个行政区域。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临济学校完成的，因为隔得太近，临济人也没把我当外乡人。初中快毕业时，我面临着是去邛崃还是去名山读高中的选择。去名山，我不仅要适应新的环境，还要研究如何报名，而去邛崃读书，老师全部包办，还帮我把户口转到了班主任黄老师的户头下。从此我变成了邛崃人，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仍然是名山人。

因为从小生活在两县交界处，接触更多的是邛崃人，所以我的口音完全是邛崃话，多年以后，一听到名山口音，我就感到特别亲切，还要问一下对方是

不是故乡人。“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种感觉很特别。

二

小时候，最喜欢的是赶场天，每逢二五八，四里八乡总会有很多人来到场镇上，让我的家门口变得异常热闹，还可以吃到一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在我记事起，乡亲们说的都是“赶廖场”。那个年代，小河两岸场镇加起来也不大，赶场集中在我家门口那条街和河对岸的半截街，那半截街居住的也是廖场人，我据此推断过，廖场建镇可能比临济早些。

临济街道扩建后，因为赶场问题跟廖场发生过一些冲突。这时期我还在成都读大学，关于故乡的消息多是道听途说。临济新街为了吸引人流，对商贩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还规定临济商贩不得到廖场摆摊。沿习多年的“赶廖场”传统即将被打破，廖场紧张起来，派出干部守在桥头，劝阻过河赶场的乡亲。市场经济的车轮终究挡不住，整洁的路面，亮堂的店铺，优惠的政策，吸引大量商贩很快转移到临济新街，廖场街道从此变得冷清起来。廖场政府为挽颓势，把场期改成每月四七十，但回天乏力，毕竟两个场镇人口总共就只有那么点。

在过去，两岸百姓流传着一个“盛大”的过年习俗。那些年的除夕夜，人们不管年龄大小，都会自发到条石桥两头，对扔花炮。大家口袋里虽然没多少钱，买花炮倒是很大方，直到买空场镇上所有花炮。大年初一早上走到河边，硝烟味道还弥漫在空气中，纸屑则深深浅浅铺满河坝，仿佛刚经历一场盛况空前的“战争”。这是两岸乡亲最热烈的狂欢夜，多年以后，变成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挥之不去的印记，极具年代感。

这条小河也带过给我们隔离感，最

突出表现在疫情时期。疫情严重的时候，我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指挥部有规定，非必要不离蓉。虽然故乡的小河只是形式上的界河，但我回乡实质上就是离蓉，就可能收到雅安指挥部要求申报健康状况的温馨提醒，甚至健康码可能变成黄码。听家里人说，最紧张的时候车行桥中间还设了挡板，人可以过，车不可以过。我没打听这是哪边政府设的，也许是联合设置的吧。

三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由于分属两个县、两个地级市，河两岸执行具体政策有时是不完全相同的，至少可能不同步，比如这边对村民建房控制要严些，那边要松些。两岸乡邻小聚时，交流的话题常常是你们那边咋要求的，我们这边咋规定的。正是这种不一致，让一些脑瓜灵活的人嗅到些商机。前年春节前夕，邛崃突然下令不准销售烟花爆竹，即使持有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也不行，对那些已经囤积了大量烟花爆竹的，政府全部收购。这个政策传到我的故乡，给廖场烟花爆竹经营点带来很大红利，临济人都要过河去买，让廖场商贩偷着乐。

在大抓特抓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时候，故乡又仿佛存在“两不管”的现象。下场口的车行桥本来并不宽，一到节假日和赶场天，桥上就摆满了摊点，直接把桥面变成了单行道，我回家过桥必须小心又小心，有时一堵就是很久。每次经过我都会嘀咕，这是哪边政府的责任呢？有时候，干脆把车停在临济这边，然后走路过桥回家。

随着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两岸群众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临济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远近闻名的柑桔之乡，廖场群众也跟着种起柑桔来。本世纪初，廖场背靠蒙顶山，广泛推广种植

茶叶，临济也发展起了大量茶园，使两岸成为名副其实的茶乡。

后来，也许是看见了廖场场镇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产业的发展壮大，廖场政府把驻地搬到了故乡。大约十年前，廖场政府在交界处新建方圆二十里最大的鲜茶交易市场，方便了两岸茶农，给百姓带来很大实惠。一到采茶季，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上，随时可见骑着摩托车前往市场卖茶的茶农，形成一道乡土味十足的茶乡风景线。市场上则挤满了装满鲜嫩茶叶的背篋，蔚为壮观，而地域特色明显的邛崃话和名山话在茶香飘逸的空气中交融，显得无比和谐。

在土地整理过程中，两个场镇越扩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前些年，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临济政府搬到了道佐，廖场政府搬到了黑竹，两岸百姓忽然发现被边缘化了，纷纷叹息生意没以前好做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常听家乡人诙谐地说故乡是三个“三不管”地带，名山、邛崃，加上附近的蒲江，言下之意是行政区划交界地带一般比较乱，管理起来要复杂些。我在宣传部门工作时，曾经接待过成都电视台“成都边界行”专题报道组，他们就专程到了我的故乡采访。其实，交界处也有特色和优势，不同产业、不同行情、不同语言和不同风俗相遇，可能就是机会。

如今，外地人初到我的故乡，往往会忽视这条狭窄的“界河”，还以为来到了一个大镇呢。故乡看上去就是个川西坝子少见的大镇，但稍微仔细点，就可以看临济场口立着廖场的街名牌。这条小河实在太小，永远阻隔不了两岸人民生活交流和融合。试想，如果两地政府从观念上忽略行政区划差别，携手共进，优势互补，做好“边陲”文章，或可在成都平原和雅安山区交界处打造出一个特色小镇，推动跨区域融合发展。

光阴碎笔

□李增勇



收拾餐厅的时候，目光被冰箱旁边的一根线痕吸引。

多年前，儿子还小，长个的年龄。我们就在墙上画了一条竖线，每到孩子生日，就让他站在这根线下，用卷尺测量个头，然后做好标注，惯例是左侧写时间，右侧写高度。记号之间的距离长短不一，看得出有些年长得快，有些年长得慢，就像树的年轮，或疏或密，在墙角盘亘成一隅剪影。

记录停滞在儿子上中学的年景，他个头跟我持平后长势还不停歇。再往后，个头还比我高一大截，我这个“矮爹”已经够不着给他量身高了，这条线不好再画。

墙上的画痕以及两旁的字迹，墨色已经黯淡，但在我的眼中，它依旧是一棵蓬勃的树，枝干是一根生命成长的“时光轴”，时间和高度属于这棵树的枝枝蔓蔓，缀连着一串串或懵懂或青涩的少年往事，也漫卷着烟尘深处林林种种的喜怒哀乐。以至于后来家中墙壁因为污损重刷，有些房间也贴上了墙纸，唯独这身高墙依旧保留着原来的样子。我们当年不经心，没有像其他父母一样，把孩子满月时剃下的胎发和每一颗换下的乳牙存留，作为他成长的物证，甚至连他小时候的照片也没有好好保存。

留住这面墙上的模糊墨痕，姑且算是留住了一些关于我们一家子的陈年记忆。

我曾经一度以为，那些用刻度记录孩子长大的日月是那么漫长，且是令人讨厌的漫长。总是盼望他快些长高，快些长大，快些念完书，然后去开启属于他的旅程。然而，突然在某些日子，儿子出门不再要我们背，不再让我们牵他的手，不再喜欢听妈妈唤他“宝贝”或“乖儿”，不再对我们言听计从，甚至要用仰望的姿态才能看清他“高高在上”的面孔时，儿子已经远漂在外要数月才能相见了……所谓的时光漫长，不经意间早变成了徒留怀想的白驹一隙了。

就在我盯着墙上这根线痕发呆时，手机提示音响起，儿子在微信里说，快放寒假了，元旦节就不回家了……妻子在我们家的微信群里发着泪雨滂沱的表情。我突然明白，标识时光刻度的“树”已经长大，眼前的一面墙终将在岁月里留白。

二

前些日子整理柜子，在抽屉里找到一个旧硬盘，边角漆色已剥落。正准备扔时，先插到电脑上看看是否存储有有用的东西，结果发现两份文档，一份是我写的二十几则日记和几封信，近两万字，文字和儿子相关；另一份则是儿子的习作和日记，也有几千字。

鼠标滚动，往事浮现。这些文字，是我的亲子教育札记，以及儿子的练笔短文。今天看来，啥经验、反思以及写作能力的提升，都不重要。那些基于事实的书写，价值远大于当初预设的目的。它们，是岁月纪事。可惜，我的年轻和儿子的年少没有叠加成时光路远的坚持，那些文字记录不到一年就戛然而止。望着电脑屏幕上的一片苍白，我内心一阵空落。这空，不同于餐厅墙面“时光刻度”上端的空白，那份留白后面，是勃发成长。而眼前的空，是对“虎头蛇尾”的讽刺，是无言的遗憾。

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那年，儿子远到几百公里外的一座城市读初中。那时候我们没有车，要乘长途客车才行，来去很

不方便，因此要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

期中考试后，儿子打电话通知要开家长会，让我把家里那套彩色的藏袍一并带上。原来是全国青少年声乐大赛，在那座城市设了分赛区，老师推荐他参赛。小学六年级时，儿子的学校举行小白灵歌手大赛，他一曲《青海湖》赢得了一等奖，袍子就是那次订做的。

到目的地，赶紧带儿子去进馆子。给他解馋其实只是表象，用一顿好吃的丰满孩子对父母的好印象，是天下父母的惯用伎俩，我也没能免俗。我不饿，扒拉几口就饱了。点燃一根烟悠然地看着儿子吃，结果被他罚了十块钱。这家伙自小就这样，见我抽烟就会罚款，小时候是一元，后来涨价了。好久不见，忘了这茬，只得乖乖交款。怪我脸厚喽，一直没把烟戒成。

那天晚上，父子俩一起睡在学校外边的小旅馆里，龙门阵讲到半夜，其实主要是他讲我听。聊老师、同学、吃饭、唱歌……反正是翻葫芦倒水罐地讲。我当时感觉，儿子懂事了，也健谈了。从他的絮语中，我还发现了过去不曾有的思想和见识。这，或许就是成长吧。

重读这些文字，我发现自己当年自以为是的浮浅。那时，我在甘孜援藏，儿子在外地读书，一家人难得相聚。儿子年少，且初出远门，孤独滋味被书山题海遮掩。那回我突然去看儿子，他应该是欢喜至极，熬着瞌睡给我聊天，或许是他潜意识地纾解平日的孤寂与思念吧。

日记里没有提到的是，后来儿子获得了赛区少年组金奖，入围决赛。不知道为什么，赛场设在俄罗斯，时间在暑假，儿子最终没有去决赛现场。莫斯科太遥远是个牵强的理由，家庭拮据是不好明说的借口，假期补课时间冲突也……客观原因“理直气壮”地罗列下来，儿子错过了一场决赛。今天再重新审视，其实错过的，岂止是一场决赛。

这件事情并没有消减儿子对唱歌的喜欢。不仅自己唱，还推荐一些好歌给我们。平日里看书累了，琴声或歌声会从他房间门缝里挤出来。每日饭罢，儿子洗碗时逢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哼哼唧

唧的歌声也总是相随。家里有个天猫精灵，常被他呼来喝去地唱这唱那。

斯宾赛说：“一个没有书声和歌声的家庭，是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儿子的歌声，让我们觉出惬意。

孩子没在身边时，我们会从“全民K歌”里听到他的歌。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在KTV嗨歌，他手持话筒技惊四座。歌声的优美搅动着我和妻子内心的五味杂陈。那些年，我们随意地忽略他的音乐天分，随意地过滤掉他的一些特长爱好，随意地替他作了一些选向决定……就像，随意丢失的一些旧年日记。

硬盘里找到的，还有一些照片，往事尚历历，时光已疏离。

三

单位例行体检，突然发现胆囊里的石头长大了。这颗顽石早几年就有，最初是一公分，连续几年都没有变化，也没有疼痛发炎症状，就没有理会。人到中年，谁身上没个小问题或小麻烦呢，动物体内还要长牛黄狗宝哩。这次检查，结石翻了个倍儿，咨询了不同医生，都建议手术摘除。这下我心里开始纠结：不做吧，迟早是个隐患；做吧，现在又没发病。腹部要穿三个孔，肯定不好受，我见过胆囊摘除手术后人的不良感受的。岳母当年做这手术，医生技术不过关造成手术失败，一个多月才出院，后面长期黄疸且高烧。后又到华西医院复做手术后才勉强拖了几年，最终还是因胆管堵塞造成肝硬化去世。父亲呢，也因胆结石，前前后后做了几次手术，先是保胆取石，再是开腹切除，最后又做腹腔镜手术。他痛苦不说，我们都乏了。

儿子那时已毕业，到外省实习试岗几个月刚归来。知道老爸身体出状况后，给我鼓劲打气，言说与其等将来发病再做手术承受翻倍的痛苦，不如现在处理人轻松。再说，趁他现在得闲，好护理我。

说干就干，父子俩驱车直奔市医院。挂号、住院、术前检查、各种手续签字，这些程序我轻车熟路。不过角色

不同了，过去是我陪同老人，现在是儿子陪我。各种手续办理、检查报告领取、买水打饭购物等等，跑腿的事情由他全权负责干，我则闲躺待命，乐得轻松。及后，从手术当日到出院回家，一直如此。日里夜里忙前忙后嘘寒问暖的，我初时有些不适应，后来就习惯了。使嘴呐喊同时，心中愧疚与欣慰都有。妻子感慨，如果没有儿子，她要上班还要照顾病人，几十公里两头跑，家里还有猫猫狗狗花草草需要侍弄，咋忙得过来哦！

刚术后不能进食，半夜，我饥肠辘辘。又值麻药劲过了，疼痛阵阵。母子俩这时在病房内泡面吃，昔日不屑一顾的泡面此刻香味冲鼻，撩得我似饕餮附身。我这个人，平素经不得饿，也经不得疼，躺在床上闭眼皱眉。儿子用一根手指摁在我的额上，对，是摁，不是抚摸，还带着力度横掠而过，仿佛我额头上所有的世间不平事，他都要一指平沧海。

“妈，老爸咋长皱纹了？”儿子说。
“你都这么大了，我们也该老了呗。”妻子的话，像远方的轻雷。

我没吭声，心里却在回应，这是时间刻在我额上的沟壑，是生命衰微的度量衡。它更像一根起跑线，线的前方，是老之将至，或病或随之。

出院当日，妻子来接，儿子开车载着我们，一家人谈笑不止。望着驾驶座上微笑的脸庞，几日没有剃须，黑线线的胡子趴在嘴角。想起我父亲早已须发苍苍，我的却日渐稀疏，三代人下巴上的风景各异，形成一组时光印迹，丈量着青春和老迈。

窗外的山和树像流动的幻灯片不停播放，日月流年仿佛也倏忽推移。想起一个名叫“衣戈猜想”的UP主制作的视频，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人都说生老病死，可生死之间何苦还要搁上个老病呢？

好想把自己变成一棵山间的树，生就是生死即是死，纵然老病，也无谓悲苦。

穿过隧道，家近了。儿子一曲轻哼，笑意弥散。

年轻、明媚，岁月伤怀一触即溃。

雨夜对弈

□冯淑芳



我可与你称兄道弟，
在你身边度过宁日。

——出自赫尔曼·黑塞《龙胆花》

檐水跌下。

其实没有“檐”。临街的房墙，不允许搭雨棚。可雨自由得肆无忌惮，从层层窗台的窄沿纵身跃下，织成一幅滂沱的帘。帘外雨丝斜斜地穿进路灯的光，把暖黄的光斑剪得细碎纷扬。天色乌沉沉压下来，对街的高楼在雨幕中影影绰绰，如一群披着灰袍的禅者，静静注视这方窄小的露台。

雨滴溅湿脚踝，夏末残存的燥热瞬间溃散，一股清冽直透筋骨。发梢与臂膀都蒙上薄薄的水雾，我与洞兄相视一笑，像两个偷入秘境的孩子。

“洞兄”是我对老公的戏称。他曾调笑自己的五官，源于在母腹中过于性急，轮廓细节尚未发育化开，就心急火燎以早产儿的身份来到人间。第一眼见他，历史课本上山顶洞人的插图毫无预兆地跳到眼前，直至与他的五官恰到好处地重合。我成为“山顶洞人”之妻后，“洞兄”便取代了他的大名。

我拈起一颗被雨汽润得发亮的卒子，“啪”地落在洞兄的棋盘上。“咔嚓——”，雷声忽地炸开，仿佛天地间一记响亮落子。他眉间瞬蹙，神色一时肃然。我轻声提议挪进屋内，他却抬手止住：“沾些水汽，凉快。”

此话倒提醒了我。天水不仅能消暑，亦可涤尘。墙角的夏兰早已谢了，几枝孤直的秃茎，呆愣地指向天空——不，那不是天空，只是半人高的阳台护墙。一些花叶零落成泥，原本藏在花盆后面或者墙根角落，雨水一冲，蓬头垢面的样子实在不忍睹视。墙头瓶罐叠累，多肉肥厚的叶掌托着雨珠，摇摇欲坠；三两株虬曲的海棠盆景，也在雨中静默如墨笔勾勒的剪影。雨水顺着叶梢滚落，渗入砖缝。花台是红砖贴面，朴拙得像一阙未经雕饰的旧诗，可惜砖隙间积了岁月的尘垢，雨水洇湿，墙面上浊流蜿蜒，让风景黯淡。

这雨来得恰好，若能借这场天水的洗涤，把花台彻底濯净，岂不两全？连月酷暑，照顾花草的辛劳让我疲累不堪。从卫生间提水到阳台打理，如此密集的花盆一一刷抹，不知用了多少清水和汗水。洞兄日日忙碌挣饭票，哪有心思帮忙打理！即使夜晚在此啜茶小憩，也是断断看不见满台的泥垢，或者假装看不见满地的污渍。恰巧今夜洞兄得闲，这场雨算天赐良机！此刻不打理，更待何时？念头一起，竟如藤蔓疯长。风把小拱门摇得像醉汉，却始终不能把我的念头拽回来。我的棋子有些心猿意马，屡屡被对手攥住破绽，丢车失炮。棋路自此失了章法，城池连连失守。

连赢两盘，洞兄眼角的细纹里浮起淡淡的笑意：“几年不下，生疏了？”他一边点烟，一边揶揄。烟圈从他指间袅袅升起，那张被我戏称为“山顶洞人”的面容在淡蓝的烟雾里朦胧了几分，竟透出某种远古的温和。我望着他，竭力诚恳地点头：“几年不下，洞兄开窍了哇！”

他显然受用，塌鼻梁扬起，微眯的眼里闪过一星微光。我瞥了眼花台：“夜深了，怕惊扰邻居。”

“再来一盘，尽兴才好。”他声音里带着老顽童的央求。

对志得意满的人，欲擒故纵是最温柔的套索。我抿嘴轻笑：“光下棋无彩头，终归少些滋味。”

“赌啥？随你！”他果决直爽。全然忘记前些年我们的象棋大战如何从昏天黑地的厮杀中戛然歇菜的。

那年，我偶然获得一副精美象棋。看惯父亲自制的粗糙棋盘和棋子的我如获至宝。然而，入门级的棋艺怎敢去江湖上显摆！我抚摸着棋盒，低三下四地哀求，洞兄，来吧！收你为徒！将家传所学都毫无保留传给你……彼时，他正迷斗地主。我俩经常蜷在床上，一副扑克在手，几张百元红票在被窝流转，豪掷出赌场的风起云涌。我说，你如果不拜我为师学象棋，就不能修炼出高雅男人胸中丘壑的智慧，就只能在斗地主的低级趣味中，浸泡成一个没品位的粗人。我说，大敌当前，英雄举棋若定，一将定天下的影视镜头你见过没？哪个俊杰不是从棋局中获得升华？身为男人，你好意思不学棋？

“马走斜日象行田，车走直路炮翻山……”棋桌每每敲得震天响。为了调动他学棋的激情，我套用法家严明，奖惩有度。比如，输棋洗碗，输棋拖地，输棋买菜……画风通常如此转换：洞兄砰然摔下棋子，或灰头土脸地走向洗碗池，或蔫头耷脑扛着拖把拖地又或唉声叹气奔菜市而去……我则优哉游哉躺平沙发，追着韩剧“仰天长笑”……如此多日，我兴致尚高涨，徒弟却半途弃学。好言恶语，再劝不上棋桌。我反思自己以强凌弱有错在先，只得无奈把棋子锁了起来。

这回自然不能再重蹈覆辙。输了就打整阳台，这样的赌头绝不能先亮出来。不然他的心理阴影被唤醒，掷棋而去咋整？

我故作抓耳，沉吟良久道：“不如一局定胜负，输家满足赢家一个心愿，如何？”

“输家满足赢家一个心愿！”他抑扬顿挫地重复一遍，嘴角的坏笑漾开，那张脸忽然像从万古时光里漫出了一抹光亮。

“你可别耍赖。”连赢两局的底气使洞兄的话音能把地板砸出坑。这“坑”到底会坑谁？

我不作声，只顾低眉顺眼，摆棋。棋盘上的水渍映着灯光，明明灭灭，像谁悄悄眨着眼睛。

……夜半，雨还在下，长街入梦。输了棋的洞兄戴着竹帽，披着雨衣，在阳台上窸窣窸窣地扫扫刷刷，夜色黯黑着他的脸色。

时间是万物共享的维度

□张春禄



“老张家”的微信群里弹出消息，是小妹正在分享着照片。隔着屏幕，我看到了父亲久违的笑容：在甲居藏寨青灰色石板垒成的方形露台上，他静静伫立，左手扶着石壁，右手拄着拐杖，一顶黑色波斯帽遮住了软塌的鬓发。他笑得毫无防备，宽松的外衣裹着的瘦弱身躯，反倒衬得面颊愈发饱满。身后，错落的碉楼掩映在郁郁葱葱的山林里，一片柔软的云自蔚蓝的天幕中缓缓垂下，将山林浸成深浅不一的绿。几缕薄雾轻笼藏寨，像给父亲的笑容镀上了一层柔光，恍惚间竟透出一股颐养天年的安然。时间仿佛在此凝滞，我屏住呼吸久久地凝视着画面，指尖悬在屏幕前忘了滑动。忽然，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父亲三十多年前的一张旧照：那时的他壮实得很，方脸剑眉，风吹得衬衫的一侧鼓起，另一侧紧贴着他刚健的身躯，意气风发。可衰老却仿佛是一瞬间的事。在岁月的长河中，年轻人从来不会懂，衰老的日子竟如此漫长，每一步都可能夹杂着病痛，或是其他深沉的羁绊。人生晚景，欢喜与苦涩竟如此分明地各据一端，像天平的两侧难分伯仲。

原来人老了，日子就显得格外长。病痛也跟着缠上身，甩脱不得。高兴的事有，难受的事也有，

掺和在一块儿，分也分不清了。父亲的笑意就那么薄薄一层浮在脸上，底下藏着些什么？这是我一直想要探寻的，却始终看得不真切。还依稀记得，父亲曾在铺面里挺直腰板算盘打得震天响的样子。花椒的红、茵子的黄、贝母的白、账本的灰，在他身后铺展成一幅沉淀了四十年的老画。

这幅画里，自然有母亲的身影。母亲退休后的日子像一条被拉得很长很长的丝线，一端系着孱弱的父亲，一端系着同样走向暮年的老铺面。父亲的身体俨然像一幢被风雨蚀透了的老屋，关节变形、脊背佝偻，却仍固执地守着那间铺面一步也不肯离开，那是他一辈子的营生。木柜台被他的手肘磨得圆润光滑，几个大麻袋里散发出花椒和干茵子的香味，一年比一年浓。母亲成了铺面里的影子：清晨八点打好酥油茶，晚上十点卸下卷帘门。父亲常蜷在柜面后头那张小床上，一条厚毯子胡乱搭在腿上，盖着那对肿胀如馒头的膝盖。花椒味儿和茵子味儿混着药膏味儿，浸透了这间承载了父亲大半辈子心血的铺面。他们就在这样的气息里，静静挨着每一个晨昏。

去年五一，小妹那边要母亲临时帮忙照看小孩，母亲一解下围裙就准备动身，可父亲却像在地生成了根。那间铺面是他经营了几十年的“疆土”，三节柜台、一柄电子秤，连阳光照进来的角度他都烂熟于心。让他关店，无异于让守夜人离开灯塔。没人放心留他独自在老家，我和小妹劝说许久，父亲听罢只“嗯”了一声，最终竟欣然应允，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母亲抱着外孙女出现在视频里，小家伙胖嘟嘟的小脸像一坨软乎乎的面团，跟儿时的小妹生得一模一样。屏幕这端的我，忽然就被回忆撞了满怀。父亲上回住院的记忆像道旧伤疤，裹挟着年老与病痛扑面而来，时时提醒我：原来这样平淡如水的日子就是幸福。

那是四年前的九月，白露已过十

日，天气转凉。夜里肆虐的狂风贴着窗棂呼啸而过，把秋意割得又深又重。这个时节的川西高原，天是澄澈的淡蓝，草原黄绿相间层层叠叠，仿佛有人把夏天的余烬和秋天的寂寥搅揉在一起，再泼洒在大地之上。再过三天便是中秋，我们一家的团圆地却是市医院。9月17日这天，我的父亲第四次被推进手术室。一周前，他发作的痛风像失控的野火蔓延，导致足部伤口持续感染溃烂，不得不切掉两个脚趾。可痛风的“火舌”并未收敛，又很快窜至小腿，炎症致使整个右下肢肿胀发亮，他连站立都成了奢望。唯有切开小腿清除脓水才能缓解这锥心蚀骨的胀痛，父亲本就孱弱，不适合使用镇痛泵，我实在不敢想象，他要如何扛住这份剧痛。医生发来清创前后的照片：第一张里，小腿外侧纵切的二十厘米伤口上，外翻的肌肉纤维呈暗红色，像被蛮力撕开的旧毛线；第二张上是，坏死组织剝除后，森白的胫骨赫然暴露，骨膜上还沾着几粒淡黄的脓苔。那几天我一闭眼，这两帧画面就如两块烧红的烙铁轮流摁在视网膜上。我实在难以将这残破的肌体与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父亲联系起来。麻药苏醒的间隙，我看到他整个人都在发抖，右腿膝盖也因痛风肿块持续的疼痛而无法正常伸展，他却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然而，术后磨难远未结束，感染就像一场不肯停歇的雪，越扫越厚。右下肢的脓水不断渗出，炎症根源不明，当缝合的伤口只能被再次逐层揭开时，一股甜腥的腐味扑面而来。医生说，每天都需要打开伤口清理脓水，直到炎症彻底消退后才能重新缝合。那段日子，父亲每天都在赤手空拳地与疼痛肉搏。这般清理多日，感染也未曾缓解。医生告知我们，父亲小腿的肌肉量本就少，跟腱功能不佳，即便炎症消退，这条腿也很可能彻底丧失行动能力，最优方案是截肢以切断感染源。

医生的建议让母亲泣不成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敢毁伤！”父亲怔

怔地望着天花板，良久才开口：“锯了腿，我还是我么？”。那两天，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来回踱步，仿佛要把地板踩出一条回家的路；父亲则把脸埋进枕头，听着心电监护的滴滴声，那声音像极了命运的倒数。最终，他们却用轻而笃定的声音选择保守治疗：“哪怕只剩一层皮，也想留个全乎人。”病情危重时，父亲经历过一次心脏骤停，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时，家里人甚至开始筹备后事。然而经过了五个多月的保守治疗，命运的剧本突然改写，感染指标竟然一点点降下来，父亲奇迹般地好转起来。虽然他的双腿依然不能行走，腿部肌肉也萎缩得不成样子，加上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像一根细细的晾衣杆支在被单下。好在他胃口渐渐恢复，气色也日渐回暖，连和母亲拌嘴也有了力气。母亲嘴上唠叨，终究心疼，一边嗔怪，一边给父亲递上饭碗和汤匙。

出院那天，母亲把轮椅推得飞快，恨不得立刻回到那方天高云阔的川西老家。父亲也总记挂着他的铺面，连外孙女麦子都留不住他们的心。这样也好，再深的羁绊也要留一道缝，好让风能吹进来，扯得太紧反倒成了束缚。每个人的人生，终究只能独自走完。春节回家，见父亲胖了一圈，脸颊有了健康的血色，只是依旧改不了喝白酒的习惯。母亲骂他：“再喝！我就再也不管你了！”父亲嘿嘿一笑，抿一口酒辣得嘶嘶抽气，却仍咽得痛快。我问他：“苦不苦？”他眯起眼，像望着很远的地方：“苦啊，可苦里能尝出甜味来。”若说铺面是他牵挂的根，那白酒则是他的精神慰藉，终究戒不掉。冬日的阳光从落地窗斜斜地射进来，像层金色的薄纱笼罩着他瘦小的身躯，有细细的灰尘在光晕里翻飞……我忽然懂了，父亲背井离乡独自在川西闯荡的这些年，对故土的眷念和经营铺面的酸甜苦辣，早已在他心底交织成了一条崎岖陡峭的路。而白酒的辛辣与醇厚，让他得以在这条路上活成最真实恣意的自己。

后来，我和三三带着麦子回了老家给父亲过生日！把蛋糕拎进门时，父亲还在念叨：“实在没必要，我也不喜欢吃！”声音低得几乎被风扇嗡嗡声盖过。我没接话，只轻轻掀开盒盖，蛋糕上面写着“当地小有名气的好爸爸”，父亲霎时没了声响。我欢喜地把蛋糕捧到他面前，像献宝似的晃了晃说：“你看，这几个字特意给你的。”父亲依旧沉默地看着蛋糕，眼角的皱纹却悄悄松开一道缝。我把蛋糕捧到他手里：“拍个照片做个纪念吧。”我拿起手机，父亲竟十分配合地抬起头，双手稳稳地托着蛋糕，紧紧抿着的嘴略微动了动，漾开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麦子这时踮脚帮插好蜡烛，一支是“5”，一支是“7”。火苗刚一点燃，麦子就奶声奶气地拖着长音唱起生日歌来，她还一边拍巴掌，一边欢快地招呼大家跟着一起唱。温暖的烛光洒在父亲粗粝的脸上，他分明是开心的，笑容一直挂在嘴角，还取出窖藏的酒给自己和三三各倒了一盅。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晃动，他说：“就一杯。”酒液划过喉咙，他咂一咂嘴，像把那句没说出口的“生日快乐”，一同咽进了胃里。

那一年，中秋与国庆撞了个满怀，我们带着父亲四处散心。来到察尔村口，这地方多年没来，竟修起了醒目的牌楼和沿山栈道，朱红漆木为小村添了抹亮色。父亲拄着拐杖站在栈道入口望向远方，栈道贴着山壁盘旋而上，中途有一处全透明玻璃露台，踏上去恍若悬在山林云雾间，顺着栈道往上走，能登上一座四面通透的圆形高台。正午的阳光直直泼下来，大地蒸起腾腾热气。麦子的嘴被晒得起了皮，她伸出舌头舔了舔，又灌下一大口水。我们往山的阴坡走，远远望见察尔村新修的塔子，白石塔身，四角飞檐，在蔚蓝天幕映衬下格外庄严肃穆。风一过，廊檐下的铜铃便叮叮当地响，把整座山谷敲得又空又静。

在察尔村稍作停留，我们便载着父

亲向大山深处驶去。汽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父亲贴着车窗望着忽远忽近的山脊忽然叹了口气，他说自己很多年没有过来了，年轻的时候背着麻袋徒步走到附近海拔很高的一个村子，那里有平坦开阔的牧场。他还在当地的农户家收过贝母，再拿到集市上售卖，来回一趟要耗上几天。如今开车前往，不过十几分钟便到了野人寺。野人寺的锥形白塔群静静地伫立在山脚下，阳光下的塔尖像镀了一层金，发出耀眼的光芒。寺外的石头上刻着红绿蓝黄的藏式经文，颜色浓得像要滴下来。小河轻轻淌过，水声潺潺，蜿蜒流向远方。父亲兴致渐浓，提议我们去立次村看看。车子拐进土路，沿途可见野鹿在山间觅食，羊群像被风刮散的云，散落在路边与山坡。牧场上的野花肆意地开放，紫的、黄的、白的，像是谁打翻了一盒水彩。立次村村口零零散散地立着几株老树，有的叶子已经掉光，却挺直了腰板倔强地指向天空，树干粗得需三人合抱，皲裂的树皮缝里嵌着风干的苔藓。父亲扶着车门缓缓下车，用拐杖头轻敲树干，沉闷的声响仿佛从遥远的过去传来。

回程时夕阳西斜，山谷里的影子被一寸寸拉长。父亲靠在座椅上，眼皮虽沉却仍指着窗外说道：“有时间，再带我来。”我握住他枯瘦的手，掌心那层常年磨出的硬茧像一小块不肯风化的岩石。车子转过山口，晚霞将整座高山熔成金红，父亲的脸庞也被镀上了一层亮边，仿佛所有疼痛都被这光暂时收走，只留下一个还想再走远路的老人。

父亲不饮酒时，总带着一副温和沉稳的模样。我们曾多次劝说他到雅安生活，他总能列出一连串理由拒绝。可我知道，那间铺面就是他的全部，那里有他相识的人，有熟稔的事，更有他耗尽半生的坚守。作为雅安人，父亲却把大半生都给了川西。他每日开门迎客，进货、搬货、卖货，周而复始，铺子里的花椒、茵子与烟酒的气息交织，对他而

言，也许这就是活着的滋味。从最初的无名小店到“惠丰糖酒”，再到如今的“龙源商店”，招牌换过三块，父亲守在柜台后的位置却从未挪动过半分。柜台后那张宽方凳，恰好将他嵌进了岁月里。他像守着一方再也走不出的港湾，又像一座灯塔固执地亮在川西高原的风里。

父亲曾在北京当过兵，因做得一手好菜，顺理成章地成了炊事员。退伍后，他本来可以在雅安找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却阴差阳错地辗转来到了川西高原，从此便一头扎了进去。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做起了生意，他的生意也如他自己的性子一般不温不火，既没有像隔壁邻居家那样发展成中间代理商，也没有壮大为大超市，期间铺面还数次遭窃。尽管如此，这间铺面还是对我们一家三十多年来的生计所系，是安身之基，承载了太多的喜怒哀乐和起起落落，稳稳为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已在雅安工作十年的我渐渐明白，他守的从来不是铺面，而是一棵深植在川西高原上的树：根须扎进土里，枝叶才够得着天。树挪了会死，人挪了会散。于是，我再也不提“接你们去雅安”的话。就让花椒和茵子继续在麻袋里沉淀，让糖酒的香气继续招呼着来来往来的川西儿女，父亲守着这间铺面，像守着一座灯塔，也守着我们的来处。

时间是万物共享的维度，每个人的的一生都可标注诸多坐标，父亲的人生坐标只有一个：铺面门口那方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旧柜台。它不长也不宽，却足够丈量三十载的晨昏和一个家的晴空。父亲用三十三载的“慢生意”把一间寻常铺面活成了高原上的坐标。他或许从未抵达过世俗意义的“远方”，却让一家人在他坚守的半径内拥有了最辽阔的安稳。所谓“成就”，不过是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不可替代的归宿。铺面是父亲的围城，也是他的宇宙，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尊重这份固执的坐标，并在它的光照下，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雨城寻梅记

□ 乌 枝



又是一年梅开时。

蜡梅，既是农历岁末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树，也是新历岁首最撩人情怀的一种花。宋人有诗云：“冷艳清香受雪知，雨中谁把蜡为衣？”经受雨雪的吹打，蜡梅的芬芳总是如沙漏的细语般悄然降临。

雨城腊月，走在旧城区的老街，寒风催赶着步伐。忽然，一股若有若无的暗香窜入鼻息，深深一嗅，便心中有数。遂不用多想，循着香气，拾级而上，很快便瞧见了一丛金黄的灌木。

果然是蜡梅开花了。只见几株蜡梅在朔风中轻摆身姿，对生的单叶不时飘落，露出细长的枝条。三五条花枝大多刚刚萌发花芽，一些膨大的花芽正在爆开，发出一缕幽香。更多被黄叶遮蔽的枝身，还在努力生长新枝。待到秋叶凋尽，蜡梅的浓香方才彻底释放。

须得等一等，再等一等，那稍显漫长的绽放连同它渐渐释放的香芬才会一同牵萦人心。

小寒过后，我再去访那几株初开的蜡梅，只见叶子已然多掉了些许，花朵仍多半含苞待放。早先开得较好的几条花枝已经遁去，徒然留下折痕。剩下的细枝生长缓慢，似有未开先败之象。于是我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便想去别处找寻蜡梅的踪迹。本地一佳友说，雨城市区不植梅，看成片的蜡梅须去成渝一带，那里的街头常有成捆成捆的蜡梅在卖，说着就转发来相关的新闻图片，非常夺目。然而，在雨城度过了阴雨绵绵的深秋，满目又是严冬的枯藤老树，我怎能不早日就近去寻一树灿然绽放的蜡

梅？雅城雅人又怎会不在某处种一树蜡梅而专等人来寻呢？

怀着这样的盼望，我四处打听，才听说雅安中学天井处倒是有几株蜡梅，学生们打扫公区时还抱怨落叶一直扫不完。果真是渴望一夜长大的孩童，在最不会伤春悲秋的年纪说着最稚气可爱的话，可我怎么敢去校园叨扰他们青春的好梦？我又听说新华街朝雨城二中方向走，路边也有几株，也有人说往张家山、熊猫绿岛、北纬30度公园去寻，亦有可能遇见。打开手机地图导航一查，这应该是一条理想的寻梅路线。

行路不难，趁着天晴的一日说走就走。从老城区出发，路过川农新校区门口，径直上张家山。上山的入口，便见左侧山坡有一排低矮的蜡梅树。枯黄的树叶尚缀满枝头，交叠的枝叶间隐约有一些花苞冒出，自然也有淡淡的花香飘来，但因山体护坡工程的阻隔，我无法近前查看细貌，也难辨其品种，便只好不多做停留，继续往山腰走。岂料一路无花，山顶除西康博物馆前有一株孤零零的蜡梅外，便再无芳影了。

于是我下山前往第二站：熊猫绿岛公园。这座开阔的公园位于新老城区交界处的水中坝岛上，也不用刻意去寻，十来株蜡梅分别散落在公园几个角落，在晴朗的冬季颇为醒目。只不过它们的树势都较弱，仅与人齐高，显然是新植不久且树龄还小。开花散枝，有待来日。

我再往北纬30度公园寻去，一路上东张西望，却再不见蜡梅了。倒是候鸟的叫声愈来愈清晰，萦绕在青衣江畔。沿着熊猫大道东行，青衣江大桥附近的岸边早聚集了不少行人，还有卖鸟食、玩具的小摊贩。伴随一声声清脆的鸟鸣，洁白的红嘴鸥画着美丽的弧线盘旋而来，瞬间叨走了市民投喂的面包或幼虫。另有一些赤麻鸭、骨顶鸡等水鸟凫泛在江面，显得悠然自得。这情景不能不引人沉浸其中，好生惬意。但歇息片刻后，我还得继续去寻我的蜡梅。

转道北上新华街，我往雨城二中方向走。小区里果然有几株高大健壮的蜡梅树，树身的低矮处布满了剪痕，它们显然被移插到居民的家室里继续芬芳开放。另有一些够不着的花枝则探出墙外，伸展到路旁，低垂在空中，让路人也能一睹芳泽。不过依旧无法近观，甚至不便驻足久看。

我终究寻不到我想要的那一树蜡梅么？

眼见寻梅不遇，欲打道回府之时，一阵湿润的雅风携着一股清爽的馨香扑面而来直入胸腔，许是心诚则灵，这一树蜡梅等到了它愿盛开的人，它就这样来到我的眼前，让我不得不把脚步停在这里，凝神细看。只见灰褐色的枝丫上攒满了鳞芽，芽鳞如覆瓦状排列。黄豆般大小的花苞从叶腋长出，蓄势待放。更有数不尽的蓓蕾全然开放，散发出馥郁的芬芳。不同于先前遇到的那些蜡梅，这一树蜡梅花被的外轮与内轮几乎一色，阳光挥洒在上面，蜡黄的尖瓣显得更加明亮，就连花蕊也洁净得和花瓣融为一体。朵朵蜡梅里里外外没有一点杂色。间或有几片半黄半绿的枯叶在顽强地宣示存在，也无法遮掩这一树蜡梅花开得勃勃生机了。

这才是我要找寻的蜡梅。就是这一树蜡梅，它绽放在宣和主人《腊梅山禽图》的绢本上，绽放在鲁迅《朝花夕拾》的三味书屋旁，绽放在胡德夫隔海弹唱的《乡愁四韵》歌谣中，也绽放在余秋雨《文化苦旅》的文章里……，此刻也正恬谧地绽放在雨城的腊月——我的眼前。

或许这就是小城的魅力。雨城并不以蜡梅闻名，城区种植较多的是海棠、玉兰、杜鹃、山茶以及各种桂树等，但这里的气候、土壤和水文也欣然容纳零零星星散落各处的几株蜡梅，并且滋养得如此之好，就像容纳与滋养我这般的异客一样。只要有人认真去寻，它就会来到你的面前。只要在这里认真工作和生活，雅安就不会辜负人。

站在这一株蜡梅面前，细细回想它的前世今生。

蜡梅起源古老，是第三纪孑遗植物，作为我国本土植物，国人对它的认识了解却很晚。抛开无从稽考的传说，最早蜡梅只被农夫砍作柴薪。直到唐代尚没有定名，民间多唤它作黄梅、腊梅。“黄梅”是强调它的花色，“腊梅”则是强调它在腊月开放的花期。到了北宋，蜡梅入诗家之眼。先有黄庭坚作的《戏咏蜡梅两首》，后有苏轼作的《蜡梅一首赠赵景貺》，更有《蜡梅香》词牌名出现，于是“蜡梅”之名开始常见，既强调了花如黄蜡的颜色，又强调了花如蜂蜡的质感。因此，“蜡梅”也被现代植物学用作正式学名。而

“腊梅”作为一种最常用的别名，仍流行于民间。我以为，学院知识与民间智慧从来并行不悖，两种写法各有源流，都不为错，有关“腊梅”与“蜡梅”正名之争可以休矣。

得益于“苏黄”等人的书写推崇，蜡梅在宋代便成为一种观赏名花。当时士大夫家中流行插梅，乃有花农挑着蜡梅进城贩卖。南宋张镃有诗为证：“道旁方讶扑人香，金蓓花开满担装。尚有松钗挂枝杪，买归偏称插山堂。”

范成大还在《范村梅谱》里介绍了蜡梅的三个品种：“以子种出不经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谓之狗蝇梅。经接花疏，虽盛开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开，色深黄如紫檀，花密香浓，名檀香梅，此品最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沿用了这一划分，同时指出蜡梅花的药用价值有解暑生津之效。

若逢灾年，蜡梅花还可聊以果腹。明代《救荒本草》中有载：“味甘，微苦。救饥采花焯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这自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食用，更多时候还是拿它来窖茶酿酒。

清人爱梅，不逊于宋。蜡梅既被五溪苏灵评为盆景用材的“十八学士”之一，又被《镜花缘》纳入“十二花师”之列。康熙年间，河南鄱陵的蜡梅更是名冠天下。时至于今，蜡梅仍被广泛视作绝品寒花，令人难以忘怀。

值得一提的是，古时“腊”与“蜡”二字通用，如“腊月”也作“蜡月”，“腊梅”也作“蜡梅”。很多时候，“腊梅”不单指在腊月开放的黄色蜡梅，也可能指各种颜色的梅花。因此，翻检古文献，要辨明其中所载“腊梅”或“蜡梅”具体指向何物，需要详加考察，以免张冠李戴。如杜牧所谓“越嶂远分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中所指的当是腊月开的梅花而非蜡梅，因为两年生的蜡梅实生苗通常不会开花。

这便不得不谈及蜡梅与梅花的区别了。古人早已指出“蜡梅本非梅类”，就像熊猫不属猫类，鲸鱼不属鱼类。蜡梅与梅花虽然都是先开花后长叶，都开放在腊月，且散发芳香，但并非植物学上的同种。我国常见的蜡梅属于蜡梅科蜡梅属，而梅花属于蔷薇科李属，两者既不同科也不同属。此外，蜡梅与梅花还有诸多明显差异，例如花色蜡梅以黄色为主，而梅花则有白、粉、红等多种

颜色。又如花期，蜡梅与梅花的完整花期有所交集，但蜡梅早于梅花开放半月至一月。又再如果实，蜡梅是蒴果，没有可食用的果肉，而梅树结出的梅子既可以生吃，又可用来酿酒制醋。

相比种类繁多的梅花，自成一科的蜡梅属种极少。它孑然自立，无需招朋呼友，结为一群，只伫立在严酷的寒冬静静开放，也适宜于一个人静静地品赏。

眼前的这一树蜡梅，正散发出阵阵浓香，直教人陶醉，令人想起陆放翁的赋诗：“痛饮便判千日醉，清狂顿减十年衰。”如此浓烈的花香，定然有香魂长驻。如若冒昧窥探，那半开半合的花瓣间必有一位矜贵的精灵，刚刚尚在小憩，适才被雅风唤醒，正连连打着哈欠……随后又就着露珠洗漱，拭花药粉妆，再披上黄澄澄的衣裙，俨然是寒日里最靓丽的花神。

这一副蜡黄的妆容自古就令人沉醉。相传南朝刘宋时，几片蜡梅花瓣飘落在寿阳公主的额尖，顿时显得娇媚无比，由此兴起一种“蜡梅妆”，也即较早的一种“花黄”。未出阁的女子多用此妆，于是衍变出“黄花闺女”一说。没有蜡梅作妆时，“黄花闺女”多使用含铅的物质搽脸化妆，时间长了便会加剧肤色的自然变黄，也就成了所谓的“黄脸婆”。这些颇有污名女性之嫌的旧词如今都已被淘汰，很少使用。而我自爱那一种颜色，那是来自山野林泽原初的颜色，是祖父祖母躬耕农亩的颜色，是守着心爱的人儿一同变老的颜色，也是我数十年生命最深的底色。

我爱这蜡梅的一抹黄。

清凉的寒风夹着雨丝吹打在脸上，犹如蜡梅的花瓣轻快掠过，把我从遥远的臆想中唤出来。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蜡梅的香芬也淡了下来，我身上倒是动弹得十分暖和了，青衣江畔海鸥的叫声又仿佛回荡在耳边。我知道，它将要离去，我不能挽留。蜡梅是花神，而我在人间。

嗣后几日，听人指引，又去了川农校园内的老板山看蜡梅，也欲效仿时风折几枝半开未开的蜡梅回家，然而左挑右选，都不及深植我记忆里的那一株，于是作罢。在这个漫长沉闷的冬日，在每个辗转反侧的暗夜，自有一股深处的幽芳悄然来袭，遂带来最美最好的安宁。

记忆里又见水津渡上小儿郎

□杨秀康



四川盆地西南部的突出地带，岷江与大渡河之间，是青衣江流域的核心区域。青衣江干流的雅安段，其支流羌江上有平羌渡、宋村渡、麒麟渡，支流周公河上还有澄清渡、周公渡，此即著名的“雅安五渡”。干流过“长河坝”后，在一处名为“水津关”的陡峭江段，还藏着另一处渡口，这便是“水津渡”。

在江河湖畔生活的先民，因生产生活所需，往往会在临水之处择地设渡，以利往来。渡口的出现，让原本阻隔的地理空间得以连通。

“水津渡”依山傍水，因“水津关”而得名。渡口靠山一侧，紧邻水津关、梅家隘与梯子岩一线的陡峭悬崖，沿崖上行至“黄家漩”，便到了渡口尽头，前方骤然开阔，姚桥坝子的景致就此铺展。在临水一侧，便是流淌亿万年的青衣江，江面碧波悠悠。立于梅家隘垭口四望，近处可见草坝、大兴两片平坝区，周公山、蒙顶山等峰峦错落其间。极目远眺，峨眉山、瓦屋山等远方群山的轮廓亦隐约可见。

地质研究显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末期，青衣江流域受地壳运动影响，产生多地质断层与褶皱现象，致长河坝一带崖壁陡峭，绝壁上仅见鸟道猴踪和赭红色岩石上灌木与藤蔓等植物星罗棋布地垂挂……古人在草坝一侧临山脚处设卡，名曰“水津关”，扼守着古道要冲。如今，关卡遗迹已荡然无

存，唯有省道305公路紧依山崖穿凿而过，路面由碎砂石铺就，曾有一段时间雨天坑幽泥泞，晴天黄沙飞舞。

若前往渡口，需先穿过公路，再走下一段紧邻岩壁的土路，继而踏上一段被突兀乱石挤得狭窄、被无数足印磨得坚实的砂石路方能抵达江岸边。耳畔传来潺潺流水声，那是江水吮吮江岸礁石而奏响的亘古乐章。江边沙地开阔平坦，江面在此处豁然铺开，视野顿时开阔。江边稳稳地立着一块天然巨石，顶部砥平，约三尺见方，与江岸形成一个平缓夹角。夹角上游的水流，平展如镜，过江人无需借助木梯或桥板，可直接从巨石顶部跨步上船，如履平地，动作一气呵成。这巨石，便成了渡口最鲜明的标识。

从前的雅州府到嘉定府，陆路与水路大致并行，交替延伸。出原雅安的城关东门，过澄清渡、大兴场、水津渡、草坝场，再上羊脑坪、下水口场，翻越竹箐关抵达洪雅，又经夹江一路前行，最终抵达乐山。干流江面上，数不清的竹筏、木排、木船摇曳穿梭，稻谷、麦粒、油菜、蚕豆、棉花、陶器、纸张、布匹、烟草、茶叶、桐油、丝绸、药材、铁器等等物产，被一一装进筏船之中，山一程、水一程地运往四面八方。陆路红砂石上的每一道车辙，都曾回响着马帮奔忙的驼铃声；水路渡口上的每寸跳板木纹里，都珍藏着船工们吼彻江面的号子。

人到中年的先父，被李希霍芬的文字勾去了魂魄，这位学者曾写道：“他们在街上溜达，进戏院、逛商店，似乎在尽情享受生命赐予的最好的东西。在雅州府待一天！——这是我一路上都在乞求的事。”李希霍芬在书中提及，雅安虽处山区，却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于是先父携妻带子，从故乡的清流河畔出发，最终落脚到青衣江边，从“十年九旱”的老家，搬到了水津关、梅家隘附近的山区谋生。

初识水津渡时，我还是一个懵懂顽劣的孩童。

记忆中的水津渡，未经人工雕琢修饰，古朴宁静，寄托着我幼时的梦想。我曾用作业本折过小纸船，纸船里会塞块小石头压舱，又一路小跑到垭口，扒开半人高的灌木丛，望着山崖下的青衣江用力将纸船抛出去……只见纸船晃悠悠地落进江心，在粼粼波光中飘荡，随波远去。我立在垭口高声呼喊：“纸船、纸船，你快漂，漂到天边不回来！”

赶大兴场或进城，若要过江，必过水津渡。山色空濛，群山在夜雾中沉睡。早行人借着崖间洒落的熹微晨光，纷纷往渡口赶。三三两两的过江人，有穿青布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草鞋的，亦有打光脚的……有人背着满背篋的山货，也有空着手赶路的，人们如蚁群般列队朝水津渡走去。

记得第一次见到渡船，我惊讶得合不上嘴，心想这船可比我折的纸船不知大了好多倍。对岸大兴场的船老大，不知何时早已把那艘平底木船划了过来，他用一根长竹篙插进江底，让船头紧咬住巨石边缘，船仿佛懂得人的心事似的，稳稳当当地停靠在江边。这船大约两丈多长、五尺来宽，船身还搭着一顶竹蓬子，像一头水牛卧在晨色渐开薄雾缥缈的江面，专等过江人乘坐。

船老大是个满嘴白胡子的大爷，他常年戴着顶褪色的“撮箕帽”，穿件洗得发白的青衣布衫，身材五短却敦实，脸庞被江风刮得像熟透的板栗壳。同船的一位大叔介绍说，大爷是“浪里白条”，撑船的手艺好得没话说，大家尽管放心。船老大蹲在岸石上，不紧不慢地补充道：“等客人大致坐满，就撑船。坐不下的，就赶二趟船，反正保准都平安过江。”

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坐船，我怯生生地坐在舱内的小木凳上，心口像揣了只小兔似的砰砰直跳，兴奋与紧张在胸腔里搅作一团。不知等了多久，舱里有个干部模样的人站了起来，说他急着过江去办事，希望大爷能赶紧开船。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就听见大爷一声吆喝：“过江咯！开船，开船咯——”那尾音拖得悠长，悠悠凝进了波光里。突

见一只水鸟猛地扑棱起翅膀，疾速掠过江心，朝着大兴坝的农家方向飞去。

我站起身，从舱中人群的背影缝隙望向船头，只见大爷稳立于那儿。他先把快燃到指尖的叶子烟扔了，随即双手攥紧竹篙，一提一挺，“唰”地拔出稳船的竹篙。他又横举竹篙，用顶端的铁尖头往身旁的那块巨石轻轻点了三下，巨石竟像会了意，轻轻就将船头的边缘板推开。我感觉到木船已缓缓离开大石上游处水域，稳稳迎着江流冲击，逆水而上。我侧过身，将头探出竹蓬，只见水津关到梅家隘的山崖倒映进江面，山影搅起一圈连一圈的涟漪，总是荡不尽又散不开。

渡江前后不过一支烟工夫，我还没平复心头的担忧，就听大爷高声吆喝：“靠岸咯！大家把细点，一个一个嘞挨到下船。”我紧跟着母亲钻出船舱，踩着其他大人的脚步先踏上船板，再跳下船尾，双脚稳稳落在了江右岸的沙滩上。走过沙滩地，翻过鹅卵石镶砌的江堤豁口，再踏过一段红沙石铺的官道，就望见鳞次栉比的瓦屋顶与那棵据说有三百岁的黄桷树的身影了，我便知大兴场快到了。想着场镇上那些五花八门的物件，我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

往来渡江的次数多了，大爷渐渐认得了我。后来我胆子大了些，船至江心时会偷偷帮着他摇桨。都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大爷见我手脚伶俐，便主动和我说起许多陈年往事。有回他讲起己丑年的冬天奇寒，他说那时尚年轻的他划着自家的打渔船正在渡口摆渡，这时来了一群年轻的军人，个个头戴红五星军帽，背着行囊，扛着钢枪，还打着绑腿，南腔北调地说着话，却排得整整齐齐，急着要过江。他们说是要抄近道经大兴场，渡周公河去接管雅安城。军人们的衣裳虽有些破旧，但个个精气神十足，脸上写满了自豪和自信。大爷说，那天他虽然累得够呛，但心里暖烘烘的。

有时候，我去大兴场卖山货，还能在船里听见大爷放开嗓子唱：“棕色汉茶垒成墙，高过了东方山岗。雅州女子的温柔，比湛蓝的江水还长……”我听

不懂，他便说自己早年背过几年的藏茶包子，去过康定东关。老人指着头顶湛蓝的天空，又说：“娃儿，你看这些白鹭，身轻羽白，是教人要洁身自好。崖上闹得欢的麻雀画眉，是教人要歌唱生活。”他还说，跑渡口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会发现对岸的天地宽得很。

后来我进城上学，有一次返程坐船渡江，上岸后才发现自己没带船钱。大爷一扬手说：“读书要紧！”便免了我的过河费。

记忆里，渡口两岸竹木叠翠，瓦屋茅舍间炊烟袅袅，满是诗意。大兴坝子、草坝坝子与姚桥坝子的田野上，翻滚着农作物的金色浪涛。庆祝丰收的欢歌回荡在周公山、蒙顶山的山坳间。岁月无言，碧波有声，水津渡用自己的“眼睛”见证了无数走近它、路过它，抑或远离它的身影。

下了梅家隘，通向渡口的那条羊肠小路荆棘丛生，让我既爱又恨。每每出山，心情飞扬，可一上垭口，山路陡峻，便需手脚并用。船舱里弥漫着旱烟与汗水的味道，也混杂着粗朴的俚语俗话，这般气息与声响，让我既厌恶又迷恋，好在那些沿途的青草与灌木丛，曾承载过我对山外生活的憧憬。沿途被雨露浸染过的那些野棉花、牛筋草、艾蒿草、灯笼草……芬芳过我的布鞋底、胶鞋底，乃至后来的皮鞋底。

时代疾驰，水津关与水津渡渐渐被疾驰而过的车流掩盖或遗忘。

水津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一石一砂，都曾记录过我童年的欢跃与哭泣。这里是我认知山外世界的启蒙地，更是梦想的出发地。后来我在多个城市间辗转迁徙，每当迷茫缠身时就会想起水津渡，想起当年大爷的叮嘱和帮助。我总忘不了他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叶子烟味儿，这位老人从鼻腔里呼出的不仅仅是叶子烟味儿，还有勇敢刚毅、信念坚定的人生气息，老人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人生中的一个个“渡口”。

如今的我已阔别水津渡多年，不知那块曾伴我成长，将我送向了远方的巨石命运如何！如今我每念及这片旧地，总会想起它的平坦与开阔。



今夜的故乡（外三首）

□ 曹纪祖

今夜的故乡就是雅安
无论是明月如水
还是细雨绵绵
一种温暖在心中泛开
蒙山的清茶那样甘甜

青衣江流走我的旧梦
那些往事 那些思念
雅安的女儿如此令人动容
朗月般的笑还照在心间

我庆幸曾经生活在这里
如今已离开得有些久远
这方水土 一草一木
都让我梦绕魂牵

我能历数雅安的珍奇：
大熊猫 红军渡 高颐阙 白马泉
清溪的风 汉源的梨
茶马古道西风夕照
马帮的铃声仿佛还在耳边

要不要让枫叶再把激情点燃
二郎山篝火映红沉醉的夜晚
芦山的石棺与姜庆楼可还安好
地震过后我还有访古的心愿

今夜的月色浸染着山川
沿江行步音乐般舒缓
藏茶村 红豆谷 牛碾坪 桃花山
美丽雅安有美丽的容颜

其实我最担心雅安的诗人
会不会忘情之后总是失眠
心中乡情 笔下诗情
纸上风流是文化的名片

对着镜中笑我早生华发
青春只浓缩为一声轻轻的呼唤
往事如梦 年华如烟
记忆中还是个翩翩少年

达维桥

达维桥是一座木桥
它的木质无比坚实
它能承载沉重的历史
承载那一段铁血的记忆

两岸山峰如此险峻
桥下水流湍急汹涌
想象红旗下千军万马
会师的战士含泪拥抱

镜头拉回当年岁月

我们仿佛置身其中
站在桥头喊一声同志哥
高原此去前途如何

一同走进两河口会址
出来已经留在史册
有些故事无人知晓
险象环生充满传奇

我们追寻当年足迹
万水千山何由虚构
夹金山有它特定的含义
岂止是白雪皑皑风光秀丽

不能用轻佻的画笔点染山色
娱乐的世风让诗也惭愧
达维桥的木质有生死脚印
历史的遗迹怎能随意翻新

漫漫征程步步惊心
每一步都是
人性的坚韧，血色的凝重

安顺场

大渡河流走多少往事
安顺场留下一个日子
一段永不剥蚀的历史
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

石达开在这里失败了
翼王亭迎着山风哭泣
红军在这里胜利了
渡口有确切的记忆

去看看那座强渡的指挥楼吧
多少年前的岁月就近在咫尺
石墙依旧，木梯依旧
望风口应看得见当年的战事

炮声隆隆，想见轻舟，想见弹雨
想见河水汹涌，想见阻敌惶急
想大渡河逝者如斯，而

惊涛拍岸，仍激扬着英雄的名字

奔流不息的大渡河啊
你浓绿的血色有凝重的情义
是非成败，叹息或者仰止
最该记住，那些消失的名字

望鱼古镇

猫喜腥，所以望鱼
石化的眼睛还盯着周公河
山形依旧，河水清澈
潜藏的鱼儿游过千年

这是保存完好的古镇
没有商业的花式扭曲
二百米石板路铺陈历史
茶马古道是街的尽头

街巷的店铺招牌依稀
庭院中有阁楼与门匾
石缸有苔，盛着清水
这是老宅应急的祖传

一切皆好，古镇如古
居民大都移住新街
只有自制披萨与咖啡店
才是小镇时髦的新宠

用手机扫描往来的游人
定格一个小孩快乐的笑容
年轻的创业者正在直播
把小镇的现场向外界述说

我曾在雅安工作和生活多年
如今才着意前去造访
舍近求远是人性的弱点
故地重游多么感叹

我想望鱼不如钓鱼
该把长线抛进茫茫人海
不知道哪条鱼儿愿意上钩
那才是冥冥中注定的偶遇



时间的信物（组诗）

□ 钟 渔

是 我

皆过于缥缈了——
在蒙顶之巅
浏览碑刻，抑或在茶神殿的香火中仰望
一杯茶饮的起源

最相宜，人在草木间
白衣女子在茶垄间穿行，互相点缀春日
禹王宫里，诵读声响起
失意的人想起了海棠的味道

有人上山下山，在饮茶与饮酒之间
翻手为云，是否喻示着
藏于泥土背后
俗世里的诗意唾手可得？

这是一棵茶树的请求
他日，恍惚的片刻，请取
三五片甘露，投于杯中
那些旖旎的春日，就会浮出水面

——“微风中的新叶是我
细雨中的新叶是我”

甘露，雨水的隐喻

春分逼近
人世的苦涩与甘甜
之间，雨水的隐喻更倾向于后者

跋涉千里万里的人
此时，坐在蒙顶之上
酝酿一场崭新的十里春风

尘世有过重的酒气和辛辣
有人只爱绿茶，略苦
的喉咙，急需一次回甘的波澜

把大雪推回昨夜，有一种寂静
比雾还近

把甘霖洒下，解救
漫山桃李的芳菲与甜腻

多好，不冷不热的春分
正在将我们徐徐啜饮

绿陶，火焰中的原野

每个植物的影子里都有
黄金，这辉煌的影子

把原野煅烧，冶炼出孔雀石
粗砺的双手塑造出清澈，朴素
和柔美的腰肢

古老的冶炼术，在等待火焰的
回声，它在回声中持久地窑变

在绿色中变幻出新的色彩
橘色，蓝色，褐色，黄色……

火焰结束。它把黄金再次埋藏
灰烬的静默里
你触摸到了奔腾的马匹，和缤纷的流水

拯 救

无数带着火苗的箭簇，射向天空
预期中的雪渺无踪迹
无数双手挥舞在一起，点燃一个夜晚

“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
但此刻，我们坐在同一座城市
咏叹调里的巷子
也有和心跳一起回荡的星空

坐在星光里的人们，侧耳倾听
“有人经过我的灵魂”
——他人的诗歌，正在将我们拯救

时间的信物

我曾深陷
门外的绯红，深陷琉璃的灯盏
那是时间留给我的信物

从何时开始的？书本
悄然凝结成霜
瓶中的梅枝，渐次枯萎
以及，一群鸽子飞过，留不住天空的影子
我是怎样参与其中，松开双手的？
我不知道

我们曾经互赠的流水与琴音
零落，成泥，成疾
虚化掉洁白的过往，吐出
墨绿的寒气

两块石头在暗暗较量
坚硬或柔软
——这折断的箭矢，无解的谜题

我多想回到过去，可
时间，你把信物收回
将我抛洒在无止尽的动荡里

□ 聂振生

蒙顶茶，
春天里最诱人的甜蜜

山影掬起花期
布谷声淹没了春雷
茶香压斜蝶翅
寂静空出几只鸟影
茶篓里
蓄满了宋词里的春光
采茶女的耳环
晃动春天的消息
纤手探进云雾里
采撷茶芽

青葱的茶芽
噙着蝴蝶的体温
茶香
逗留在鸟雀的呖语上
鹭鸟的翅膀
扶了扶暮色
鸟影摇落茶树的霞光
蒙顶茶香
把蜜蜂绊了一个跟头
茶树遮住雷电
蝶翅拍打心事
溪流圈起梦乡
茶香
压沉碧波里的月亮

鹧鸪声里
溢满了蒙顶茶香
风铃声
趟过月光
蟋蟀从诗行里的草色跌落
甘露茶香
变幻着时光
蝶翅上
铺开星空
茶香
落入了心谷

一杯沸水迫切的心情
温馨着时光
舞动的一瓣瓣蒙顶山茶
是浮动的诗行
花香、鸟鸣
搀着一抹蒙顶山茶香
茶香
捡起古道的驼铃声
如蜜样浓醇的茶水
荡漾着从容的时光
一滴茶
放大了岁月

清明纪事（组诗）

□ 许 兵

清 明

晨露把月光钉在青衣江的滩头
父亲弯成一柄蒙顶山脚下的旧犁头
布谷鸟掠过时
所有坟头都竖起了耳朵

麦子灌浆声惊醒了沉睡的碑文
露水在碑面写下族谱
有人拾起整座山的倒影
沉甸甸、盐味星光坠入
去年新翻的垄沟

蛙吟唱祖先的姓名
而萤火虫提着灯笼
在名字与名字之间
校对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族谱

惊 蛰

蚯蚓在红壤深处丈量茶山的体温
梨花突然裂成三千个白瓷盏
蚂蚁驮着云影迁徙
犁铧反刍着夜色里的咸味

木窗格推开青苔的印
石板路映照水渍书写的春天
雨水打湿旧茶经
芭蕉叶卷走整座村落的呼吸

月光在丈量二郎山的重量
惊蛰的鼓点正穿过
茶虫蛀空的二十四节气
而檐下的陶罐依旧保持着
接住雅雨的姿势

茶 事

茶芽在蒙顶云雾里打捞山色
采茶女指尖坠着露珠
为每片叶子盖上
春天那枚湿润的邮戳

山坳里摊开的茶经
被风翻至甘露那一章
归燕啄落的星屑

在老竹篓里发酵成白毫

当第一枚芽尖在盖碗中苏醒
村庄便浸入
沉浮的韵脚——
是母亲滴落的平仄

低 语

老陶罐煨着陈年茶雾
石臼底沉着清明艾草
荣经黑砂在灶膛煨着千年窑温
南瓜藤绞住生锈的犁头
一季一季地盛开，结瓜，衰败

父亲在核桃树上刻年轮
刀痕深度丈量着丰歉
你数过到底有多少伤疤吗？
像炊烟驮着叮咛爬上瓦楞
一遍又一遍的呼唤

桢楠书

古树把天空装订成册
年轮里藏着明朝的雨
香客的叩拜
在石头上砸出凹坑

老和尚打扫落叶时
发现某片叶脉中
雨水用甲骨文抄写《法华经》
风来翻页
整座寺庙飘起檀香雪

鸽子花

四月的龙苍沟
珙桐抖落翅尖的雪
巡山人踩碎枯枝
惊醒泥土中的果核

那些古时的种子
顶开压在身上的石块
发现采药人的竹篓
长满了现在的藤蔓

在雅安过年（外一首）

□ 笨 犇

立周公山将青衣江一口饮尽
雅鱼将落日吐出
等雅安每一盏灯亮起
除夕不再是一程程山水
年也不仅是一桌腊味

更不是一张张将要过期的
车票，年是岁月
在心尖雕刻一个人
留下的样子
是光阴从额头
把有光的日子全都放出

将时间指针校正
凡人借烟花
许下的每一个祝词
用三百六十五个日夜浇灌等年长大

春风印书

装满腊肉、香肠的车辙起风

将来路去路混沌
人也不分南北
故土被车尾箱隔开
味被风扬起
在风中跳跃成不同方言

南方曾经的那个白衣少年
揣着北方乡音
北方女人的豪放处
全是南方儒雅
风云张开天空的翅膀
南之南 北又北

吹来的风都是甜的
小到一棵老树
大到一座山
搭建无数的草屋
执炊烟为笔
让车身处处皆是旅人的起点和终点

修枝

□ 白兰裳

雪松如士兵列队
挺拔、伟岸、青翠
折射阳光的是你
大雪压不垮的是你
数十年风霜雨雪洗礼
向上、向上、向上生长
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样子

电锯轰鸣
折断了探向天空的枝枝叶叶
散落一地的
是你坚硬的骨头和柔软的心

无法替你原谅
锯齿的粗暴与愚昧
但可以替你感激
几个家庭丰盛了一日三餐
几个孩子换上了新年新衣

梨的断章

□ 刘飘飘

白裙的褶皱在枝头打结
风却在枝桠间细数旧年失准的雪
远山醒来时抖落肩头的沉甸甸
点点片片
化为骤雨 烫伤了
缝合大地的银丝线
露水在蕊心校准告别的时间
针绣痛了第五枚香囊
半开的骨朵里蜷着
未及拆封的信笺
所有绽放都是场温柔的塌陷
薄雾梳开月色三千
有人站在树下
衣襟落满碎裂的白瓷片
颤抖的指尖轻触
春天坠落的第一个标点
蝴蝶绕过最后一次挣脱的茧房
不曾留恋
而香气悬停在
比凋零更低沉的深渊

与春别（外三首）

□ 卫 毅

或许明年还会重逢
但我决定在今年与你诀别
把光彩还给花，把悠扬还给鸟
凡你赠予我的，都还予你
可我的锦瑟年华、泪水、欢笑
该向谁讨要？你又怎么还？
罢了罢了，只把月光留给我吧
月光下，我有数不清的白发

三月卅日

今夜，最后一场春雨
明天，四月初一
从钟声沉没之时算起
只许栀子花开放
属于春的一切
都要交割得明白，彻底
剜尽腐肉，剖开胸膛

肋骨上才能插满秧苗

山 乡

有十年未曾见到了油菜花
纵使它每年盛开在母亲的胸膛
有三十年未曾听到过山灵的歌声
或许他一直吟唱在丛山峻岭间
亦记不清有多久未曾喝过观音泉的水了
不知道它是变得甘甜还是苦涩了

收 割

满地桩荏，是油菜花的遗产
切口平滑，斜刺苍穹
想必割它的刀，微弯且锋利
割油菜的农人，辛勤地雕凿出
一片剑林，森然而立
回头时，已无处落脚

茶马古道上的历史回声

——读高富华非虚构作品《又见茶马古道》有感

□王尧江



◎又见茶马古道 高富华 著

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以茶叶为媒介、以人畜为载体的千年古道——川藏茶马古道。高富华的非虚构作品《又见茶马古道》（五洲传播出版社）以其为脉络，通过历史钩沉、地理剖析与人文叙事，对古道文明进行了严谨而深情的“溯源”与“追远”，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立体生动的图文长卷，堪称近些年来川藏茶马古道题材的集成佳作。

—

川藏茶马古道是一条贸易动脉。作者通过大量史料与实地考察，还原了茶叶从雅安到青藏高原的漫漫旅程。作者将古道划分为“背夫茶路”（雅安至康定）和“雪域茶路”（康定至拉萨）两段。

“背夫茶路”通过背夫人力背运茶包，无比艰辛地用脚步丈量地理的险远，用近乎白描的笔法还原了从雅安到康定险峻山道上的背夫群像：“爬坡上坎靠拐子，背起背子像驼子……”他们背负300多斤茶包，跋山涉水。漫漫路途，脚下是性命，背上生家，一头系着营生的祈望，一头系着翘首的期盼，牵挂与背影一同跋涉，去了打箭炉。道不尽的艰辛，诉不完的悲壮。

“雪域茶路”则以牦牛骡马驮队的辽远跋涉为特征。从康定到拉萨，茶包转由驮运。“牛站”是雪域

运输中牧民们总结出来的智慧——每日仅行20余公里，沿水源与燃料站点缓进。商队边牧边行，耗时两年方能往返。牦牛背负的不仅是茶叶，更是“流动的集市”，沿途交易羊毛、酥油等，成为了汉藏经济网络中最为鲜活的“毛细血管”。

背夫与驮队接力，共同谱写了一首壮观的汉藏交融、民族共生的茶马史歌。

二

川藏茶马古道是一条“人文地理”的文明通道。高富华以人文地理的锐利视角，将雅安与康定定位为文明碰撞、融合的场域。

雅安在其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从唐宋背夫小道到当代雅叶高速，“天路”在此处陡然跃升，这天然屏障俨然是地理“门槛”，也是汉藏文明分界的“门槛”。作为茶马古道的起点与边茶原产地，雅安具有地理与文化的双重意义。他指出，茶马古道的本质是“文化的血脉，民族相融的和谐之道”，边茶入藏后与酥油交融，化作“汉藏融合的液态象征”。雅安作为这条血脉的心脏，以强劲的动力突破地理险阻，完成输送壮举，用茶叶功效滋养高原民生。

康定是内地通往藏区的交通要冲，锅庄是汉藏“茶土交换”的场所。在此，茶叶经历了再次改良，工匠将竹篾包装改为牛皮封装，以适应高原气候与游牧运输方式。这一转变体现了藏地文化对汉地物质文明的接纳与再创造。茶叶在康定汇聚、中转，深入藏区，最终成为藏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藏区的饮食、经贸、政教等多个层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08年威尔逊镜头下汉源飞越岭的背夫、1943年美国记者记录的雅安茶市、1944年康定48座锅庄的繁华盛景……百余幅老照片似历史切片，成了无声而有力的证言。书中，大量影像与文字互文，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深

度和阅读体验感。

三

川藏茶马古道的深层意义在于其民族融合功能。作者以“茶叶”为线索，揭示了汉藏关系的复杂性。藏茶在高原饮食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成为生存与文化互渗的象征。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矛盾，而是将冲突升华为共生的史诗。书中对经济史细节的钩沉，揭示出茶马古道历史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茶叶不仅是民生饮品，更是维系边疆稳定的战略物资。在19世纪，英国人试图以印度茶叶取代雅安藏茶，引发了清政府的“印茶亡边”危机，但印茶入藏不仅受到了藏民的“口感”抑制，也受到了中国内地和藏区的共同抵制，迫使印茶入侵企图流产。这种将微观叙事置于宏观历史框架的书写策略，使茶马古道成为了观察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史的切口。

书中还通过雅安农艺师李国林与西藏茶工的故事，展现了当代汉藏合作的温情。在易贡这片曾经饱受自然灾害蹂躏的土地上，李国林助力藏族同胞种下雅安茶树，让“雪域茶谷”重焕新绿。而今，年逾古稀的他不能再去西藏了，但易贡茶场关于“李师父”的传说仍无处不在。这种友爱互助，正是古道精神的延绵。

作为资深记者、知名作家，高富华对川藏茶马古道的“溯源”严谨而审慎、“追远”思考深刻。他数次往返于川藏茶马古道，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茶马古道·西藏秘径”考察经历，将个人体验与历史文献交织，形成“行走的叙事”。对飞越岭花岗石上的“拐子窝”、二郎山下的“背夫村”等描写，既有考古学的严谨，又充满对先民命运的悲悯与崇敬。这种创作自觉还体现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吁上。作者指出，现代发达的交通虽终结了古道的运输功能，却不应湮灭其文化价值，主张通过旅游开发与学术研究，让川藏茶马古道“活”在当下，成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



— | 选登欣赏



三月风(油画)
杨康云



隐逸山居(国画)
徐海凤



茶山春沸 客满乡径(油画)
刘小庆



山水清音图(国画)
贾和清

书法作品

选登欣赏



刘禹锡诗一首(楷书)
施 意

洪峨康瀘地接榮雅越冕空連沐沈黎之宿雨吟
邛笮之晴煙山原野靜邑里春妍步天然園林間
行物外陌阡層密披白放懷徜徉雪海遠水傳音洗耳
聆聽清弦鳥語希徑詩成遠岫花開梨園客醉平川振袂雲
崖遙看環林地迴舉足玉潤自覺第高人賢風來地浮清
影芳士留愁客裏雨過空溢暗香詩家放醉窮邊歡夫林管
爭鳴社燕弄羽空鳥輕歌汀鷗飛舞千山浴雪輕寒萬物
逢春和煦

漢源梨花賦沈黎文集節選
歲次乙巳夏月田茂華於西蜀雅州



半知書堂墨痕

橫空出在莽
 崑崙閱盡人
 間春色飛起
 玉龍三百萬
 攪得周天寒
 徹夏日消溶
 江河橫溢人
 或為魚鱉千
 秋功罪誰人
 曾與評說而
 今我謂崑崙
 不要這高不
 要這多雪安
 得倚天抽寶

劍把汝裁為
 三截一截遺
 歐一截贈美
 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
 球同此涼熱
 參天萬木千
 百里飛上南
 天奇岳故地
 重來何所見
 多了樓臺亭
 閣五井碑前
 黃洋界上車
 子飛如躍江
 山如畫古代
 曾雲海綠彈

指三十八年
 人間變了似
 天淵翻覆猶
 記當時烽火
 裏九死一生
 如昨獨有豪
 情天際懸明
 月風雷磅礴
 一聲鷄唱萬
 怪煙消雲落
 錄毛澤東
 念奴嬌二首
 乙巳四月於
 漢姜古城
 王輝

毛澤東詞兩首(楷書)

王 輝

中華西部西昌雅安沫水周公山橫水遠歷
 史與當下交相輝映現代與古樸多維奇觀
 洞寨萬年官林文化探索表評遺址淵源
 弘揚女嫫補天精神敬仰大禹道法自然提煉
 爾蘇木雅文化精題長歌太白山客唐宋詩
 仙傳承千秋茶祖茶道銘記紅軍血火薪傳
 珍愛國寶熊貓保育秦羌家園五載兩劫
 地震鳳凰涅槃蘆山重達精準雙扶貧全
 面小康猛攻堅建設三大生態之旅之廊同發
 梯級水電綠色能源昇華黑砂里茶雙黑文
 化挖掘南方絲路史詩新篇集結諸亞方舟搏
 擊萬眾橫風沐雨揚帆望觀之紀風雲幻鑄能
 生態文明雅安仁哉熊貓家園神清氣爽妙哉
 世界茶源秀雅寧安

蒲朝龍雅安賦
 歲次乙巳長初杏墨堂



蒲朝龍《雅安賦》（行書）
 洋俊



| 选登欣赏



| 天全县仁义镇红色粮仓春色(摄影)
| 韩 斌



万亩茶香飘四海(摄影)
何家善



给世界一杯好茶(摄影)
袁 明



梨乡花开(摄影)
陈小萍

雅安市2026年新春慰问文化文艺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召开

1月29日，雅安市2026年新春慰问文化文艺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召开。雅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聂颖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秘书长黄忠胜，市委宣传部分常务副部长徐涛参加会议。市文联主席杨术兵主持会议。市文广体旅局副局长李明，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市委宣传部文艺科负责人、全市12位文化文艺工作者优秀代表和市直属文艺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文化文艺战线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扎根雅安沃土，服务发展大局，在精品创作、活动组织、人才培养、文化惠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现代化雅安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推动力。

会议要求，要高举思想旗帜，在深化理论武装中把牢正确方向，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贯彻市委五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与文艺创作紧密结合，深刻领会“繁荣先进文化，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市”的战略部署，自觉将艺术追求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雅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要深耕雅安沃土，在打造精品力作中彰显本土特色，紧扣市委“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开放活市”战略和“三区两地一

枢纽”建设，围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等主题，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彰显雅安特色、讲述雅安故事、传播雅安声音的精品力作。要坚守人民立场，在践行文艺惠民中引领社会风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参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和文化进万家、“万福迎春”等文艺志愿服务，把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文艺服务送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社区校园。要勇于创新创造，在紧跟时代步伐中焕发艺术活力，顺应时代发展和技术变革趋势，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勇于推进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创新，关注青年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习惯的变化，创作推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符合大众审美、易于传播分享的文艺作品，让雅安文艺在守正创新中永葆生机与活力。要发挥引领作用，在培育后备力量中传承文艺薪火，各文化文艺领域的领军人才或中坚力量要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关心、扶持、提携青年文化文艺人才和“文艺两新”人员成长，为他们搭建平台、提供指导、创造机会。

会上，参加座谈会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代表围绕2025年活动组织、创作收获、志愿服务等情况作交流发言，对雅安文化文艺工作发展提出建议。

省美协来雅安开展文艺惠民活动

1月15日，由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美协、雨城区文联、雨城区东大街街道办共同承办的“马岁承文脉 丹青润雅州——四川省美术家协会走进雅安惠民活动”在雨城区东大街小廊桥举行。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翰墨氤氲，来自省美协的10多位书画名家以笔墨为媒、以古街为卷，将一幅幅现场创作展

现雅安地域文化特色的书画作品递到市民手中。市民们争先排队等候，有的挑选自己心仪的经典佳句，有的请艺术工作者为其量身定制专属祝福，现场洋溢着“手写春联有年味，墨香深处藏温情”的欢乐氛围。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活动累计送出手写春联260多对、“福”字260多个，美术作品150多件，为广大市民送上了新春的祝福。

市文联举办迎新书画摄影作品展



2026年开年，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联主办，市美协、市书协、市摄协、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化服务中心共同承办的“雅安市迎新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市文联艺术展厅开展，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文化馆副馆长姚东梅，石棉县文联主席万刚，雨城区文联副主席蒋艳，省美协副主席、市美协主席代成华，市摄协主席袁明以及市级各文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及入展作者代表、文艺爱好者近百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由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岳鹏主持。

本次展览共展出雅安文艺工作者精心创作的美术、书法、摄影作品90件，这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内容积极向上，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写，

也有对雅安厚重历史文化的回望；既有对“天府之肺”生态之美的生动捕捉，也有对城乡发展巨变和人民幸福生活的真实记录。一幅幅书画摄影作品，都是作者对家乡的深情礼赞，更是对生活和时代的热忱回应。

文化兴则城市兴，艺术盛则民心盛。近年来，全市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市文联锚定中心工作、紧扣发展脉搏，扎根群众生活、持续深耕雅安文化沃土，在守正创新中锤炼技艺，在扎根实践中汲取灵感，创作产生了一批彰显雅安特质的艺术力作，让“天府之肺·熊猫雅安”的品牌形象更加鲜明，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雅安新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艺术动能。

“艺术里的雅安”书画摄影作品展在雅安展出

1月30日，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节日期间精神文化生活，由雅安市委宣传部指导，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美协、市书协、市摄协、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化服务中心联合承办的“雅安市第二届‘艺术里的雅安’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市文联艺术展厅开展。

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美术、书法、摄影作品80件，是从近年雅安美术、书法、摄影工作者参加各级各类展

览的优秀之作遴选而成。展出的作品中，美术作品以多元笔法勾勒雅安之美，生肖主题作品尤为亮眼；书法作品篆、隶、楷、行、草各体兼备，既有古典韵味的传承，又不乏现代风采的创新；摄影作品则以“幸福”为核心主题，用镜头捕捉雅安的发展变迁和人民的幸福生活瞬间。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本土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才华和创新精神，也通过笔墨光影传递了雅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市摄协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2月1日，雅安市摄影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雅安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摄协主席袁明、副主席杨杰分别代表第七届主席团作了《雅安市摄协5年工作总结报告》和《雅安市摄协5年财务工作报告》。会议按照雅安市文联的批复内容和协会章程，以及换届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市摄协理事会和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还对在2025年创作中成绩优秀的14名会员进行了表彰，对新入会的会员进行了颁证。

市书协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2月1日，雅安市书法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市文联会议室召开。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参加大会并讲话。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健参加大会并宣读省书协贺信。会议选举产生了市书协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成员。会议要求，新当选的协会主席团要团结一心，不负所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人民，服务基层，努力推动雅安艺术事业不断繁荣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雅安新篇章贡献雅安文艺力量！

汉源县编印出版流沙河文艺丛书

近日，汉源县文联编辑刊印流沙河文艺丛书《晴云山房文集校注（下）》《晴云山房诗集校注（上、下）》和影印《民国族谱选》（一）（二）（三）。《晴云山房文集校注》《晴云山房诗集校注》是

冯镇峦诗文集的校注本，丛书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对句读重新标点、分出段落，将繁体字、异体字全部转化为简体字，通假字也在注释中进行了标注，对生僻文言字词进行注音、注释，并引他文印证之，对于研究汉源历史文化有着重大意义。《汉源民国族谱选》在广泛收集民国时期汉源各姓族谱的基础上，选取民清时期入籍汉源的七姓九所中部分族谱影印，既是对古籍的保护研究，也是对汉源历史文化的传承。

《大成昆》入选2025年度丝路书香工程

近日，2025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立项项目、2025年度丝路书香工程立项项目名单发布，由天地出版社出版、雅安籍作家陈果创作的《大成昆》（泰文）入选2025年度丝路书香工程。

《梵高眼中的川西》获省级赛事一等奖

1月11日，川流影像计划2025“四川，给秋天点‘颜’色”暨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网季赛第四季颁奖&作品分享会在成都举行。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日报社指导，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川观新闻、天府新视界主办。经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专家评委会严格评审，80件入围作品于2025年12月15日开启线上展播。获得一等奖作品《梵高眼中的川西》是一条67秒的AI创意视频，获得者系雅安籍市影协会员胡志毅创作，他经常在川西地区旅行、拍摄，也曾尝试将摄影作品转化为油画风格。

雅安10人加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日前，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届主席团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民协2025年第二批新申请入会会员名单，共计328人及3个团体会员。其中雅安籍的王尧江、杨本江、段平武、曹晓林、魏美林、魏斌等10人加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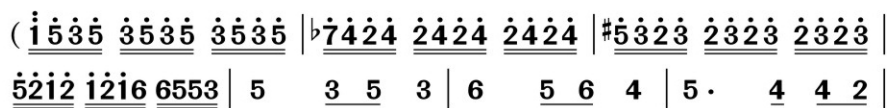
雪花飘

1 = $\flat E$ $\frac{3}{4}$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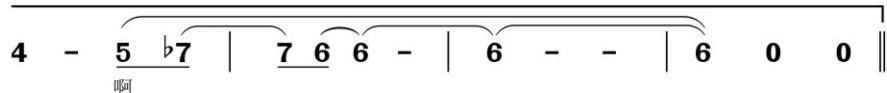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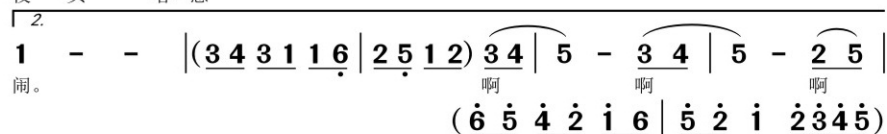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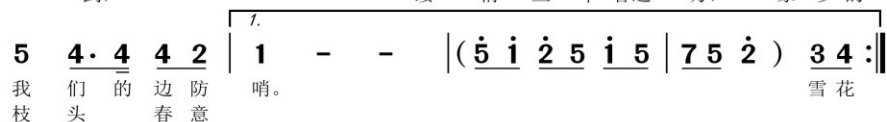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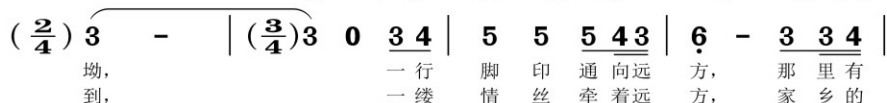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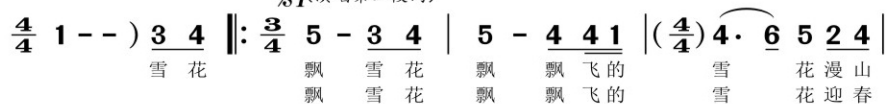
$\text{♩} = 65$ 温情地

作词：林 昌

作曲：马志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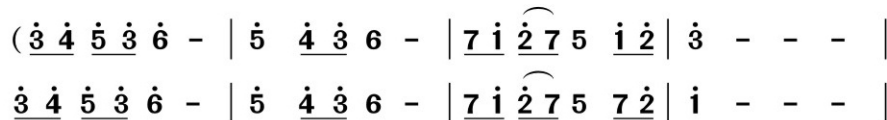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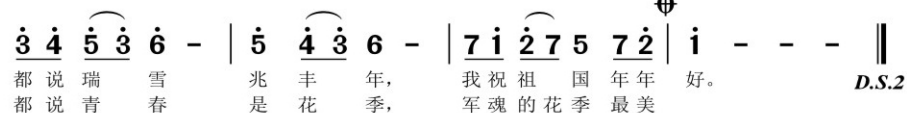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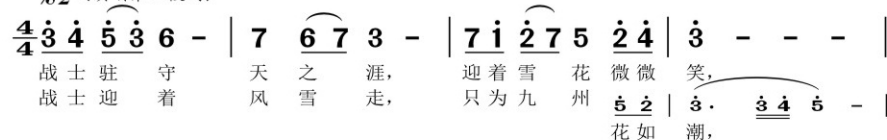


※1 (演唱第二段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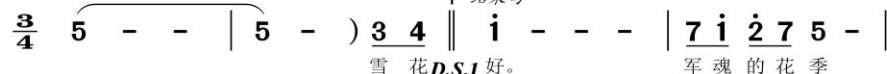
转1=bA 宽广、激动地

※2 (演唱第二段词)



转1=bE

结束句





人间三月尽芳菲(国画)
李 勇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发送对象：全省各地州市文联，本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文联各
直属协会会员，文艺爱好者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